

大學國文

830

749

1

大 學 國 文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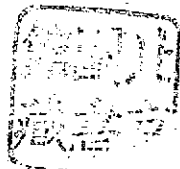
冊



3 0526 3700 0

沈 啓 无 編

A 420635



大學國文序

二十八年北大文學院成立，我選了這十組國文講義當作教本，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前曾經教過的，雖然這回在選材上略略有所增損，大體上並沒有多少變動。第一組之風土民俗文字，第二組之筆記小說，第九組之讀書劄記，第十組之六朝小賦，完全是後來新加添的材料，若說此書有特色，我想便在這幾組文章裏表現最鮮明，也最容易看得出了。這和普通的國文選本頗有一個不同之點，卻也並非故意來立異。我平常很重視實質的，因此也非常地看重經驗，覺得我們在一個現代文明空氣之下，對於中國過去舊文學，應具有一個再認識的態度，這個再認識，可以說仍是承受五四時代前後的文人的責任與義務，這當然又是一種痛苦的義務了。若那種盲目的推翻或茫然的接受，我們殆均無能爲役，還只能辛苦冷靜地保持着所謂一點一滴的態度而進行。因此，我覺得新文學發展的途徑上，後期的作風乃有一種古典派的成立不是偶然的，這與沿着胡先生一派下來的通俗普遍並沒有什麼衝突，一個是求深（文學上求其深），一個是求廣（文化上求其廣），必須把握得住這兩個源流，中國新文學的意義才整個完

全，才不會落到偏枯的一面。最早新文學的運動原是新文化運動的產果，胡先生初期白話文的提倡之得以成功，正是文化上一個必然的趨勢，以後的白話文乃單獨成爲新文學的事情了，在文藝本身自然有待於補充結實，卻再返回中國舊文學裡去專取其所長，醞釀成一種古典的作風，像這樣的一個有意識的成熟發展，正也是一條必然的道路。我們能說他是復古的嗎？

我選這部大學國文，實亦即是站在這樣重質的再認識的觀點上，想把文章的領域擴展，希望廣大與深永二者同時能够兼顧得到，或者古典的精髓與現代的寫實鏗爲一爐，假如你肯於這樣說。雖然這裏有些文章，因爲不合時代的需要所以不必選，有些文章，經驗告訴我又不可以選，我們現在對於古昔作家來重新表示重視，除掉是敬愛人才的意思以外，當然我們還有一個文化上的辛苦的責任不能忘記，在這種地方，此書似又不是普通教本的意義了，我願意送給青年的朋友拿牠當做課外的讀物。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廿七日沈啓无于北京。

大學國文上冊目錄

第一組 風土民俗一類文屬之

孟元老 酒樓 民俗 京瓦伎藝 元宵 清明節 東京夢華錄 學津討原本 秀水金氏影印毛抄本 日本靜嘉

堂文庫影印元刊本 河南省立圖書館重刊本易得性有錯字

吳自牧 暮春 七夕 中秋 茶肆 閨人 夢梁錄 知不足齋叢書本 學津討原本 武林掌故叢編本

周 密 元夕 西湖遊賞 祭掃 都人避暑 歲晚節物 武林舊事 知不足齋叢書本 武林掌故叢編本

劉 侗 水關 春場 高梁橋 帝京景物略 明崇禎刊本 清初覆刻本 記明編訂本有妄改之處

張 岱 秦淮河房 泰安州客店 柳敬亭說書 鹿丘中秋夜 揚州清明 金山競渡 彭天錫串戲

西湖香市 及時雨 西湖七月半 陶庵夢憶 硯雲甲編本不全 申報館有鉛印小本硯雲甲乙編 王文誥

刻本八卷 粵雅堂叢書本即由王本翻刻 通行鉛印本易得

李 斗 新城北錄下 虹橋錄下 揚州畫舫錄 通行本 近刊揚州叢刻有李艾塘揚州名勝錄四卷即是從畫舫錄書中錄

出並非原著 李氏全集五種總名永觀堂集三十三卷嘉慶刻本 北平圖書館善本乙庫藏

顧 祿 野菜花 戴楊柳球 游春玩景 麥秀寒 賣時新 荷花蕩 石湖看串月 重陽信 清嘉

錄 道光刊本 此書日本有翻刻 隨園叢書本文從日本翻刻 一本改名吳門風土記亦是由日本翻刻者

震 鈞 燈市 水局 漁洋老人 瑣記 天咫偶聞 光緒刊本

第二組 筆記小說一類文屬之

魏文帝 庾綏君 宗定伯賣鬼 麻姑 王周南 列異傳 見太平御覽 六朝人詠名之作文奇可讀

干 寶 三王墓 女化蠶 紫玉 李寄 千日酒 僧志玄 搜神記 學津討原本二十卷 漢魏叢書本八卷

吳 均 洛水白獺 燕臺斑狸 籠歌小兒 陽羨書生 清溪女神 續齊諧記 商務印書館影印顧氏文房小

說本便覽稍有錯字

王 嘉 薛靈芸 拾遺記 漢魏叢書本

薛用弱 徐佐卿 平等閣 韋宥 韋知微 狄梁公 顧氏文房小說本

段成式 郭代公 元和士人 孟不疑 戴營 獨狐叔牙 賣油者 僧智通 周乙 崔汾仲兄 范

璋 登封士人 酉陽雜俎 四部叢刊影印本

蒲松齡 香玉 葛巾 黃英 聊齋誌異 通行本附註易得

紀 昀 閱微草堂筆記 叢錄 盛刻本

第三組 記游一類文屬之

應 劭 封禪儀記 全後漢文 此文但取篇中登泰山一段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此記訂爲馬第伯作

各組有選漢魏六朝人篇目皆可於此查校

諸葛亮 黃陵廟記 全三國文 此記嚴氏疑爲依託

酈道元 水經注 選錄 通行戴校聚珍本四部叢刊有影印 王先謙合校本 明刊朱謀壘水經注箋並有鍾譚評語多論文章

楊銜之 洛陽伽藍記 選錄 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明如隱堂本 商務又有張氏合校本頗便學者 洛陽伽藍記鈞沈亦佳此書

有讀經釋舍叢書本上海中國書店影印本易得

柳宗元 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柳柳州集 通行古文選本類有永州八記

陸 游 入蜀記 選錄 知不足齋叢書本

范成大 吳船錄 選錄 知不足齋叢書本

蕭士瑋 南歸日錄 春浮園別集 清初刊本 光緒十八年重刻

袁宏道 西湖記述 解脫集 袁中郎全集 武林堂放蕩編本

劉 侗 定國公園 英國公新園 泡子河 三聖巷 白石莊 雀兒巷 西堤 帝京景物略

王思任 游西山諸名勝記 游瀟井記 文飯小品 鉛印王季重集有錯字

張 岱 岱志 鄒環文集 上海雜誌公司鉛印本脫誤甚多 湖心亭看雪 陶菴夢憶

王士禛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登燕子磯記 金陵游記 漁洋文略 游記早刊是其少作大抵後來均收入文略文略是

漁洋晚年刪訂本也

第四組 日記一類文屬之

黃庭堅 宜州家乘 知不足齋叢書本

蕭士瑋 蕭齋日記 春浮閣別集

譚 獻 復堂日記 復堂類集 半江叢書本

周星譽 鷗堂日記 聚香室叢書本

俞 樾 曲園日記 春在堂抄本 未經刊行

第五組 書信尺牘一類文屬之

魏文帝 與吳質書 又與吳質書 全三國文

王羲之 雜帖 選錄 全晉文 晉人雜帖俱可讀

梁簡文帝 答新渝侯和詩書 答張縵謝示集書 與湘東王書 誠當陽公大心書 全梁文

陳後主 與江總書悼陸瑜 全陳文

王 績 答馮子華處士書 東臯子集 四部叢刊影印本 羅振玉刻王無功集佳

王 維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右丞集 趙殿成注本

蘇 軾 東坡尺牘 尺牘自蘇黃始有專集亦以蘇黃為最佳 周心如紛欣閣刻本善

黃庭堅 山谷刀筆

李贄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又與焦弱侯 李氏焚書 錯印本易得有錯 復楊生定見 與焦弱侯

與友人 復梅客生 李氏遺書 明刊本

諸葛亮 誠子書 誠外生書 全三國文 張澍讀諸葛武侯集 以下家書類

陶淵明 與子儼等疏 陶淵集注靖節先生集本善

徐勉 爲書戒子恣 全梁文

袁宗道 寄三弟 白蘇齋類集 有鉛印本

鄭燮 板橋家書 鄭板橋集通行本

曾文正公家書亦可閱讀

第

一

組

——風土民俗一類文屬之

酒樓	孟元老	(一)
民俗		(二)
京瓦伎藝		(二)
元香		(三)
清明節		(五)
暮春	吳自牧	(五)
七夕		(六)
中秋		(六)
茶肆		(七)
閒人		(八)
元夕	周密	(九)
西湖遊幸		(一)
祭掃		(一三)
郡人避暑		(一四)
歲晚節物		(一四)
水關	劉侗	(一五)
春場		(一六)
高粱橋		(二三)
秦淮河房	張岱	(二四)
泰安州客店		(二四)
柳敬亭說書		(二五)

虎丘中秋夜		(二六)
揚州清明		(二七)
金山鏡渡		(二七)
彭天錫串戲		(二八)
西湖香市		(二九)
及時雨		(三〇)
西湖七月半		(三一)
新城北錄下	李斗	(三一)
虹橋錄下		(三三)
野菜花	顧祿	(三七)
戴楊柳球		(三七)
游春玩景		(三七)
麥秀寒		(三八)
賈時新		(三九)
荷花蕩		(三九)
石湖看串月		(三九)
重陽信		(四〇)
燈市	震鈞	(四一)
水局		(四一)
天橋		(四三)
漁洋老人		(四三)
瑣記		(四四)

酒樓

東京夢華錄卷二

孟元老

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綵樓歡門，唯任店入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煒煌，上下相照，濃粧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檯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北去楊樓以北，穿馬行街東西兩巷，謂之大小貨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小貨行通鷄兒巷妓館，大貨行通牋紙店。白糝樓後改爲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綉額，燈燭晃耀。初開數日，每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元夜則每一瓦隴中皆置蓮燈一盞。內西樓後來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州東宋門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樓藥張四店，班樓，金梁橋下劉樓，曹門鬻王家，乳酪張家，州北八仙樓，戴樓門張八家園宅正店，鄭門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靈宮東墻長慶樓。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餘皆謂之脚店，賣貴細下酒，迎接中貴。飲食則第一白厨州西安州巷張秀，以次保康門李慶家，東鷄兒巷郭厨，鄭皇后宅後宋厨，曹門埽筒李家，寺東骰子李家，黃胖家。九橋門街市酒店，綵樓相對，繡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後來，景靈宮東墻下長慶樓尤盛。

民俗 卷五

凡百所賣飲食之人，裝飾淨盤合器皿，車檐動使，奇巧可愛，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賣藥賣卦，皆具冠帶。至於乞丐者，亦有規格，稍似懈怠，衆所不容。其土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裏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着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加之人情高誼，若見方外之人爲都人凌欺，衆必救護之，或見軍鋪收領到，鬪爭公事，橫身勸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無憚也。或有從外新來，隣左居住則相借借動使，獻遺湯茶，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隣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門。其正酒店戶，見脚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諸妓館只就店呼酒而已，銀器供送，亦復如是，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數萬衆不多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不欲繁碎。

京瓦伎藝 卷五

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張廷叟，孟子書主張，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

其角者。又王念奴，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團等，教坊減罷，并溫習張翠益，張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稱心等般雜劇。枝頭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頭回小雜劇，差晚看不及矣。懸絲傀儡，張金線。李外寧，藥發傀儡。張臻妙，溫奴哥，真箇強沒勃騰，小掉刀筋骨上索雜手伎。渾身眼，李宗正，張哥，毬杖踢弄。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詳，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王顏喜，益中寶，劉名廣，散藥。張真奴，舞旋。楊望京，小兒相撲。雜掉刀鑿牌，董十五，趙七，曹保義，朱婆兒，沒困駝，風僧哥，祖六姐，影戲。丁儀，瘦吉等，弄番影戲。劉百禽，弄蟲蟻。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毛詳，霍伯醜，商謎。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說禪話。劉壽，河北子，帛遂，吳半兒，達眼五，重明，喬駱駝，李敦等，雜班。外入孫三，神鬼。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柳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鈞容直，每遇旬休按樂，亦許人觀看。每遇內宴前一月，教坊內勾集弟子小兒，習隊舞作樂雜劇節次。

元宵 卷六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綉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擊丸蹴鞠，踏索上竿，趙野人倒吃冷淘，張九哥

吞鐵劍，李外寧藥法傀儡，小健兒吐五色水旋澆泥丸子，大特落灰藥褶兒，雜劇溫大頭，小曹福琴，党千簫管，孫四燒煉藥方，王十一作劇術，鄒遇，田地廣雜扮，蘇十，孟宣築毬，尹常賣五代史，劉百禽蟲蟻，楊文秀鼓笛，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蟻蟻，其餘賣藥賣卦，沙書地謎，奇巧百端，日新耳目。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辭出門，燈山上綵，金碧相射，錦繡交輝，而北悉以綵結，山各上皆畫神仙故事，或坊市賣藥賣卦之人，橫列三門，各有綵結，命書大牌，中曰都門道，左右曰左右禁衛之門，上有大牌曰宣和與民同樂。綵山左右以綵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於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搖動，用轆轤絞水，上登山尖高處，用木櫃貯之，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於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幕遮籠，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自燈山至宣德門樓，橫大街約百餘丈，用棘刺圍遶，謂之棘盆。內設兩長竿，高數十丈，以縵綵結束，紙糊百戲人物，懸於竿上，風動宛若飛仙。內設樂棚，差衛前樂人作樂，雜戲并左右軍百戲在其中。駕坐，一時呈拽。宣德樓上皆垂黃綾簾，中一位乃御座，用黃羅設一綵棚，御龍直執黃蓋，掌扇列於簾外，兩棗樓各掛燈毬一枚，約方圓丈餘，內燃椽燭，簾內亦作樂，宮嬪嬉笑之聲，下聞於外。樓下用枋木壘成露臺一所，綵結欄檻，兩邊皆禁衛排立，錦袍幘頭，簪賜花，執骨朶子，面此樂棚。教坊鈞容直露臺，弟子更互雜劇，近門亦有內等子班直排立，萬姓皆在露臺下觀看，樂人時引萬姓山呼。

清明節 卷七

清明節，尋常京師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大寒食，前一日謂之炊蒸，用麵造棗餠飛燕，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之子推燕。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頭。寒食第三日即清明節矣，凡新墳皆用此日拜掃，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發宮人車馬朝陵，宗室南班近親亦分遣詣諸陵墳享祀，從人皆紫衫白絹，三角子青行纏，皆係官給。節日亦禁中出車馬，詣奉先寺，道者院，祀諸宮人墳，莫非金裝紺纓，錦額珠簾，綉扇雙遮，紗籠前導，士庶闔塞諸門，紙馬鋪皆於當街用紙袞疊成樓閣之狀，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盃盤，互相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各攜棗餠，炊餅，黃胖，掉刀，名花異果，山亭戲具，鴨卵鷄雛，謂之門外土儀，轎子即以楊柳雜花裝簇頂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墳，但一百五日最盛。節日坊市賣稠餠，麥糕，乳酪，乳餅之類。緩入都門，斜陽御柳，醉歸院落，明月梨花。諸軍禁衛，各成隊伍，跨馬作樂四出，謂之摔脚，其旌旄鮮明，軍容雄壯，人馬精銳，又別爲一景也。

暮春 夢梁錄卷一

吳自牧

是月春光將暮，百花盡開，如牡丹，芍藥，棣棠，木香，酴醾，薔薇，金紗玉，繡毬，小牡丹，海棠，錦李，徘徊，月季，粉團，杜鵑，寶相，千葉桃，緋桃，香梅，紫笑，長春，紫荊，金雀兒，笑靨，香蘭，水仙，映山紅等花，種種奇絕，賣花者以馬頭竹籃盛之，歌叫於市，買者紛然。當此之時，雕梁燕語，綺檻鶯啼，靜院明軒，溶溶洩洩，對景行樂，未易以一言盡也。

七夕

卷四

七月七日，謂之七夕節，其日晚哺時，傾城兒童女子，不論貧富，皆着新衣。富貴之家，於高樓危榭安排筵會，以賞節序。又于廣庭中設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或取小蜘蛛以金銀小盒兒盛之，次早觀其網絲圓正，名曰得巧。內庭與貴宅，皆塑竇磨喝樂，又名摩睺羅孩兒，悉以土木雕漆，更以造綵裝欄座，用碧紗罩籠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綠錦金桌衣圍護，或以金玉珠翠裝飾尤佳。又于數日前以紅糖鷄果食，時新果品，互相餽送。禁中意思，蜜煎局亦以鵲橋仙故事，先以水蜜木瓜進入。市井兒童手執新荷葉，效摩睺羅之狀，此東都流傳，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記也。

中秋

卷四

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此日三秋恰半，故謂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時，又謂之月夕。此際金風薦爽，玉露生涼，丹桂香飄，銀蟾光滿，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樓臨軒玩月，或開廣榭，玳筵羅列，琴瑟鏗鏘，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懽。至如鋪席之家，亦登小小月臺，安排家宴，團圓子女，以酬佳節。雖陋巷貧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強迎權，不肯虛度。此夜天街賣買，直至五鼓，翫月遊人婆娑于市，至曉不絕，蓋金吾不禁故也。

茶肆

卷十六

汴京熟食店，張挂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挂名人畫，裝點店面。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添賣七寶擂茶，餛子葱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向紹興年間，賣梅花酒之肆，以鼓樂吹梅花引曲破賣之，用銀五杓蓋子，亦如酒肆，論一角二角。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於其上，裝飾店面，敲打響盞歌賣，止用盞蓋漆托供賣，則無銀盃物也，夜市於大街有車擔設浮鋪，點茶湯以便遊觀之人。大凡茶樓，多有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挂牌兒。人情茶肆，本非以點茶湯爲業，但將此爲由，多覓茶金耳。又有茶肆，專是五奴打聚處，亦有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謂之市頭。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節幹爺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雷醜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

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幹茶坊，蓋此五處多有妙闢，非君子駐足之地也。更有張寶麵店隔壁黃尖嘴蹴毬茶坊，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皆士大夫朋約友會聚之處。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點送鄰里茶水，倩其往來傳語。又有一等衙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點送門面鋪席，乞覓錢物，謂之觀茶。僧道頭陀道者欲行題注，先以茶水沿門點送，以爲進身之階。

閒人

卷十九

閒人本食客人，孟嘗君門下有三千人，皆客矣。姑以今時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有訓導蒙童子弟者，謂之館客。又有講古論今，吟詩和曲，圍碁撫琴，投壺打馬，撇竹寫蘭，名曰食客。此之謂閒人也。更有一等不著業藝食於人家者，此是無成子弟，能文知書，寫字，善音樂，今則百藝不通，專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遊宴執役，甘爲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員財主到都營幹。又有猥下之徒，與妓館家書寫柬帖，取送之類。更專以參隨服役資生，舊有百業皆通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叫聲，教蟲蟻，動音樂，雜手藝，唱詞，白話，打令，商謎，弄水，使拳，及善能取覆供過，傳言送語。又有專爲棚頭鬪黃頭，養百蟲蟻促織兒，又謂之閒漢。凡擎鷹，架鷄，調鶉鴉，圍鶉，賭撲，落生之類。又有一等手作人，專攻刀鏢，出人宅院，趨奉郎君子弟，專爲幹當雜事，插花掛畫，說合交易，幫涉妄作，謂之

涉兒，蓋取過水之意。更有一等不本色業藝，專爲探聽妓家賓客，趕趁唱喏，買物供過，及遊湖酒樓飲宴所在，以獻香送歡爲由，乞覓贖家財，謂之厮波。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已，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必滿其意而後已。但看賞花宴飲君子，出著發放何如耳。

元夕

武林舊事卷二
略去首節

周

密

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幕次之歡，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球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容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已紛然自獻於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色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婆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吳夢窗玉樓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額，金蟬羅翦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開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帶春眠，猶夢婆婆斜趁拍。深得其意態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備杵歌之類，日趨於盛，其多至數千百隊。天府每夕差官點視，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昇陽宮支酒燭，北至春風樓支錢，終夕天街鼓吹不絕，都民士女，羅綺如雲，蓋無夕不然也。至五夜，則京尹乘小提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亘十餘里，錦繡填委，簫鼓振作，耳目不暇給。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遇小經紀人，必犒數千，謂之買

市，至有黠者以小盤貯梨藕數片，騰身迭出於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禁也。李貧房詩云，斜陽盡處蕩輕烟，韋路東風入管弦，五夜好春隨步履，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蜜炬籠綃鬪玉鋼，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聲度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繁鬧之地，賈燭糶盆，照耀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爲不合搶撲釵環，挨撻婦女。繼而行遣一二，謂之裝燈。其實皆三獄罪囚，姑借此以警姦民。又分委府僚，巡警風燭，及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姦盜。三獄亦張燈，建淨獄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閒設雅戲烟火，花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縱觀，則迎門酌酒而去。又有幽坊靜巷好事之家，多設五色琉璃泡燈，更自雅潔，靚妝笑語，望之如神仙。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卻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裏垂燈照檣紐，坐中嬉笑覺春溫。或戲於小樓，以人爲大影戲，兒童喧呼，終夕不絕，此類不可遽數也。西湖諸寺，惟三竺張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璫所遺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珞琉璃到地垂，鳳頭銜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

元夕節物，婦人皆戴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合，蟬貂袖，項帕，而衣多尙白，蓋月下所宜也。游手浮浪輩，則以白紙爲大蟬，謂之夜蛾。又以棗肉炭屑爲丸，繫以鐵絲燃之，名火楊梅。節食所尙，則乳糖圓子，餛飩，科斗粉，豉湯，水晶脰，韭餅，及南北珍果，並皂兒糕，宜利少，澄沙糰子，滴酥鮑螺，酪麵，玉消膏，琥珀餠，輕餠，生熟灌藕，諸色龍纏，蜜煎蜜果，糖瓜菓煎，七

寶蓋，十般糖之類，皆用鏤鑄裝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綠盞，歌叫喧闐，幕次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直。白石亦有詩云，貴客鉤籠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籠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競以金盞銅盒簇釘饋遺，謂之市食合兒。翠簾銷幕，絳燭籠紗，徧呈舞隊，密擁歌姬，脆管清吭，新聲交奏，戲具紛嬰，鬪歌售藝者紛然而集。至夜闌，則有持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銅墮珥，往往得之，亦東都遺風也。

西湖遊幸

都人遊賞 卷三

淳熙閒，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鬪竿，花籃，畫扇，彩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銅，絲漆，織藤，窰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標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妝自衛，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水道術，煙火，起輪，流星，水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挂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鬪竿，花籃等物。宮姬

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富媪。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觀之美哉。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賢，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書風入松一詞於上，光堯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泠路，鬪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東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在湖水湖煙，明日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未句未免儒酸，因為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閒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華麗雅觀，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仕宦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瑞嬰池，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痴兒騃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為過也。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煙為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為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瑞貴客，賞槓無算。都人士女，兩隄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櫓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歡蕭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見。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無一舸矣。弁陽

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冷，閒卻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引相牽翦截，以線絕者爲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燦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暝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游女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此景。茂陵在御，略無游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權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時亦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搶金爲之，亦極華侈，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都尉楊鎮汎湖，一時文物亦盛，髻鬋承平之舊，傾城縱觀，都人爲之罷市。然是時先朝龍舫，久已沈沒，獨有小舟號小烏龍者，以賜楊郡王之故尙在，其舟平底有舵，製度簡朴。或傳此舟每出必有風雨，余嘗屢乘，初無此異也。

祭掃

卷三

清明前三日爲寒食節，都城人家皆插柳滿簷。雖小坊幽曲，亦青青可愛。大家則加菜餽於柳上，然多取之湖隄，有詩云，莫把青青都折盡，明朝更有出城人。朝廷遣臺臣中使宮人車馬朝饗諸陵原廟，薦獻用麥糕糊餠，而人家上塚者，多用棗餠薑豉，南北兩山之間，車馬紛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慶九曲等處，婦人淚妝素衣，提携兒女，酒壺肴饌，村店出家，分饒游息，至暮則花柳土宜，隨車而歸。若玉

津富景御園，包家山之桃關，東青門之菜市，東西馬廐，尼庵道院，尋芳討勝，極意縱遊，隨處各有買賣趕趁等人，野果山花，別有幽趣。蓋登下驕民，無日不在春風鼓舞中，而遊手末技爲尤盛也。

都人避暑

卷三

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汎湖，爲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閩產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茨，林檎，金桃，蜜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糲麻，飲芥辣白醪，涼水冰雪爽口之物。關撲，香囊，畫扇，涎花珠佩，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穹，婦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餉之娛耳。蓋入夏則遊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做大舫，設簾簾，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

歲晚節物

卷三
略去首節

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曆，諸般大小門神，桃符鍾馗，狻猊虎頭，及金綵縷花春帖糜勝之類，爲市甚盛。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薑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醫家亦多合藥

劑，侑以虎頭丹，八神屠蘇，貯以絳囊，饋遺大家，謂之臘藥。至於餽歲盤合，酒橙羊脍，充斥道路。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竈用花餚米餌，及燒替代，及作糖豆粥，謂之口數。市井迎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至除夕則比屋以五色紙錢酒果以迎送六神於門。至夜，黃燭糝盆，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闐徹夜，謂之聒廳。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明燈牀下，謂之照虛耗。及帖天行帖兒財門於楹。祀先之禮，則或昏或曉，各有不同。如飲屠蘇，百事吉，膠牙餚，燒牝，賣情等事，率多東都之遺風焉。守歲之詞雖多，極難其選，獨楊守齋一枝春，最爲近世所稱，併書於此云。爆竹驚春，競喧闐，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煖，翠鼎綵騰香霧。停杯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字清圓，未跨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阮郎風度，屠蘇辦了，迤邐柳吹梅妬。宮壺未曉，早驕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水關

帝京景物略卷一

劉侗

京城外之西堤，海淀，天涯水也，皇城內之太液池，天上水也，游則莫使水關。志有之，曰積水潭，曰海子，蓋志名而游人不之名。游人詩有之，曰北湖，蓋詩人名而土人不之名。土人曰淨業寺，曰德勝橋，水一方耳，土人曰蓮花池，水一時耳，蓋不該不備，不可以其名。土人曰水關，是水所從入城之關也。玉河橋水亦關矣，而人不之名，是水所從出城之關也。或原焉，其委焉者舉之。水一道入關，

而方廣卽三四里，其深矣，魚之，其淺矣，蓮之，菱茨之，卽不蓮且菱也，水則自蒲葦之，水之才也。北水多鹵，而關以入者甘，水鳥盛集焉。沿水而剝者墅者亭者，因水也，水亦因之，梵各鐘磬，亭墅各聲歌，而致乃在遙見遙聞，隔水相賞。立淨業寺門，日存水南。坐太師園，噴馬廠，鏡園，蓮花奄，劉茂才園，日存水北。東望之，方園也，宜夕。西望之，漫園混園楊園王園也，望西山，宜朝。深深之太平菴，蝦菜亭，蓮花社，遠遠之金剛寺，興德寺，或辭衆眺，或謝羣游矣。歲初伏日，御馬監內監，旗幟鼓吹，導御馬數百，洗水次。歲盛夏中，蓮始華，宴賞盡園亭，雖蓮香所不至，亦席亦歌聲。歲中元夜，盂蘭會，寺寺僧集，放燈蓮花中，謂燈花。謂花燈。酒人水嬉，縛烟火，作鳧雁龜魚，水火激射，至萎花焦葉。是夕，梵唄鼓鑼與譙歌絃管，沈沈昧且。水秋稍閒，然蘆葦天，菱茨歲，詩社交于水亭。冬水堅凍，一人挽木小兒，驅如衢，曰冰床。雪後集十餘牀，纏分尊合，月在雪，雪在冰，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東南人自謝未曾有也。東岸有橋，曰海子橋，曰月橋，曰三座橋，橋南北之稻田，倍于關東南之水面。

春 場

卷二
略去首節

正月元旦，五鼓時不臥而嚏，嚏則急起，或不及衣，曰臥嚏者病也。不臥而語言，或戶外呼，則不應，曰呼者鬼也。夙興，盥漱，啖黍糕，曰年年糕。家長少畢拜，嫻友投箋互拜，曰拜年也。燒香東嶽

廟，賽放爆竹，紙且寸。東之琉璃廠店，西之白塔寺，賣琉璃瓶，盛朱魚，轉側其影，小大俄忽。別有
啣而噓吸者，大聲哧哧，小聲嗒嗒，曰倒接氣。且至三日，男女于白塔寺繞塔。且至晦日，家家竿標樓
閣，松柏枝蔭之，夜燈之，曰天燈。是月也，女婦閒，手五丸，且擲且拾且承，曰抓子兒，丸用象木銀
礮爲之，競以輕捷。八日至十八日，集東華門外，曰燈市。貴賤相選，貧富相易買，人物齊矣。婦女着
白綾衫，隊而宵行，謂無腰腿諸疾，曰走橋。至城各門，手暗觸釘，謂男子祥，曰摸釘兒，擊太平鼓無
昏曉。跳百索無稚壯。戴面具，耍大頭和尚，聚觀無男女。有以詩隱物，幌于寺觀壁者，曰商燈，立想
而漫射之，無靈蠢。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秸作棚，周懸雜燈，地廣二畝，門逕曲黠，藏三四里，
入者誤不得還，卽久迷不出，曰黃河九曲燈也。十三日，家以小錢一百八枚，夜燈之，徧散井竈門戶砧
石，曰散燈也。其聚如螢，散如星。富者燈四夕，貧者燈一夕止，又甚貧者無燈。小兒共以繩繫一兒
腰，牽焉，相距尋丈，送于不意中舉之以去，曰打鬼。不得爲繫者兒所執，執者，闕然共捉代繫，曰替
鬼。更繫更擊，更執更代，終日擊，不爲代，則佻巧矣。又繩以爲城，二兒帕蒙以摸，一兒執敲城中，
輒敲一聲，而輒易其地以誤之，爲摸者得，則蒙執敲兒，曰摸蝦兒。望前後夜，婦人束草人，紙粉面，
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歌，三祝，神則躍躍，拜不已者，休，
倒不起，乃咎也，男子衝而仆。十九日，集白雲觀，曰耍燕九，彈射走馬焉。二十五日大啖餅餌，曰填
倉。

二月二日，曰龍擡頭，煎元日祭餘餅，薰牀炕，曰燻蟲兒，謂引龍，蟲不出也。燕少蜈蚣而蠟，其爲

毒倍焉。少蚊而蠅，其爲擾倍焉。蚤虱之屬，臭蟲又倍焉，所苦尤在繭戶，雖預薰之，實未之有除也。小兒以木二寸，製如棗核，置地而棒之，一擊令起，隨一擊令遠，以近爲負，曰打棗核，古所謂擊壤者耶。其謠云，楊柳兒活，抽陀螺，楊柳兒死，放空鐘，楊柳兒死，踢毬子，楊柳發芽兒，打棗兒。空鐘者，剝木中空，旁口，盪以灑青，卓地如仰鐘，而柄其上之平，別一繩繞其柄，別一竹尺，有孔，度其繩而抵格空鐘，繩勒右却，竹勒左却，一勒，空鐘轟而疾轉，大者聲鐘，小亦蛩蟻飛聲，一鐘聲歇時乃已，製徑寸至八九寸，共放之，一人至三人。陀螺者，木製如小空鐘，中實而無柄，繞以鞭之繩而無竹尺，卓于地，急掣其鞭，一掣，陀螺則轉，無聲也，視其緩而鞭之，轉轉無復住，轉之疾，正如卓立地上，頂光旋旋，影不動也。

三月，清明日，男女掃墓，擔提尊榼，騎馬後掛楮錠，祭粲然滿道也。拜者，酌者，哭者，爲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錠次，以紙錢置墳頭，望中無紙錢，則孤墳矣。哭罷，不歸也，趨方樹，擇園圃，列坐盡醉，有歌者，哭笑無端，哀往而樂回也。是日簪柳，遊高梁橋，曰踏青，多四方客未歸者，祭掃日，感念出游。廿八日，東嶽仁聖帝誕，傾城趨齊化門，鼓樂旗幟爲祝，觀者夾路。是月，小兒以錢泥夾穿而乾之，剔錢，泥片片錢狀，字幕備具，曰泥錢。畫爲方城，兒置一泥錢城中，曰卯，兒拈一泥錢遠擲之，曰撒，出城則負，中則勝，不中而指杖相及，亦勝，指不及而猶城中，則撒者爲卯，其勝負也以泥錢。別有挑用葦，細用指者，與撒略同，有撒用泥丸者，與錢略同，而其畫城廓遠。

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傾城趨馬駒橋，輶樂之盛，一如嶽廟，碧霞元君誕也。立夏日，啓冰，賜文武

大臣，編氓得賣買，手二銅盞盞之，其聲噓噓，曰冰盞。冰着濕乃消，畏陰雨天，以棉衣蓋護，煖乃不消。八日，捨豆兒，曰結緣。十八日，亦捨，先是捨豆念佛，一豆，佛號一聲，有念豆至石者。至日熟豆，人徧捨之，其人亦一念佛，啖一豆也。凡婦不見答於夫姑婉若者，婢妾攬于主及姥者，則自咎曰，身前世不捨豆兒，不結得人緣也。是日要戒壇，游香山玉泉，茶酒棚，妓棚，周山灣洞曲。聞初說戒者，先令僧了願如是，今不說戒百年，而年則一了願。是月，楡初錢，麵和糖蒸食之，曰楡錢糕。

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女兒節。五日之午前，羣入天壇，曰避毒也。過午出，走馬壇之牆下，無江城繫絲投角黍俗，而亦爲角黍，無競渡俗，亦競游耍，南則耍金魚池，西耍高粱橋，東松林，北涵井，爲地不同，飲釀熙游也同。大醫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蝦蟆，取蟾酥也。其法，針棗葉，刺蟾之肩間，漿射葉上，以敵人目，不令傷也。漬酒以菖蒲，插門以艾，塗耳鼻以雄黃，曰避蟲毒。家各懸五雷符，簪佩各小紙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項各綵繫，垂金錫若錢者，若鎖者，曰端午索。十三日進刀馬于關帝廟，刀以鐵，其重以八十觔，紙馬高二丈，鞍韉繡文，簪銜金色，旗鼓頭踏導之。

六月，六日，曬鬢鬢，民間亦曬其衣物，老儒破書，貧女蔽縵，反覆勤日光，哺乃收。三伏日洗象，錦衣衛官以旗鼓迎象，出順承門，浴響閣，象次第入于河也，則蒼山之類也，額耳昂同，鼻舒糾吸噴出水面，矯矯有蛟龍之勢，象奴挽索攬脊，時時出沒其髻，觀者兩岸各萬衆，面首如鱗次貝編焉。然浴之不能須臾，象奴輒調御令起，云浴久則相雌雄，相雌雄則狂。

七月，七日之午，丟巧針，婦女曝盎水日中，曬之，水膜生面，繡鍼投之則浮，則看水底鍼影，有成雲物花頭鳥獸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謂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細如絲，直如軸蠟，此拙徵矣，婦或歎，女有泣者。十五日，諸寺建盂蘭盆會，夜于水次放燈，曰放河燈，最勝水關，次池子河也。上墳如清明時，或製小袋以往，祭甫訖，輒于墓次掬泥織，滿袋則喜，穉竿屑之以歸。是月始門促織，壯夫士人亦爲之，門有場，場有主者，其養之又有師，門盆簞福，無家不貯焉。立秋日相戒不飲生水，曰呷秋頭水，生著椰子。

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餅必圓，分瓜必牙錯，瓣刻之如蓮花，紙肆市月光紙，繪滿月像跌坐蓮花者，月光徧照菩薩也。華下月輪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搗藥臼中。紙小者三寸，大者丈，織工者金碧繽紛。家設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則焚月光紙，徹所供，散家之人必遍。月餅月果，戚屬餽相報，餅有徑二尺者。女歸寧，是月必返其夫家，曰團圓節也。

九月，九日，載酒具茶爐食榼，曰登高。香山諸山，高山也，法藏寺，高塔也，顯靈宮，報國寺，高閣也，釋不登，賃園亭，闌坊曲爲娛耳。麵餅種棗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標紙綵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來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則詬，女則怨詬，小妹則泣，望其姊妹，亦曰女兒節。

十月，一日，紙肆裁紙五色，作男女衣，長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絨，識其姓名輩行，如寄書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門，曰送寒衣。新喪，白紙爲之，曰新鬼不敢衣綵也。送白衣者哭，女聲十九，男聲十一。是月，羊始市，兒取羊後脛之膝之輪骨，曰貝石。置一而一擲之，置者不動，擲之不

過，置者乃擲。置者若動，擲之前過，勝負以生。其骨輪四面兩端，凹曰真，凸曰詭，勾曰騷，輪曰背，立曰頂骨律。其頂，岐亦曰真，平亦曰詭。蓋真勝詭負，而騷背間，頂平再勝，頂岐三勝也，其勝負也以貝石。

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賀冬畢，吉服三日，具紅纓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民間不爾，惟婦製履舄，上其舅姑。日冬至，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有直作圈九叢，叢九圈者，刻而市之，附以九九之歌，述其寒燠之候。歌曰：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風築，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家家堆鹽虎，六九五十四，口中咽暖氣，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單，八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要伸脚睡，蚊蟲蠅蚤出。

十二月，一日至歲除夜，小民爲疾苦者，奉香一尺，宵行衢中，誦元君號，自述香願，其聲烏烏擱側，曰號佛。行過井，過寺廟，則跪且拜而誦，香盡尺乃歸。八日，先期鑿冰方尺，至日，納冰窖中，鑑深二丈，冰以入，則固之，封如阜，內冰啓冰，中消爲政。凡蘋婆果入春而市者附藏焉，附乎冰者，啓之初摘于樹，離乎冰則化如泥。其誓在安定門及崇文門外。是日，家效菴寺，豆果雜米爲粥，供而朝食，曰臘八粥。廿四日，以糖劑餅，黍糕，棗栗，胡桃，炒豆，祀竈君，以糟草秣竈君馬，謂竈君翌日朝天去，白家問一歲事，祝曰，好多說，不好少說。記稱竈，老婦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婦女見之。祀餘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竈餘，則食肥膩時，口圍黑也。廿五日，五更，焚香楮，接玉

皇，曰玉皇下查人間也。竟此日，無婦姬晉聲。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竈君下界矣。插芝蔴藉于門簷窗臺，曰藏鬼楮中，不令出也。門窗貼紅紙葫蘆，曰收瘟鬼。夜以松柏枝雜柴燎院中，曰燒松盆，煙歲也。懸先亡影像，祀以獅仙斗糖，蔗花饊枝，染五色葦架竹竿陳之，家長幼畢拜，已各自拜，已各自拜，曰辭歲。已坐食飲，曰守歲。是月，小兒及賤閒人，以二石筴置前，先一人踢一令遠，一人隨踢其一，再踢而及之，而中之，爲勝，一踢卽着焉，卽過焉，與再踢不及者，同爲負也。再踢而過焉，則讓先一人隨踢之，其法初爲趾踵苦寒設，今遂用賭如博然，有司申禁之，不止也。凡歲時不雨，家貼龍王神馬于門，磁瓶插柳枝，掛門之旁，小兒覓泥龍，張紙旗，擊鼓金，焚香各龍王廟，羣歌曰，青龍頭，白龍尾，聲作小兒求雨天歡喜，麥子麥子焦黃，起動起動龍王，大下小下，初一下到十八，聲作摩訶薩。初雨，小兒羣喜而歌曰，風來了，雨來了，禾場背了穀聲作來了。雨久，以白紙作婦人首，剪紅綠紙衣之，以蒼蒂苗縛小帚，今携之，竿懸簷際，曰掃晴娘。日月蝕，寺觀擊鐘鼓，家擊盃盞銅鏡，救日月，擊嘈嘈屯屯，滿城中。蝕之刻，不飲不食，曰生噎食病。幼兒見新月，曰月芽兒，卽拜篤篤，祝，乃歌曰，月月月，拜三拜，休教兒生疥。小兒遺溺者，夜向參星叩首曰，參兒辰兒，可憐溺牀人兒。見流火，則啐之，曰賊星。夜不以小兒女衣置星月下，曰女怕花星照，兒怕賊星照，亦不置洗濯餘水，爲夜遊神飲馬也，曰不當價。如吳語初聞雷，則抖衣，曰蚤虱不生。見冤白杠，戒莫指，謂生指頂瘡，曰惡指也。初雪，戒不入口，曰毒，再雪，則以炖茶，積雪，以塑于庭。燕舊有風鳶戲，俗曰毫記今已禁，風則割絨藉二寸，錯互貼方紙其兩端，紙各紅綠，中孔，以細竹橫安

絨竿上，迎風張而急趨，則轉如輪，紅綠渾渾如景，曰風車。

高梁橋 卷五

水從玉泉來，三十里至橋下。苕尾靡波，魚頭接流，夾岸高柳，絲絲到水，綠樹紺宇，酒旗亭臺，廣畝小池，陰爽交匝。歲清明，桃柳管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青高梁橋。興者則蹇，騎者則馳，蹇驅徒步，既有挈携，至則棚蓆幕青，氈地藉草，驕妓勤僂，和劇爭巧。厥有扒竿，劬斗，倒喇，筒子，馬彈解數，烟火水嬉。扒竿者，立竿三丈，髀而緣其頂，舒臂按竿，通體空立移時也。受竿以腹，而項手足張，輪轉移時也。脚竿，身平橫空，如地之伏，手不握，足無垂也。背竿，髀夾之，則合其掌，拜起于空者數也。蓋倒身忽下，如飛鳥墮。劬斗者，拳據地，俯而翻，反據，仰翻，翻一再折，至三折也。置罔地上，可指而仆爾，翻則穿一以至乎三，身僅容而罔不動也。疊案焉，去于地七尺，無所據而空翻，從一至三，若旋風之離于地已，則手兩圈而舞于空，比卓于地，項膝互掛之，以示其翻空時，身手足尙餘閒也。倒噉者，指撥數唱，諧雜以譚焉，鳴哀如訴也。筒子者，三筒在案，諸物械藏，示以空空，發藏滿案，有鶴飛，有猴躍焉，已復藏于空，捷耳，非幻也。解數者，馬之解二十有四，彈之解二十有四，馬之解，人馬并而馳，方馳，忽躍而上，立焉，倒卓焉，蹇蹇，躍而左右焉，擲鞭忽下，捨而登焉，蹇而腹藏焉，蹇而尾贅焉，觀者岌岌，愁將落而踐也。彈之解，丸空二三，及其墮而隨彈之，蹇蹇

也。置丸童頂，彈之，碎矣，童不知也。踵丸，反身彈之，移踵則碎，人見其碎，不見其移也。兩人相彈，丸適中，過而碎，非過，是俱傷也。烟火者，魚鱉鳧鷖形焉，燃而沒且出于溪，屢出則爆，中乃其兒雛，衆散，亦沒且出，烟焰滿溪也。是日，游人以萬計，簷地三四里，浴佛重午游也，亦如之。

秦淮河房

陶菴夢憶卷四

張岱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潑洽，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晝船簫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臺雜坐，兩岸水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紈，緩鬢傾髻，軟媚著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競看燈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銜，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鐵斂星鏡，讙歌絃管，騰騰如沸。士女凭欄轟笑，聲光亂亂，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燈殘，星星自散。鍾伯敬有秦淮河燈船賦，備極形致。

秦安州客店

卷四

客店至秦安州，不敢復以客店目之。余進香泰山，未至店里許，見驢馬槽房二三十間，再近，有戲子

寓二十餘處，再近，則密戶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謂是一州之事，不知其爲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廳事，上簿掛號，人納店例銀三錢八分，又人納稅山銀一錢八分。店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勞之，謂之接頂。夜至店設席賀，謂燒香後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故曰賀也。賀亦三等，上者專席，糖餅五果，十箇果核，演戲。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餅，亦箇核，亦演戲。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餅箇核，不演戲，用彈唱。計其店中，演戲者二十餘處，彈唱者不勝計，庖厨炊爨亦二十餘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後，葦酒狎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舊客房不相襲，葦素庖厨不相溷，迎送廝役不相兼，是則不可測識之矣。泰山一州，與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

柳敬亭說書

卷五

南京柳麻子，鬻黑，滿面皴瘡，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送書帖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豪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喞夫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暮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閉中著色，細微不至。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咕嚕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

張。每至丙夜，拭桌翦燈，素瓷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齟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行情正等。

虎丘中秋夜

卷五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鬪童，及游冶惡少，清客幫閒，僥倖走空之輩，無不鱗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鶴澗劍池中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氍毹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天暝月上，鼓吹十百處，大吹大擂，十番鑼鼓，漁陽摻過，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呼叫不聞。更定，鼓鏡漸歇，絲管繁興，雜以歌唱，皆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曲，蹲踏和鑼，絲竹肉聲，不辨拍煞。更深，人漸散去，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獻技，南北雜之，管絃迭奏，聽者方辨句字，藻慶隨之。二鼓人靜，悉屏管絃，洞簫一縷，哀澁清綿，與肉相引，尙存三四，迭更爲之。三鼓，月孤氣肅，人皆寂閱，不雜蚊虻，一夫登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雲，串席抑揚，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鍼芥，心血爲枯，不敢攀節，惟有點頭。然此時雁比而坐者，猶存百十人焉。使非蘇州，焉討識者。

揚州清明

卷五

揚州清明日，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必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摺再三，不辭往復。監門小戶，亦攜穢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酢。自鈔關南門古渡橋天寧寺平山堂一帶，觀粧藻野，絃服繡川。隨有貨郎，路傍擺設古董古玩，並小兒器具。博徒持小机坐空地，左右鋪衫半臂，紗裙汗帨，銅爐錫注，瓶甌漆奩，及肩龔鮮魚，秋梨福橘之屬，呼朋引類，以錢擲地，謂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謂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其處，人環觀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無不成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岡，鬪雞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老僧因果，警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日暮霞生，車馬紛沓，宦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奪門而入，余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南宋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自盱眙，能無夢想。

金山競渡

卷五

看西湖競渡十二三次，己已競渡於秦淮，辛未競渡於無錫，壬午競渡於瓜州，於金山寺。西湖競渡，以看競渡之人勝，無錫亦如之。秦淮有燈船，無龍船，龍船無瓜州比，而看龍船亦無金山寺比。瓜州龍船一二十隻，刻畫龍頭尾，取其怒。榜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綵篷，前後旌幢繡傘，取其絢。撞鉦搥鼓，取其節。船後列軍器一架，取其鏗。龍頭一人足倒懸，故斃其上，取其危。龍尾掛一小兒，取其險。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日畫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鎮江亦出。驚濤跳沫，翠龍格鬪，偶墮河渦，則百蛙捷梓蟻姿出之。金山上人團簇，隔江望之，蟻附蜂屯，蠢蠢欲動。晚則萬練齊開，兩岸杳杳然而沸。

彭天錫串戲

卷六

彭天錫串戲妙天下，然齣齣皆有傳頭，未嘗一字杜撰。曾以一齣戲，延其人至家，費數十金者，家業十萬，緣手而盡。三春多在西湖，曾五至紹興，到余家串戲五六十場，而窮其技不盡。天錫多扮丑淨，千古之姦雄佞倖，經天錫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錫之口角而愈險，設身處地，惡紉之惡不如是之甚也。皺眉眯眼，實實腹中有劍，笑裏有刀，鬼氣殺機，陰森可畏。蓋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一肚皮礮礮不平之氣，無地發洩，特於是發洩之耳。余嘗見其一齣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常比之天上一夜好月，與得火候一盃好茶，祇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不

盡也。桓子野見山水佳處，輒呼奈何奈何，真有無可奈何者，口說不出。

西湖香市

卷七

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岳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聚集於昭慶寺，昭慶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夷鬪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纏掖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孩兒嬉具之類，無不集。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廡無留客，肆無留釀。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波紋如綾，溫風如酒，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別。士女閨都，不勝其村粧野婦之喬畫，芳蘭薺澤，不勝其合香茱萸之薰蒸，絲竹管絃，不勝其搖鼓欲笙之聒帳，鼎彝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崇禎庚辰三月，昭慶寺火，是歲及辛巳壬午浹飢，民強半餓死，壬午虜饑山東，香客斷絕，無有至者，市遂廢。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餓殍昇出，扛挽相屬。時杭州之劉太守夢謙汴梁人，鄉里拙豐者多厲西湖，日以民詞饋送，有輕薄子改古詩謂之曰，山不

青山樓不樓，西湖歌舞一時休，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汴州，可作西湖實錄。

及時雨

卷七

壬申七月，村村霽雨，日日扮潮神海鬼，爭唾之。余里中扮水滸，且日畫水滸者，龍眠松雪近章侯，總不如施耐庵。但如其面勿黛，如其髭勿鬣，如其兜鍪勿紙，如其刀杖勿樹，如其傳勿杜撰，勿弋陽腔，則十得八九矣。於是分頭四出，尋黑矮漢，尋梢長大漢，尋頭陀，尋胖大和尚，尋苗壯婦人，尋姣長婦人，尋青面，尋歪頭，尋赤髮，尋美髯，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索城中，無則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鄰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漢，個個呵活，臻臻至至，人馬稱妮而行，觀者兜蔽遮欄，直欲看殺衛玠。五雲叔歸自廣陵，多購法錦宮緞，從以臺閣者八，雷部六，六士一，龍宮一，華重美都，見者目奪，氣亦奪。蓋自有臺閣，有其華無其重，有其美無其都，有其華重美都，無其思緞，無其文理。輕薄子有言，不替他謙了也，事事精辦。季祖南華老人喃喃怪問余曰，水滸與霽雨有何義味相近，余山盜起，迎盜何爲耶。余頰首思之，果誕而無謂，徐應之曰有之，天罡盡，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書奉旨招安者二，書風調雨順者一，盜息民安者一，更大書及時雨者二，前導之，觀者歡喜贊歎，老人亦匿笑而去。

西湖七月半

卷七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光優儗，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携及童孺，笑啼雜之，環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閒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履，酒醉飯飽，呼羣三五，踣入人叢，昭慶斷橋，噪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鑪旋煑，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翬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遊湖，已出酉歸，避月如避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擊燵，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鑿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高，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佈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粧，湖復頽面，向之淺澗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

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撲人，清夢甚愜。

新城北錄

下

揚州畫舫錄卷五

李

斗

馬文觀，字務功，爲白面，兼工副淨，以河套參相遊殿議劍諸齣擅場。白面之難，聲音氣局必極其勝；沉雄之氣寓于嘻笑怒罵者，均于粉光中透出。二面之難，氣局亞于大面，溫墩近于小面，忠義處如正生，卑小處如副末，至乎其極，又服婦人之衣，作花面丫頭與女脚色爭勝。務功兼工副淨，能合大面爲一氣，此所以白面擅場也。其徒王炳文，謹守務功白面諸齣，而不兼副淨，故凡馬務功之戲，炳文效之，其神化處尙未能盡。

小旦謂之閨門旦，貼旦謂之風月旦，又名作旦，兼跳打謂之武小旦。吳福田字大有，幼時從唐權使英學八分書，能背通鑑，度曲應笙笛四聲，蘇州葉天士之孫廣平，精于音律，稱大有爲無雙唱口。許天福汪府班老旦出身，余維琛勸其改作小旦，三殺三刺世無其比，後年至五十，仍爲小旦。馬繼美年九十，爲小旦如十五六處子。王四喜以色見長，每一出場，輒有佳人難再得之歎。

大面范松年爲周德敷之徒，盡得其叫跳之技。工水滸記評話，聲音容貌，摸寫殆盡。後得嘯技。其嘯必先歛之，然後發之，歛之氣沉，發乃氣足，始作驚人之音，繞于屋梁，經久不散，散而爲一溪秋水，層波如梯，如是又久之，長韻嘹亮不可遏，而爲一聲長嘯，至其終也，仍嚶嚶作洞穴聲。中年入德音

班，演鐵勒奴蓋于一部，有周德敷再世之目。其從奚松年，爲洪班大面，聲音甚宏，而體段不及。二面蔡茂根，演西廂記法聰，瞪目縮臂，縱膊埋肩，搔首踟躕，興會鬪擊，不覺至僧帽欲墜，斯時舉座恐其露髮，茂根顏色自若。

小丑滕蒼洲，短而肥，戴烏紗，衣皂袍，着朝靴，絕類虎邱山拔不倒。

京師萃慶班謝瑞卿，人謂之小耗子，以其師名耗子而別之也。工水滸記之閻婆惜，每一登場，座客親爲傅粉，狐裘羅綺，以不得粉漬爲恨。關大保演閻婆婦效之，自是揚州有謝氏一派。

四川魏三兒，號長生，年四十，來郡城投江鶴亭，演戲一齣，贈以千金。嘗泛舟湖上，一時聞風，效舸盡出，畫槳相擊，溪水亂香，長生舉止自若，意態蒼涼。

虹橋錄

下卷十一

虹橋爲北郊佳麗之地，夢香詞云，揚州好，第一是虹橋，楊柳綠齊三尺雨，櫻桃紅破一聲簫，處處住蘭橈。游人泛湖，以秋衣臘屐打包，茶醺燈遮點心酒盞歸之茶擔，肩隨以出。若治具待客湖上，先投柬帖，上書湖訪候玉，相沿成俗，寢以爲禮，平時招携游賞，無是文也。小郎詞云，丟眼邀朋游伎館，拚頭結伴上湖船，此風亦復不少。

鄭玉，本儀徵人，近居黃珏橋，善大小諸曲。嘗以兩象箸敲瓦碟作聲，能與琴箏簫笛相和，時作絡緯

聲，夜雨聲，落葉聲，滿耳蕭瑟，令人惘然。

大松小松，兄弟也，本浙江世家子，落拓後，賣歌虹桥，大松彈月琴，小松拍檀板，就盡勸互唱兒食。逾年，小松飢死。大松年十九，以月琴爲燕趙音，人多與之。嘗游京師，從貴官進哨，置帳中，獵後酒酣，令作壯士聲，恍如殺虎山中，射鵰營外，一時稱爲進哨曲。又嘗爲望江南曲，如泣如訴，及旦，鄰婦聞歌而死。過東阿山，水驟長，同行失色，大松匡坐車中，歌思歸引，聞者泣下如雨。晚年屏蹟，不知所終。

匡子駕小艇，游湖上，以賣水烟爲生，有奇技。每自吸十數口，不吐，移時，冉冉如線，漸引漸出，色純白，盤旋空際，復茸茸如鬢，色轉綠，微如遠山，風來勢變，隱隱如神仙雞犬狀，鬚眉衣服，皮革羽毛，無不畢現，久之，色深黑，作山雨欲來狀，忽然風生烟散，時人謂之匡烟，遂自榜其船曰烟艇。虹桥馬頭，地名虹桥瓜，其下舊爲探菱踏藕，留撈沉網諸船所泊，間有小舟則寺僧所具也。近年增有絲瓜架，划子船自成其一派，爲虹桥馬頭。

虹桥瓜爲長堤之始，逶迤至司徒廟上山路而止，長堤春柳，桃花塢，春臺祝壽，條園花瑞，蜀岡朝旭，五景皆在堤上，城外聲技飲食集於是，土風游冶有不可沒者，先備記之。

番姥於長堤賣茶，置大茶具，以錫爲之，小頭修腹，旁列茶盒矮竹几杌數十，每茶一盃二錢，稱爲番姥茶桌子。每龍船時，茶客往往不給錢而去。杜茶村嘗謂人曰，吾於虹桥茶肆，與柳敬亭談寧南故事，繫節久之，蓋如此茶桌子也。

大觀樓者，糖名也。以紫竹作擔，列糖于上，糖修三寸，中裹鹽脂豆餡之類，貴至十數錢一枚，其僞者則價廉不中食矣。又有提籃鳴鑼，唱賣糖官人糖寶塔糖龜兒諸色者，味不甚佳，止供小兒之弄。或置竹釘數十于竹筒中，其端一赤而餘皆黑，以錢貫之，適中赤者，則得糖，否則負，口中喚唱，音節入古。

清明前後，肩擔賣食之輩，類皆俊秀少年，競尚粧飾，每着縞藍布衫，反綉鈎邊，缺其衿，謂之琵琶衿，袴縫錯伍取窄，謂之棋盤襠，草帽插花，蒲鞋染蠟，賣豆腐腦，茯苓糕，喚聲柔雅，渺渺可聽。又夏月有賣洋糖豌豆，秋月有賣芋頭芋苗子者，皆本色市夫矣。

堤上多蟬，早秋曉起，不聞人語，長竿黏落，貯以竹筐，沿堤貨之，以供兒童嬉戲，謂之青林樂。北人王蕙芳，以賣果子爲業。清晨以大柳器貯各色果子，先貨于蘇式小飲酒肆，次及各肆，其餘則于長堤盡之，自稱爲果子王。其子八哥兒賣檳榔，一日可得數百錢。

鳳陽人蓄猴，令其自爲冠帶演劇，謂之猴戲。又圍布作房，支以一木，以五指連三寸傀儡，金鼓喧噓，詞白則用叫類子，均一人爲之，謂之肩擔戲。二者正月城內極多，皆預於臘月抵郡城，寓文峯塔壺蘆門客舍，至元旦進城，上元後城中已遍，出郭鬻于堤上，二者至此，湖山春色關矣。

汪某，以串客傾其家，至爲乞兒，遂傅粉作小丑狀，以五色箋紙爲戲具，立招其上，曰太平一人班。有招之者，輒出戲簡牌，每齣價一錢。

王大頭尖而不額，置盤頭上，盤中立紙絹人數寸，跪拜跳踉，至於僂仆，其盤不墜。後改業爲賣，販

東郊董家莊所產布帶，以竹筐貯貨戴頭上，反喉穿齒作聲，呼小紅帶子，閭巷婦女，不出門庭，聞聲知名，謂其貨真價實。其後安慶武部習其伎，置燈頭上，謂之滾燈。此技亦羯鼓詞中頭如青山峯之法耳。

北人宋二，貌魁梧，色黝黑，嗜酒，好與禽獸伍，禽獸亦樂與之狎，得一奇異之物，置大桶中，繪圖鳴金炫售，以爲日奉酒錢。一日，奇貨盡，以大納桶中，炫售如故，見者嘲之，謂之宋犬。

兩人裸體相撲，借以覓食，謂之擺架子。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楊用修謂打錢名未知指何事，周櫟園辯爲白戰，蓋此技也。

江寧人造方圓木匣，中點花樹禽魚怪神祕戲之類，外開圓孔，蒙以五色瑠璃，一目窺之，障小爲大，謂之西洋鏡。

北郊多螢，土人製料絲燈，以線繫之，于線孔中納螢，其式方圓六角八角及畫舫寶塔之屬，謂之火螢盞。近多以蠟丸燃之，每晚揭竿首鬻賣，游人買作土宜。亦間取西瓜皮，鏤刻人物花卉蠱魚之戲，謂之西瓜燈。近日城內多用料絲作大山水燈片，薛君采詩云，霏微狀蟬翼，連娟倖網絲，謂此。

玉版橋王廷芳茶棹子最著，與雙橋賣油糞之康大合本，各用其技，遊人至此半飢，茶香餅熟，頗易得錢。玉版橋乞兒二，一乞剪紙爲旗，揭竹竿上，作報喜之詞，一乞家業素豐，以好小曲薄盡，至于丐，乃作男女相悅之詞，爲小郎兒曲，相與友善，共在堤上，每一船至，先進小郎兒曲，曲終，繼之以報喜，音節如樂之亂章，人豔聽之。小郎兒曲卽十二月採茶養蠶諸歌之遺，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詞雖鄙

但，養質和平，非如市井中小唱，淫靡媚惑可比。

野 菜 花

眼亮饊 清嘉錄卷三

顧 祿

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窰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窰陴上，以厭蟲蟻。儂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或以隔年饊油煎食之，云能明目謂之眼亮饊。

戴楊柳球

卷 三

婦女結楊柳球，戴鬢畔，云紅顏不老。楊韞華山塘權歌云，清明一霎又今朝，聽得沿街賣柳條，相約比隣諸姊妹，一枝斜插綠雲翹。

游春玩景

看菜花 卷 三

春暖園林，百花競放，闌人索掃花錢少許，縱人流覽，士女雜遝，羅綺如雲。園中畜養珍禽異卉，靜

院明軒，挂名賢書畫，陳設彝鼎圖書，又或添種名花，布幕蘆簾，隄防雨淋日炙，亭觀臺榭，妝點一新，尋芳討勝之子，極意留連。隨處各有買賣趕趁，香糖果餅皆可人口，瑣碎玩具以誘悅兒曹者，所在成市。游玩天平靈巖諸山者，探古蹟，訪名勝，兜輿駿馬，絡繹於塗。虎邱山下，白堤七里，綵舟畫楫，街尾以游，南園北園，菜花徧放，而北園爲尤盛，暖風爛漫，一望黃金，到處皆綾縛蘆棚，安排酒饌茶棗，以迎游冶，青衫白袷，錯雜其中，夕陽在山，猶聞笑話，蓋春事半在綠陰芳草之間，故招邀伴侶，及時行樂，俗謂之游春玩景。蔡雲吳歛云，鄧侯山下梅花香，十三橋下數經航，雪海一番風信過，武邱再訪玉蘭房。又云，慈雲稽首古支彌，針線非關社日停，別業師林推第一，羣衫穿透碧瓏玲。又云，北園看了菜花回，又早春殘設餞盃，此日無錢看買酒，半壺藍色倒玫瑰。又楊韞華山塘權歌云，觀音山簷最輕盈，柳側花間好並行，儂是牡丹郎蝶蝶，相隨一路到天平。又云，尋春剛遇落花時，好遣小蠻唱柳枝，癡絕烏篷裙屐客，新詩題滿白公祠。又云，茶寮高隱綠楊枝，玉几堆盤位置宜，一椀香茗數家食，眼前無地覓貧兒。又云，北園春盡菜花香，野蝶飛來都變黃，歸棹齊門看落照，紅鏡一道出山塘。

麥秀寒

卷四

夏初天氣清和，人衣單袷，忽陰雨經旬，重御棉衣，人以其時之寒在麥秀之際，謂之麥秀寒。王鳴鳳

初夏村居雜詠云，鴨鷓催晨曉月殘，數聲布穀報春闌，棉衣欲換情偏嬾，見說江南麥秀寒。

賣時新

卷四

蔬果鮮魚諸品，應候迭出，市人擔賣，四時不絕于市，而夏初尤盛，號爲賣時新。趙筠吳門竹枝詞云，山中鮮果海中鱗，落索瓜茄次第陳，佳品盡爲吳地有，一年四季賣時新。

荷花蕩

卷六

是日（六月二十四日）又爲荷花生日，舊俗畫船簫鼓，競於葑門外荷花蕩觀荷納涼。今游客皆艤舟至虎阜山濱，以應觀荷節氣。或有觀龍舟于荷花蕩者，小艇野航，依然畢集。每多晚雨，游人赤脚而歸，故俗有赤脚荷花蕩之謠。蔡雲吳歆云，荷花蕩裏龍船來，船多不見荷花開，殺風景是大雷雨，博得游人赤脚回。

石湖看串月

卷八

第一組

十八日（八月）游石湖，昏時看行春橋下串月。舊俗多泊舟望湖亭，今亭廢而畫舫皆不輕往，或借觀串月之名，偶有一二往游者，金烏未墜，便已辭耀石湖，爭泊白隄，徵歌賭酒矣。蔡雲吳猷云，行春橋畔畫橋停，十里秋光紅蓼汀，夜半潮生看串月，幾人醉倚望湖亭。又云，怒濤影疊饒溪港，皓魄光連寶帶橋，共說楞伽秋坐好，那知春月漾春潮。又徐士銖吳中竹枝詞云，秋風十里綠蒲生，串月看來虛有名，十八橋環半遮沒，漁邨一點水邊明。

重陽信 卷九

重陽將至，盲雨滿城，涼風四起，亭臯落葉，隴首飛雲，人以是爲立秋後第一寒信，謂之重陽信。俗又有九月九蚊蟲叮石臼之語，又謂重陽日晴，則一冬無雨雪。諺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李福重陽日風雨詩云，重陽七字足千古，斷句不勞後人補，天公也似可其詩，到此年年例風雨。昨朝皎月懸清光，秋花弄影留餘芳，徹夜狂飈作勢急，半庭冷綠芭蕉濕。縱然佳節不宜晴，那見登高笠屐行，落帽清狂興既阻，題糕雅韻詩誰磨。破寂聊憑一盃酒，喚起東籬吾老友，籬邊但聽雨聲喧，不見黃花開笑口。時序炎涼感遞遷，重陽一過將殘年，屋角羣鴉飛作陣，漫天都是催寒信，催來寒信莫便噴，多少寒衣未製人。

燈市

天咫偶聞卷三東城

震 鈞

燈市在明代爲極盛之地，燕都游覽志所稱，相對俱高樓，樓設氈毼簾幕爲燕飲地，夜則然燈於上，望如星衢者，今則無是。憶余髫年，尙見路南樓六楹，巋然無恙，今不可問矣。每上元五夕，西馬市之東，東四牌樓下，有燈棚數架，又各店肆高懸五色燈球，如珠璣，如霞標，或間以各色紗燈，由燈市以東，至四牌樓以北，相銜不斷。每初月乍升，街塵不起，士女雲集，童稚歡呼，店肆鑼鼓之聲，如雷如霆，好事者然水澆蓮一丈菊各火花於路，觀者如雲，千軌之衢，竟夕不能舉步，香車寶馬，參錯其間，愈無出路，而愈進不已，蓋舉國若狂者數日，亦不亞明代燈市也。此外地安門東安門外，約略相同。六部皆有燈，惟工部最盛，頭門之內，燈彩四環，空其壁以燈填之，假其廊以燈幻之，且燈其門，燈其室，燈其陳設之物，是通一院皆爲燈也。此皆吏胥匠役輩爲之，游人闐咽，城內外士女畢集，限爲之穿。近日物力銷耗，漸不如前，燈景游塵，均爲減色矣。

水局

卷四北城

自地安門橋以西，皆水局也，東南爲十剝海，又西爲後海，過德勝門而西爲積水潭，實一水也，元人

謂之海子。宋鑿詩所謂淺碧湖波雪漲，淡黃官柳煙濛者也。然都人士游蹤，多集於十剎海，以其去市最近，故裙屐爭趨。長夏夕陰，火織初斂，柳陰水曲，團扇風前，几席縱橫，茶瓜狼藉，玻璃十頃，捲浪溶溶，齒蒼一枝，飄香冉冉，想唐代曲江，不過如是。昔有好事於北岸開望蘇樓酒肆，肴饌皆仿南烹，點心尤精，小樓二楹，面對湖水，新荷當戶，高柳搖窗，二三知己，命酒呼茶，一任人便，大有西湖樓外樓風致，余至湖上必過之，乃以富豪所不喜，竟至閉門，未幾爲山左人所賃，改建連樓，雲窗霧閣，烹鮮擊肥，全是市井一派，而車馬盈門矣。若後海則較前海爲幽僻，人跡罕至，水勢亦寬，樹木叢雜，坡陀蜿蜒，兩岸多古寺，多名園，多騷人遺跡，詒晉齋居其北，詩龕在其西，蝦菜亭楊柳灣李公橋十剎海皆萃此地。湖上看山，亦此地最暢。昔翁覃溪先生會集二十四詩人於湖上酒樓，每月有詩會，一時羣羨爲神仙中人，如法石帆何蘭士顧南雅王惕夫張南山宋芝山諸人皆與，事載張南山詩人徵略中。

內城水局，余取淨業湖，帝京景物略載明代諸名園，咸萃此地，今無一存，然野水瀾漫，一碧十頃，白蓮紅蓼，掩映秋光。兩岸多古樹，多招題。北面雉堞環周，如映如帶。西北土山忽起，雜樹成幃，石磴高盤，寺門半露，匯通祠也。南岸危樓蹇蹇，有如高土枕流，美人臨鏡，高廟之日下第一樓也。從祠上望湖，正見其縹渺，從樓上望湖，又覺其幽秀，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妙無定態，士夫雅集，多在於此。北岸有淨業寺太平寺，皆名剎，惜北迫於城，廣輪有限。淨業寺惟門外高柳數章，三伏這暑爲妙境。

天橋

卷六外城東

天橋南北，地最宏敞，賈人趁墟之貨，每日雲集。更有金張少年，扶風豪士，夕陽未下，黃塵正繁，輪雷乍驚，駒電交掣，飄風一過，忽已遠逝，洛陽青門之憤，不足圖其捷也。而仲夏南頂之游，馳騁尤衆。孫文定公爾準，有小寒食宿雨初霽，踏青至天橋，登酒樓小飲，稗柳清波，漪空鉞綠，渺渺余懷，如在江南村店矣。顧其簷額曰杏花天，因倚聲書壁云：數紋學得青帘颺，人倚檻，初明望眼，濛濛新柳餘寒淺，一夜雨絲綠繆。休負了玉尊春滿，但回首三千程遠，杏花也帶江南怨，慵傳晨脂淺淡。公詩集中又有僧書農小孟飲天橋酒樓詩。又武虛谷與黃仲則洪稚存飲於天橋酒樓，轟然甚樂，忽爾墮哭失聲曰：我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耳。今日天橋左近，亦無酒樓，但有玩百戲者，如唱書走索之屬耳。

漁洋老人

卷七外城西

漁洋老人，曾任保安寺街，故邵青門與漁洋書云，奉別將十年，回憶寓保安寺街，踏月敲門，諸君箕坐桐陰下，清談竟夕，恍然如隔世事。又自叙己未客都門，寓保安寺街，與阮亭先生衡宇相對，愚山先

生相去數十武，陸冰修僅隔一牆，偶一相思，率爾造訪，都不作賓主禮，其年寓稍遠，隔日輒相見，常月夜偕諸君扣阮亭門，坐梧樹下，茗椀清談達曙。愚山贈行詩有云，踏月夜敲門，賒詩朝滿扇是也。漁洋又有屋在琉璃廠夾道，孫丹五有詩弔之云，詩人老去蹟猶存，古屋藤花認舊門，我愛綠陽紅樹句，月明惆悵海王村。蓋屋有藤花，先生手植也。

瑣記 卷十

京師人名雪梨曰雅爾梨，以其產於沙雅爾，故以地名名之也。及讀文昌雜錄，則作壓沙梨，然知者絕鮮。又有一種柔而多沙，味略酸，名雅廣梨，其名因雅爾梨連類以及之也。乃光緒順天府志，則誤爲呀兒光，初見之不解，細思之，則由南人聽北音不審，遂有此誤。蓋修此志時，所聘皆外方人，初不悉京師事，其中如內城巷名，城外村名，及後設諸署及官學等皆有誤，訖未糾正。

文昌雜錄記唐人歲時食物甚詳，今惟端午糉重陽糕尙好，餘者竟無一在。至於節令，如人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寒食，八月一日，今亦不復爲節，而今人中秋，唐人亦無之也。

北方食物有南方所未有者，如臘八粥，水餃子之屬。又以麵裹榆莢，蒸之爲糕，拌糖而食之。以豌豆研泥，閒以棗肉，謂之豌豆黃。以黃米麵合小豆棗肉蒸而切之，名切糕。以粳米飯夾芝蔴糖爲涼糕，丸而餡之爲窩窩，卽古之不落夾是也。

內城房式異於外城，外城式近南方，庭宇湫隘，內城則院落寬闊，屋宇高宏，門或三間，或一間，巍巖華煥。二門以內，必有聽事，聽事後又有三門，始至上房，聽事上房之巨者，至如殿宇，大房東西必有套房，名曰耳房，左右有東西廂，必三間，亦有耳房，名曰盞頂。或有從二門以內，即迴廊相接，直至上房，其式全仿府邸爲之。內城諸宅，多明代勳戚之舊，而本朝世家大族，又互相仿效，所以屋宇日華。

都門風土，例於臘八日，人家雜煮豆米爲粥，其果實如榛栗菱芡之類，矜奇鬪勝，有多至數十種，皆漬染朱碧色，糖霜亦如之，釘餛飩內，閩中人或以糞泥堆作壽星八仙之類，交相饋遺。明陳耀文天中記，宋時東京十二月初八日，都城諸大寺作浴佛會，並送七寶五味粥，謂之臘八粥。譬喻經謂米果煮粥，取逼邪祛寒卻疾病。前人詩云，今朝佛粥更相饋，此風相沿已久。

舊俗元日至上元，各店例閉戶半月，小肆亦閉五日。此五日中午，人家無從市物，故必於歲底烹飪，足此五日之用，謂之年菜。近年各肆多不如前，初二日即交易，或初一日即然，謂之連市。然不開門，買者叩戶而入，蓋此半月中，賈人或拜年，或出遊，肆中人少在者故爾。

京師有三種手藝，爲外方所無，搭棚匠也，裱糊匠也，扎彩匠也。紮彩之工，已詳一卷。搭棚之工，雖高至十丈，寬至十丈，無不平地立起，而且中間絕無一柱，令人者祇見洞然一字，無隻木寸椽之見。而尤奇於大工之脚手架，光緒二十年重修鼓樓，其架自地至樓脊，高三十丈，寬十餘丈，層層度木，凡數十層，層百許根，高可入雲，數丈之材，渺如斂股，自下望之目眩，竟不知其何從結構也。若裱糊之

工，尤妙於裱飾屋宇，雖高堂巨廈，可以一日畢事，自承塵至四壁前窗，無不斬然一白，謂之四白落地，其梁棟凹凸處，皆隨形曲折，而紙之花紋平直處如一線，無少參差。若明器之屬，則世間之物，無不克肖，真絕技也。

京師百貨所聚，惟正陽門街，地安門街，東西安門外，東西四牌樓，東西單牌樓，暨外城之菜市，花市，自正月燈市始，夏月瓜果，中秋節物兒嬉之泥兔爺，中元之荷燈，十二月之印板畫，煙火花爆，紫鹿黃羊野豬山雞水魚，俗名關東貨，亦有果實蔬菜，旁及日用百物，徽及秋蟲蟋蟀，荷及其時，則張棚列肆，堆若山積，賣之數日盡無餘者，足見京師用物之宏。

正月元日至五日，俗名破五，舊例食水餃子五日，北方名羹餠餠，今則或食三日二日，或間日一食，然無不食者，自巨室至閭閻皆遍，待客亦如之。十五日食湯圓，俗名元宵，則有食與否。又有蜜供，則專以祀神，以油麵作茨，砌作浮圖式，中空玲瓏，高二三尺，五具爲一堂，元日神前必用之。果實蔬菜等，亦疊作浮圖式，以五爲列，此人家所同也。

京師之果味以爽勝，故俗有南花北果之諺。如一梨也，有鴨兒梨，金星波梨，紅綽梨，白梨，秋梨，鴨廣梨，酸梨，杜梨。一蘋果也，有林禽，虎拉賓，酸賓子，沙果，秋果。一葡萄也，有公領孫，兔兒糞，馬奶白葡萄，梭子葡萄。一棗也，有憂憂棗，櫻絡棗，蠟子棗，老虎眼，酸棗，白棗，黑棗，壺盧棗。一杏也，有巴達杏，白杏。一桃也，有十里香，大葉白，董寺墓，鶯嘴桃，扁紅桃，毛桃，桃奴，深州蜜桃。一李也，有朱李，綠李，御黃李。一櫻也，有朱櫻，臘櫻。一榿也，有白榿，紫榿，赤榿。

一瓜也，有竹葉青，羊角蜜，倭瓜，樞黃，香瓜，青皮脆。至於蘿服，亦有數種，大者盈尺，有青紅二種，甘美如梨，又有象牙白，亦可生啖，別有入蔬之蘿服。

第

二

組

——筆記小說一類文屬之

度素君	魏文帝	(四九)
定伯賣鬼		(四九)
麻姑		(五〇)
王周南		(五〇)
三王墓	干 實	(五〇)
女化蠶		(五一)
紫玉		(五二)
李寄		(五三)
千日酒		(五四)
僧志玄		(五五)
洛水白纈	吳 均	(五六)
燕墓斑狸		(五六)
籠歌小兒		(五七)
陽羨書生		(五七)
清溪女神		(五八)
薛靈芸	王 嘉	(五九)
徐佐卿	薛用弱	(六〇)
平等閣		(六一)

草宥		(六一)
韋知微		(六三)
狄梁公		(六三)
郭代公	段成式	(六四)
元和士人		(六四)
孟不疑		(六五)
戴 營		(六六)
獨孤叔牙		(六六)
寶油者		(六六)
僧智通		(六七)
周 乙		(六七)
崔汾仲見		(六八)
范 璋		(六九)
登封士人		(六九)
香 玉	蒲松齡	(六九)
葛 巾		(七三)
黃 英		(七七)
聞微草堂筆記	紀 昀	(八〇)

度索君

列異傳

魏文帝

袁本初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人共立廟。兖州蘇士母疾，往禱，見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二

定伯賣鬼

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曰鬼也。鬼曰，卿復誰，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迭相擔也。定伯乃大喜，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答曰，唯不喜人唾。於是共道遇水，定伯因命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定伯自渡，漚漚有聲。鬼復言，何以作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定伯便擔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聲咋咋，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著地化爲羊，便賣之，恐其變北，乃睡之，得錢千五百乃去。于時名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四

麻姑

神仙麻姑降東陽蔡經家，手爪長四寸，經意曰，此女子實好佳手，願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見經頓地，兩目流血。太平御覽三百七十

王周南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鼠從穴中出，在廳上語曰，周南，汝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不應，鼠還穴中。至期，復更冠幘絳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鼠遂顛蹶而死，卽失衣冠。周南使卒取來視之，如常鼠耳。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五

三王墓

學津討原本搜神記卷十一

干 寶

楚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

卽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卽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卽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讐，王卽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子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見曰幸甚，卽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踣出湯中，躡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女化蠶

卷十四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旣承此言，乃絕疆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厚加芻養。

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而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而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續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畢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秦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涖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採桑祀蠶神，曰菀窋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窋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紫玉

卷十六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閭門之外。三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于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

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其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必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路，不敢承命。玉曰，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玉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太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越收重。重走脫，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杖棣，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李寄

卷十九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冶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嚼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

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諸好劍及吠蛇犬。至八月朔，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糞，用蜜澆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甕，目如二尺鏡，聞養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寄從後斫得數劍，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感。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治復無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千日酒

卷十九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飲酒，欲飲於希家。翌日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既盡，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也。石卽別，似有忤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乃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旣往石家，語曰：石在否，家人皆怪之，曰：玄亡來，服已闋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計日今合醒矣。乃命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卽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張目開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你作何物

也，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矣。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世人之異事，可不錄乎。

僧志玄

漢魏叢書本搜神記卷七

昔僧志玄，河朔人也。工五步罡，持清潔戒，行不衣紗縠，唯着布衣，行歷州邑，不住城中寺宇，惟宿郭外山林。至絳州城東十里，夜宿於墓，林下月明如晝，忽見一野狐於林下，將枯骨觸體安頭上，便搖之，落者棄却，如此三四度，搖之不落，乃取草葉，裝束於身體，逡巡化爲一女子，眉目如畫，世間無比。着素衣於行路，立猶未定，忽聞東北上有鞍馬行聲，此女子便作哭泣，哀悲不堪聽。俄有一人乘馬而來，見女子哀泣，下馬曰：娘子深夜何故在此，意如何，僕願聞之。女子掩泣而對曰：妾住易州，前年爲父母聘於北門張氏爲新婦，不幸妾夫去歲早亡，家事淪落，無所依投，尊堂遠地，豈知此孤苦。妾思父母心切，擬歸州，緣女子不悉路途，所以悲恨，若何問之。使人曰：適將謂女子哀怨別事，某不敢言，若要還鄉，亦小事。某是易州等職，昨因差使，今却返易州，娘子若不嫌鞭馬稍粗，僕願輒借便，請上馬赴前程。女子乃收泪謝曰：若能如此負戴，德何可忘也。言訖，請娘子上馬之次，志玄從墓林而出，語軍使曰：此非人類，是妖狐化之。軍人曰：和尚莫謾語相誣此女子。志玄曰：君若不信，可住少時，當與君變却。軍人曰：是實否。於是志玄結印，口誦真言，振錫大鳴，何不速變本形，女子悶絕而

倒，化爲老狐而死，鮮血交流，枯樹叢草，葉尚滿其身。軍人見之，方信是實，遂頂禮再拜，嗟訝而去。

洛水白獺

黃齊諸記

吳

均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鱈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鱈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目，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

燕墓斑狸

張華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爲青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不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見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賂三史，探賈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惜人學問。墨子兼愛，其善是也。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關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

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籠歌小兒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亡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東列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羨書生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

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子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吏，以盤餉侍中張敞，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清溪女神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尙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愜然思歸，倚門唱西夜鳥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

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詔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詔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願謂婢子，還取空篔，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篔篥腰，叩之以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闕，夜已久，遂相停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詔，文詔亦答以銀梳白琉璃七各一枚。旣明，文詔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梳，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篔篥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薛靈芸

拾遺記

王

嘉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贊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隣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旣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旣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鑲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

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尙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也。

徐佐卿

集異記卷一

薛用弱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澆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墀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

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口，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授臺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元宗避亂幸蜀，暇日命駕遊行，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敗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處，乃沙苑翻飛日集於斯與。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平等閣

卷一

隨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爐餒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專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勸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

令衆善，虛費積年，如或鍾前失，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鑄，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德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倘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鐘，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嵩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巖之內，而重閣成，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壽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與。

韋宥

卷一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怡，江波修永，舟船煩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清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因開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寘於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繁。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惟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赴食，隨置復綴。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矚搖動。妓乃驚告，衆來覲觀，而雙眸睒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

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掣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韋知微 卷二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斃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健。知微初不疑虛，卽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羅，智能可玩，敬以奉贖。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局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園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卷二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關園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

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纒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刺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纒，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惘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額祈請，卽輦千緡寘於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針寸許，乃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嚮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郭代公

酉陽雜俎卷十四

段成式

郭代公常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曠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成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元和士人

卷十四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

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鬢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孟不疑

卷十五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參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豬，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摔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某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蝨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兇，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戒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戴 簪 卷十五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簪，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簪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簪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鐵形，乃火上沃鹽，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簪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簪亦隨出。簪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簪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簪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 卷十五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却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掛於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賣 油 者 卷十五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桶，不避，尊者擗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

門，官人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蟆，如疊拔二筆鎔，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蟆即驢矣，筆鎔乃油桶也，菌即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嘔洩。

僧智通

酉陽雜俎續集卷一

臨瀨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每晏坐，必求寒林靜境，殆非人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應曰，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閉目張口，據爐而鼾。智通覩之，乃以香匙舉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閭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梢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無隙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猶熒熒，智通以焚之，其怪自絕。

周乙 卷一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常夜習業。忽見一小鬼，鬚髻頭，長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可惡，

戲燈弄硯，紛搏不止。學生素有胆，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爲，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餘粒。

崔汾仲兄 卷一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際疎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聞南垣土動，敝敝，崔生意其蚺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艷冶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龕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歎有二人，長纜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掉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搖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纒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說僮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醴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障，見亡兄以帛抹脣，如損狀，僕使其誑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忽忽就剪，誤傷下脣，然傍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

負此苦。

范璋 卷二

寶曆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聽厨中有拉物聲，范備省之。至明，見東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門，因轉堂上，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璋欲擊之，變成火，滿川，久而乃滅。

登封士人 卷二

登封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爲螢，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去士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衫碧裙，搖首擺尾，具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獲，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雞栖子，破視，有蟲首赤身青，殺之。

香玉 聊齋志異卷三

蒲松齡

勞山下清宮耐冬高二丈，大數十圍，牡丹高丈餘，花時，璀璨如錦。膠州黃生，築舍其中而讀焉。一

日，遂自牕中見女郎，素衣掩映花間，心疑觀中烏得有此，趨出，已遁去。由此屢見。遂隱身叢樹中，以俟其至。無何，女郎又偕一紅裳者來，遙望之，豔麗雙絕。行漸近，紅裳者卻退曰：「此處有人，生乃暴起，二女驚奔，袖裾飄拂，香風流溢，追過短牆，寂然已杳。愛慕殷切，因題樹上云，無限相思苦，念情對短牕，恐歸沙吒利，何處覓無雙。歸齋冥想，女郎忽入，驚喜承迎。女笑曰：君洵似強寇，使人恐怖，不知君竟騷士，無妨相親。生略叩生平，曰：妾小字香玉，隸籍平康巷，被道士閉置山中，實非所願。生問道士何名，當爲卿一滌此垢。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逼，借此與風流士長作幽會亦佳。問紅衣者誰，曰此名絳雪，亦妾義姊。遂相狎寢，既醒，曙色已紅，女急起曰：貪歡忘曉矣。着衣易履，且曰：妾酬君作，口占勿笑也，良夜更易盡，朝暾已上牕，願如梁上燕，棲處自成雙。生握腕曰：卿秀外慧中，使人愛而忘死，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別，卿乘間常來，勿待夜也。女諾之，由此夙夜必偕。每使邀絳雪來，輒不至，生以爲恨。女曰：絳雪性殊落落，不似妾情癡也，當從容勸駕，不必過急。一夕女慘然入曰：君隴不能守，尙望蜀耶，今長別矣。問何之，以袖拭淚曰：此有定數，難爲君言，昔日佳什，今成讖語矣。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可爲妾咏。詰之不言，但有嗚咽，竟夜不眠，早旦而去。生怪之，次日有卽墨藍氏入宮游囑，見白牡丹悅之，攜移逕去，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悵愧不已。過數日，聞藍氏移花至家，日就萎悴，恨極作哭花詩五十首，日日臨穴，涕洟其處。一日憑弔而返，遙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容而近就之，女亦不避。生因把袂，相向汎瀾，已而挽請入室，女亦從之。歎曰：童稚之姊妹，一朝斷絕，聞君哀傷，彌觸妾慟，淚墮九泉，或當感誠再作，然死者神氣已散，倉猝

何能與吾兩人共談笑也。生曰，小生薄命，妨害情人，當亦無福可消雙美，曩頗頰香玉道遂微忱，胡再不臨。女曰，妾以年少書生，什九薄倖，不知君固至情人也。然妾與君交以情不以淫，若晝夜狎暱，則妾所不能矣。言已告別，生曰，香玉長離，使人寢食俱廢，賴卿少留，慰此懷思，何決絕如是。女乃止，過宿而去。數日不復至，冷雨幽廳，苦懷香玉，輾轉牀頭，淚凝枕簟，攬衣而起，挑燈命筆，題前韻曰，山院黃昏雨，垂簾坐小牕，相思人不見，中夜淚雙雙。詩成自吟，忽牕外有人曰，作者不可無和，聽之絳雪也。啓門內之，女視詩卽續其後曰，蓮缺人何處，孤燈照晚牕，空山人一個，對影自成雙。生讀之淚下，因怨相見之疎，女曰，妾不能如香玉之熱，但可少慰君寂寞耳。生欲與狎，曰相見之歡，何必在此。於是至不聊時，女輒一至，至則宴飲酬唱，有時不寢遂去，生亦聽之，謂之曰，香玉吾愛妻，絳雪吾良友也，每欲相問卿是院中第幾株，早以見示，僕將把植家中，免似香玉被惡人奪去，貽恨百年。女曰，故土難移，昔君亦無益也，妾尙不能終從，況友乎。生不聽，捉臂而出，每至牡丹下，輒問此爲卿否，女不言，掩口笑之。適生以殘臘歸過歲，二月間忽夢絳雪至，愀然曰，妾有大難，君急往，尙得相見，遲無及矣。醒而異之，急命僕馬，星馳至山，則道士將建屋，有一耐冬礙其營造，工師方縱斤矣，生知所夢卽此，急止之。入夜，絳雪來謝，生笑曰，向不實告，宜遭此厄，今而後知卿矣，卿如不至，當以艾炷相灸。女曰，妾固知君如此，曩故不敢相告。坐移時，生曰，今對良友，益思豔妻，久不哭香玉，卿能從我哭乎。二人乃往臨穴灑涕，至一更向盡，絳雪投淚勸止乃還。又數夕，生方獨居悽惻，絳雪笑入曰，喜信報君知，花神感君至情，俾香玉復降宮中。生喜問何時，答曰不知，要不遠耳。天明下榻，

生曰，僕爲卿來，勿長使人孤寂，女笑諾。兩夜不至，生往抱樹，搖動撫摩，頻喚絳雪，久之無聲乃返，對燭圍艾，將以灼樹，女遽入，奪艾棄之曰，君惡作劇，使人創痛，當與君絕矣。生笑擁之，坐方定，香玉盈盈而入，生望見，泣下流離，急起把握香玉，以一手捉絳雪，相對悲哽。已而坐道離苦，生覺把之而虛，如手自握，驚其不類，疑昔。香玉泣然曰，昔妾花之神故凝，今妾花之鬼故散也，今雖相聚，君勿以爲真，但作夢寐視可耳。絳雪曰，妹來大好，妾被汝家男子糾纏死矣，遂辭而去。香玉歎愛如生平，但僕傍之間，髣髴以身就影，生邑邑不歡，香玉亦俯仰自恨。曰君以白蕪屑少雜硫黃，日酌妾一杯水，明年此日報君恩，亦別而去。明日往觀故處，則牡丹萌生矣。生從其言，日加培植，又作雕闌以護之。香玉來，感激甚至。生謀移植其家，女不可曰，妾弱質不堪復戕，且物生各有定處，妾來原不擬生君家，遠之反促年壽，但相愛憐好，合自有日耳。生恨絳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強之使來，妾能致之。乃與生挑燈出，至樹下，取草一莖，布裳作度，以度樹本，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處，使生以兩爪齊搔之。俄絳雪自背後出，罵曰，婢子來，益助桀爲虐耶，牽挽並入。香玉曰，姊勿怪，暫煩陪侍郎君，一年後不相擾矣。自此遂以爲常。生視花芽日益肥盛，春盡盈二尺許，歸後亦以金遺道士，使朝夕培養之。次年四月至宮，則花一朶含苞未放，方流連所，花搖搖欲折，少時已開，花大如盤，儼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轉瞬間飄然已下，則香玉也。笑曰，妾忍風雨以待君，君來何遲也。遂入室，絳雪已至，笑曰，日日代人作婦，今幸退而爲友。遂相談謔麇和，至中夜，絳雪乃去。兩人同寢，款洽一如當年。後生妻卒，遂入山不復歸。是時牡丹已大如臂，生每指之曰，我他日寄魂於此，當生卿之左，兩女笑曰，

君勿忘之。後十年餘忽病，其子至，對之而哀，笑曰：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爲。謂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五葉者卽我也。遂不復言，子輒據而歸，至家尋卒。次年果有肥芽突出，葉如其數，道士以爲異，益灌溉之，三年，高數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不知愛惜，因其不花，斫去之，白牡丹亦憔悴，尋死，無何，耐冬亦死。

葛巾 卷四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因假縉紳之園居焉。而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目注句萌以望其拆，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斧將匱，尋典春衣，流連忘返。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疑是貴家宅眷，亦遂過返。暮而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豔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反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遇，女郎方坐石上，相顧失驚。嫗以身障女，叱曰：狂生何爲。生長隱曰：娘子必是神仙。嫗咄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繫送令尹。生大懼。女郎微笑曰去之，過山而去。生返，不能徒步，意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詭辱之來，偃臥空齋，自悔孟浪，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懼交集，終夜而病。日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而同憶聲容，轉懼爲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乘燭夜分，僕已熟眠，嫗入，持甌而進曰：吾家葛巾娘子，手合鳩湯，其速飲。生聞而駭，既而曰：僕

與娘子，夙無怨嫌，何至賜死，既爲娘子手調，與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藥而死，遂引而進之。嫗笑，持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鬲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窗，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爲仙。無可資緣，但於無人時，髣髴其立處坐處，虔拜而默禱之。一日行去，忽於深樹內，覩面遇女郎，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與之，忽聞異香竟體，卽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軀膩，使人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躡身石後，南指曰，夜以花梯度牆，四面紅窗者，卽妾居也，蔥蔥遂去。生震然，魂魄飛散，莫能知其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見紅窗，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姑踰垣歸。少間再過，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著，老嫗亦在坐，一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復，三漏已催，生伏梯上，聞嫗出云，梯也，誰置此，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悒悒而返。次夕復往，梯先設矣，幸寂無人，入則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謂福薄，恐於天人無分，亦有今夕耶。遂狎抱之，纖腰盈掬，吹氣如蘭，捧拒曰，何遽爾。生曰，好事多磨，遲爲鬼妒。言未及，已遙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姑伏牀下，生從之。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尙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爲長夜之歡。女郎辭以困惰，玉版固請之，女郎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戀，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強拉之出門而去。生膝行而出，恨絕，遂搜枕簾，冀一得其遺物，而室內並無香奩，祇牀頭有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襟袖，體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牀之恐，遂有懷刑之懼，竊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冀其尋。隔夕，女郎果至，笑曰，妾尙以君爲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

曰，良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熏，無氣不馥，因曰，僕固意卿爲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盼，緣在三生，但恐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之情女，偶爲情動耳，此事要宜慎密，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風，則禍離更慘於好別矣。生然之，而終疑爲仙，固詰姓氏。女曰，旣以爲仙，仙人何必姓名傳。問嫗何人，曰，此桑姥姥，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同，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踰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問玉版爲誰，曰，妾叔妹也，付鉤乃去。去後，衾枕皆染異香，由此兩三夜輒一至，生惑之，不復思歸。而囊囊旣空，欲貨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鴻糞質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私蓄，聊可助裝。生辭曰，感卿情好，撫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爲人矣。女固強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拔頭上簪，刺土數十下，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甕口已見，女探之，出白鏹近五十兩許，生把臂止之，不聽，又出十餘錠，生強反其半，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爲卿故，如寡婦之失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於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迎之，比至，則女郎車，適已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非邏察所及，卽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弟大器，年十七，女顧之曰，是有慧根，前程尤勝於君。完昏有期，妻忽天殞，

女曰，妾妹玉版，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嘉耦。生聞之而笑，戲請作伐。女曰，必欲致之，卽亦非難。喜問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兩馬駕輕車，費一爐之往返耳。生懼前情俱發，不敢從其謀。女固言不害，卽命車，遣柔媪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媪下車，使御者止而俟於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暮卽宿車中，五更復行。女郎許其時日，使大器盛飯而逆之五十里許，乃相遇，御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以富。一日有大盜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生俯問有讎否，答言無讎，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爲縱火計以脅之。先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而下，階末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衆一齊仰拜，喑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返身佇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圖之，尙未晚也。諸寇相顧，默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迹，闕然始散。後二年，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又且大姓失二女，何得一置不問，未敢窮詰，而心竊怪之。遂託故復詣曹，入境諮訪，世族無魏姓，於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主人笑，卽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等，問所由名，則以此花爲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葛巾紫也，心益駭，遂疑女爲花妖。旣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蹙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

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願，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牡丹二株，一夜經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朵大如盤，較尋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落下無雙焉。

黃英

卷四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爲北方所無，馬欣動，卽刻治裝，從客至金陵。客多方爲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從油碧車，丰姿灑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植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於河朔耳。馬欣然曰，僕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咨稟，車中人推籬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願弟言，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爲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食飲，而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姊，不時以升斗餽郵之。陶姊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呂所，與共綴續。陶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爲常，爲今計，賣菊亦足謀生。馬素介，聞陶言，甚鄙之。曰，僕以君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爲市井，有辱

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爲貧，販花爲業不爲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棄殘枝劣種，陶悉撥拾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開，聞其門聲喧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睹。心厭其貧，欲與絕，而又恨其私祕佳本，遂款其扉，將就諒讓。陶出，握手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鬪去者，則折別枝插補之，其舊蓄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細認之，皆向所拔棄也。陶入屋，出酒饌，設席畦側，曰：僕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賞，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諾而去，俄獻佳肴，烹飪良精。因問貴姊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歡始散。過宿又詣之，新插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非可以言傳，且君不以謀生，焉用此。又數日，門庭略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於都中設花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問之去年買花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於陶。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厦屋，興作從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爲廊舍。更買田一區，築墉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卒，意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候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僕種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忽有客自東粵來，寄陶函信，發之，則囑姊歸馬，考其寄書之日，卽妻死之日，同憶園中之飲，適四十三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請問致聘何所，英辭不受采，又以故陋，欲使就南第居，若贅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壁間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僕。馬恥以妻富，恆囑黃英作南北籍，以

防淆亂，而家所須，黃英輒取論南第，不半歲，家中觸類皆陶家物，馬遣人一一齎還之，戒勿復取。未浹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毋乃勞乎，馬慙，不復稽，一切聽諸黃英。鳩工庀料，土木大作，馬不能禁。經數月，樓舍連亘，兩第竟合爲一，不分疆界矣。然違馬教，閉門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馬不自安，曰，僕三十年清德，爲卿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裾帶而食，真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賤骨，百世不能發迹，故聊爲我家彭澤解嘲耳。然貧者願富爲難，富者求貧固亦甚易，牀頭金任君揮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黃英曰，君不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乃於園中築茅茨，擇美婢往侍馬，馬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輒至，以爲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遂復舍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過花肆，見肆中盆列甚煩，款叢佳勝，心動，疑類陶製，少問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闊，遂止宿。馬要之歸，陶曰，金陵吾故土，將昏於是，積有薄貲，煩寄吾姊，我歲杪當暫去。馬不聽，請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無須復買。坐肆中，使僕代論價，廉其直，數日盡售，逼促囊裝，質舟遂北。入門則姊已除舍，牀榻襦褲皆設，若預知弟也歸者。陶自歸，解裝課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客。爲之擇昏，辭不願，姊遣兩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一女。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沈醉。有友人曾生，量亦無對，適過馬，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歡，恨相得晚，自辰以訖四漏，計各盡百壺，爛醉如泥，沈睡坐間。陶起歸寢，出門踐

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卽地化爲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於拳。馬駭絕，告黃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旣明而往，則陶臥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愛敬之。而陶自露迹，飲益放，恆自折東招會，因與莫逆。值花朝，會來造訪，以兩僕昇藥浸白酒一罈，約與共盡。饌將竭，二人猶未甚醉，馬潛以瓶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會醉已憊，諸僕負之以去。陶臥地又化爲菊，馬見慣不驚，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懼，始告黃英，聞駭曰，殺吾弟矣。望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搗其梗埋盆中，攜入閨中，日灌溉之。馬悔恨欲絕，甚惡會，越數日聞會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旣開，短幹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後女長成，嫁於世家，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閱微草堂筆記

紀 昀

曹司農竹虛言其族兄自歛往揚州，途經友人家，時盛夏，延坐書屋，甚軒爽，暮欲下榻其中，友人曰是有魅，夜不可居，曹強居之。夜半有物自門隙蠶蠕入，薄如夾紙，入室後，漸開展，作人形，乃女子也。曹殊不畏，忽披髮吐舌，作禬鬼狀，曹笑曰，猶是髮，但稍亂，猶是舌，但稍長，亦何足畏。忽自摘其首置案上，曹又笑曰，有首尚不足畏，況無首耶。鬼技窮，倏然滅。及歸途再宿，夜半門隙又蠶蠕，甫露其首，輒睡曰，又此敗興物耶，竟不入。此與嵇中散事相類。夫虎不食醉人，不知畏也。大抵畏則

心亂，心亂則神渙，神渙則鬼得乘之，不畏則心定，心定則神全，神全則疔戾之氣不能干。故記中散是事者，稱神志湛然，鬼慙而去。（卷一灤陽消暑錄一）

余家假山上有小樓，狐居之，五十餘年矣，人不上，狐亦不下，但時見窺扉無風自啓閉耳。樓之北曰綠意軒，老樹陰森，是夏日納涼處。戊辰七月，忽夜中聞琴聲棋聲，奴子奔告姚安公，公知狐所爲，了不介意，但顧奴子曰，固勝於汝輩飲博。次日告陶曰，海峯無心，則白鷗可狎，相安已久，惟宜以不聞不見處之。至今亦絕無他異。（卷三灤陽消暑錄三）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青縣一民家，歲除日有賣蓮草花者，叩門呼曰，竝立久矣，何花錢尙不送出耶。詰問家中寔無人買花，而賣花者堅執一垂髻女子持入，正紛擾間，聞一媪急呼曰，真大怪事，廁中敝帚柄上竟插花數朵也。取驗，果適所持入，乃銜而焚之，呦呦有聲，血出如縷。此魅旣解化形，卽應潛養靈氣，何乃作此變異，使人知而殲除，豈非自取其敗耶。天下未有所成，先自炫耀，甫有所得，不自韜晦者，類此帚也夫。（卷七如是我聞一）

任子田言其鄉有人夜行，月下見墓道松柏間，有兩人並坐，一男子年約十六七，韶秀可念，一婦人白髮垂項，佝僂攜杖，似七八十以上人，倚肩笑語，意若甚相悅。竊訝何物淫媼，乃與少年兒狎暱，行稍近，冉冉而滅。次日詢是誰家家，始知某早年夭折，其婦孀守五十餘年，歿而合葬於是也。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情之至也。禮曰，般人之祔也離之，周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聖人通幽明之禮，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烏知禮意哉。（卷十如是我聞四）

李玉典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巖洞，聊投憩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邀甚切，度無他害，姑前拜謁，寒溫勞苦如平生，略問家事，共相悲慨，因問公佳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過失，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爲官第循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見一巨碑，螭額篆文是我官階姓字，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響者，又都過實，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評，鬼物聚觀，更多嫻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祭親，墓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諛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証，自問已慚，況公論具存，誣亦何益，祭親當在顯揚，何必以虛詞招謗乎，不謂後起勝流，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歸。余謂此玉典寓言也，其婦翁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不存。（卷十三槐西雜誌三）

王方湖言蒙陰劉生，嘗宿其中表家，偶言家有怪物，出沒不恆，亦不知其潛何所，但聞中遇之，輒觸人倒，覺其身堅如鐵石。劉故喜獵，恆以鳥銃隨，曰：若然當携此自防也。書齋凡三楹，就其東室寢，方對燈獨坐，見西室一物向門立，五官四體一一似人，而目去肩約二寸，口去鼻僅分許，部位乃無一似人。劉生舉銃擬之，卽却避，俄手掩一扉，出半面外窺，作欲出不出狀，繞一舉銃，則又藏，似懼出而人襲其後者。劉生亦懼怪襲其後，不敢先出也。如是數回，忽露全面，向劉生搖首吐舌，急發銃一擊，則鉛丸中扉上，怪已衝烟去矣。蓋誘人發銃，使一發不中，不及再發，卽乘機遁也。兩敵相持，先動者敗，此之謂乎。使忍而不發，遲至天曉，此怪既不能透壁穿窗，勢必由戶出，則必中銃，不出則必現形矣。

然自此知其畏銃，後伏銃窗櫺，伺出擊之，琤然仆地，如簷瓦墮裂聲，視之乃破甕一片，兒童近沿無勸處，戲畫作人面，筆墨拙澁，隨意塗抹，其狀一如劉生所見云。（同前卷）

凡物太肖人形者，歲久多能幻化。先祖母言舅祖蝶莊張公，家有空屋數間貯雜物，媼婢或夜見院中有女子，容色姣好，而頰下修髯如戟，兩頰亦磔如蠅毛，携四五小兒游戲，小兒或跛或盲，或頭面破損，或無耳鼻，人至則倏隱，莫知何妖，然不爲人害，亦不外出。或曰目眩，或曰妄語，均不甚留意。後檢點此屋，見破裂虎邱泥孩一牀，狀如所見，其女子之鬚，則兒童嬉戲，以墨筆所畫云。（卷十四槐西雜誌四）

馮御史靜山家，一僕忽然狂自縊，口作謔語云，我雖落拓以死，究是衣冠，何物小人，傲不避路，今懲爾使知。靜山自往視之曰，君白晝現形耶，幽明異路，恐於理不宜，君隱形耶，則君能見此輩，此輩不能見君，又何從而相避。其僕俄如昏睡，稍頃而醒，則已復常矣。門人桐城耿守愚，狷介自好，而喜與人爭禮數，余嘗與論此事曰，儒者每盛氣凌轡，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所自爲，苟道德無愧于聖賢，雖王侯權勢不能榮，雖胥靡版築不能辱，可貴者在我，則在外者不足計耳，如必以在外爲重輕，是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即辱，與臺僕妾皆可操我之榮辱，毋乃自視太輕歟。守愚曰，公生長富貴，故持論如斯，寒士不貧賤驕人，則崖岸不立，益爲人所賤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駁之，其爲客氣不待辨，卽就其說而論，亦謂道德本重，不以貧賤而自屈，非毫無道德，但貧賤卽可驕人也，信如君言，則乞丐較君爲更貧，奴隸較君爲更賤，羣起而驕君，君亦謂之能立品乎，先師陳白崖

先生嘗手題一聯於書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論，七字可以千古矣。（卷十五姑妄聽之一）

第

三

組

——記游一類文屬之

封禪儀記	應勳	(八五)
黃陵廟記	諸葛亮	(八八)
河水	鄧道元	(八八)
渭水		(八九)
濟水		(八九)
江水		(九〇)
夷水		(九一)
沅水		(九二)
資水		(九二)
湘水		(九三)
漸江水	楊銜之	(九三)
永寧寺		(九四)
璠光寺		(九六)
景林寺		(九七)
景明寺		(九七)
高陽王寺		(九九)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一〇〇)

袁家渴記		(一〇一)
入蜀記	陸游	(一〇一)
吳船錄	范成大	(一〇六)
南歸日錄	蕭士瑋	(一〇六)
西湖記述十四則	袁宏道	(一二三)
定國公園	劉侗	(二八)
英國公新園		(二九)
三邊庵		(二九)
泡子河		(三〇)
白石莊		(三一)
西堤		(三一)
雀兒庵		(三一)
游西山諸名勝記	王思任	(三三)
游滿井記		(三八)
岱志	張岱	(三九)
湖心亭看雪		(四五)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王士禛	(四六)
登燕子磯記		(四七)

封禪儀記

全後漢文卷二十九

應劭

建武三十二年，車駕東巡狩。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環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一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襄城侯東方諸侯維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尺，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省篋，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端如杆升，或以爲小白石，或以爲冰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脊，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

俯視繇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窾窳如從穴中視天窗矣。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掉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蹀躞據頓地，不避濕闇，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階，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上壇，見酢黎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詔問其故，主者曰，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拜，置黎棗錢子道以求福，卽此也。上曰，封禪大禮，千載一會，衣冠士大夫何故爾也。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東南山頂，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尺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子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址。山南有廟，悉種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始皇封太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復其下，封爲五大夫。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入定矣。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竝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

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岱嶽之瑞以日爲應也。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子泰山，農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烟正北鄉，禮畢，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蓋三百，爲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止，須臾復上，日中到山，須臾，群臣畢就位，國家臺上北面，虎黃陸戟臺下，尙書令奉玉牒檢南面跪，太常曰請封，皇帝親封畢，退復位，驍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卽武帝封處，累其石，尙書令藏玉牒書，復封石檢，以金爲繩，以石爲泥，南方北方各二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青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大，行禮畢，太常曰請拜，皇帝再拜，群臣皆稱萬歲，音動山谷。有白氣一丈，東南正直壇所，有青氣上與天屬，遙望不見山嶺，山嶺人在氣中不知也。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追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距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讓石見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明日早太醫令復違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是溫和，功效如彼，天應如此。明日群臣上壽，國家不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二十四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二十五日，禪祭地于梁陰，陽者祭天，陰者祭地，始元舊禮，以高帝配天，高后配地。

黃陵廟記

全三國文卷五十九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歷黃牛，因睹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于江中，崔嵬嶮岨，列作三峰，平治涿水，順邈其道，非神扶助子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孰視于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立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河水

水經注卷四

酈道元

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略無生草，蓋常不定，衆風之門故也。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隄，兼孟門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激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視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悻魄。其水尙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

聳怒，鼓若山騰，濬波頽疊，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渭水 卷十七

沂水又東，會一水，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三峰霞舉，崢嶸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地理志曰，吳山在縣西，古文以爲沂山也，國語所謂虞矣。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濶濟震盪，發源成川，北流注于沂。自水會上下，咸謂之爲龍魚川。

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卽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之謂之丸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隔有一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卽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踞餌，兩鄰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

濟水 卷八

濟水又東北，溧水入焉。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溧是也。俗謂之爲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

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未詳也。其水北爲大明湖，西卽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鳴，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

江水

卷三十四

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筲，或方似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頽巖所餘，比之諸嶺，尙爲竦桀。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借嶺衡疑，其翼附羣山，並灑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沂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巖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

牛黃，成就分明，既入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以江湍紆迴，雖途遙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

江水又東，逕西陵峽，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壘嶠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

夷水

卷三十七

夷水又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滑之比，亦謂之假山北溪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遊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湍飛清，傍多茂木空岫，靜夜聽之，恒有清響，百鳴翔禽，哀鳴相和，巡瀕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沅水

卷三十七

臨沅縣與沅南縣分水，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險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之夷望也。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沅水又東，得關下山，東帶關溪，瀉注沅澗。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爲明月池，白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簾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櫂嬉游，徘徊愛玩。沅水又東，歷三石澗，鼎足均峙，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山，頽若臨水，懸蘿釣渚，漁詠幽谷，浮響若鐘。此節依明刊本。與戴本稍異。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極託者不能自絕于其側。

資水

卷三十八

大溪逕建興縣南，又逕都梁縣南，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敬侯遂之邑也。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渚水，既清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蘭爲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

湘水 卷三十八

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右合黃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擣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

湘水左會清水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之左，逕鹿角山東，右逕謹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萬石浦，咸湘浦也。側湘浦北，有萬石戍。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徽湖，世謂之麋湖也。右屬徽水，卽經所謂徽水經下雋者也。西流注于江，謂之麋湖口。湘水又北，逕金浦戍北帶，金浦水湖差也。湘水左則澧水注之，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者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矣。

漸江水 卷四十

浦陽江自嶗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榜連山，平陵修通，澄湖遠鏡。于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爲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舟子，汎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趨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臺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平林，煙香在下，水陸靈晏，足爲避地之鄉矣。

永寧寺

洛陽伽藍記卷一

楊銜之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閭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隣御史臺。閭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卽四朝時藏冰處也。中有九層浮屠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鐸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角，面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布，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

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瓊綺疏，難得而言。栝柏松椿，扶疎拂檐，藥竹香草，布護階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圍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瓊，輝赫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面兩門亦皆如之。所可異者，惟樓三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詔中書舍人常景，爲寺碑文。景字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尙書郎祖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璠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塗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秘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榮焉。景入參近侍，出爲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惟有經史盈車滿架，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暉伯作序行於世。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學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銜之常與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藍

齋，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遍閩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風，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鑄新瓶。（下略）

瑤光寺 卷一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閩闔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園中有凌雲臺，卽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旣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寧。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疎連亘，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鵬腳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入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余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入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髻。瑤光寺北有承明門，

有金墉城，卽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雖久遠，形製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爲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逼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林寺 卷三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譚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栊迎風，實爲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階，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殫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放，學極六經，說通百氏，普泰初，起家爲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爲事，注周易行於世也。

景明寺 卷三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爲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爽瑋獨美。山懸堂光觀，盛一千餘間，

複殿重房，交疏對霽，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松竹蘭芷，垂列階墀，含風闐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激電，傍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倅於永寧，金盤寶鏤，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菴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蘩蕪，或青鳧白雁，沉浮於綠水，磴磴春鏡，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爲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尙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閭闔宮前受皇帝散花，於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烟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驪，所在駢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叢，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潤，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躡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其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聽東吳之句，籍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解褐爲世宗挽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後遷國子祭酒，諷訓上庠，子才剖情賞勸，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競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恪請懇至，辭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專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後詔，自相與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敕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

安之。後徵爲中書令。時戒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自子才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讀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鄰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高陽王寺 卷三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雍爲兪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光中，雍爲丞相，給輿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宅第，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簷峻宇，轆轤迴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鑼吹響發，箛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伴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爲尙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嗔，惡衣蠶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間其故，元佑曰，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爲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箏篴，能爲明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源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箏篴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脩容，二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脩容亦能爲綠水歌，豔姿善么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

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風之曲焉。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潁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學，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何爲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言也，舉學皆笑焉。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柳州集卷二十九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懷神寒骨，悄悄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卷二十九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嶺合，下與百家澗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則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柝石楠樅櫟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衝澗旋灑，退貯巖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入蜀記 選錄

陸游

九月一日，始入池，實江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洞，甚華潔，自是遂無復居人，兩岸皆葭葦彌望，謂之百里荒，又無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財行四十五里，泊叢葦中，平時行舟多於此遇盜，通

濟巡檢持兵來警邏，不寐達旦。

二日，東岸葦稍薄缺，時見大江渺瀰，蓋巴陵路也。晡時，次下郡，始有二十餘家，皆業漁釣，蘆蓆茅屋，宛有幽致，魚尤不論錢。自此始復有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白白，有莊居數家，門外皆古柳侵雲。

三日，自入沌食無菜，是日始得菘及蘆服，然不肯斷根，皆刈葉而已，過八壘淤口，皆有民居，晚泊歸子保，亦有十餘家，多桑柘榆柳。

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澤深阻，虎狼出沒，未明而行，則挽卒多爲所害，是日早，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公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問因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法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過網步，有二十餘家，在夕陽高柳中，短籬陋罾，小艇往來，正如畫圖所見，沌中之最佳處也。泊畢家池，地勢爽塏；居民頗衆，有一二家雖茅荻結廬，而窗戶整潔，藩籬堅壯，舍傍有果園甚盛，蓋亦一聚之雄也。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遊廣福永固寺，闕然無一人，東偏白雲軒前，橙方結實，雖小而極香，相與烹茶破橙，抵莫乃還舟中。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六日，過東塲，並水皆茂竹高林，隄淨如掃，雞犬閒暇，鳧鴨浮沒，人往來林樾間，亦有臨渡喚船者，使人悅然如造異境。舟人云，皆村家園廬也。泊雞鳴。

九日，早謁后土祠，道旁民屋，苫茅皆厚尺餘，整潔無一枝亂。挂帆拋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磯，江濱大山也。自離鄂州，至是始見山，買羊釐酒，蓋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諸舟買之，俄頃而盡，求菊花於江上人家，得數枝，芬馥可愛，爲之頽然徑醉，夜雨極寒，始覆袈衾。

十日，阻風雨，遣小舟橫絕江面，至對岸買肉食，得大魚之半，又得一烏牡雞，不忍殺，畜於舟中，俄有村翁持芡萌一束來餉，不肯受直。遣人先之饜。晚晴，開船窗觀月。

十一日，舟行，望西南一角，水與天接，舟人云是爲潛軍港，古嘗潛軍伺敵於此，遙見港中有兩點正黑，疑其遠檣，則下不屬地，久之漸近可辨，蓋二千五百斛大舟也。又有水禽雙浮江中，色白，類鵝而大，楚人謂之天鵝，飛鶩絕高，有戈得者，味甚美，或曰卽鶴也。泊三江口，水淺，舟行甚艱，自此遂不復有山，太白詩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蓋荆渚所作也。

十月一日，過瓜州塢倉頭百里洲，泊沱漚，皆聚落，竹樹鬱然，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羣童見船過，皆挾書出觀，亦有誦書不輟者。沱，江別名，詩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漚則爾雅所謂春夏秋水，冬無水曰漚也。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峯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卽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三游洞，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獮

山腹，僂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紱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實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僂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徽，同道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九日，復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碕，水晶所藏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頰絕類，而背脊飽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巖墮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磴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雲，名天柱峯，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滯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頰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墨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童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

贊，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叢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礮斃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剖羊醢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二日，早過東瀼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傍又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略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興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街，水味美，錄於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門小纔袤丈，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殿中，有石成幢蓋，旛旗芝草竹笋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屢竄，無能及者。有照堂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叙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入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戶，自令靡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

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下臨江山，是日重陰微雪，天氣颯飄，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天下幽奇絕境，羣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爲慈溪，奔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解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爲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關令動輒二三年，無有補者何哉。

二十六日，發大谿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灑瀨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關，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所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卽東屯，少陵故居也。

吳船錄 選錄

范成大

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歲五月二十九日戊辰離成都，是日泊舟小東郭合江亭下。合江者，岷江別派，自永

康離堆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於此以下新津。綠野平林，照水清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樓，前後植梅甚多，故事臘月賞梅於此。管界巡檢營在房傍，每花開及三分，巡檢司具申，一兩日開燕，監司預焉。蜀人入吳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此，後因以名橋。杜子美詩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爲吳人設。余在那時，每出東郭過此橋，輒爲之慨然。東下五里曰板橋灘，自蜀都下峽灘之始也。

六月己巳朔發，拏累舟下眉州，彭山縣泊。單騎轉城，過東北兩門，又轉而西，自侍郎堤西行秦岷山道中，流渠湯湯，聲震四野，新秧勃然鬱茂。前兩旬大旱，種幾不入土。臨行連日得雨，道見田翁欣然曰，今年又熟矣。五里至郫縣，觀者塞塗，皆嚴裝盛飾，希幕相望，蓋自來無制帥行此路者。自是而西，州縣皆然。郫邑屋極盛，家家有流水脩竹，而楊氏之居爲最。縣圃大竹萬個，流水貫之，濃翠欲滴。未至縣二十里有犀浦鎮，故犀浦縣，今廢屬郫，猶爲壯鎮。杜子美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滋滋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蜀無梅雨，子美梅熟時經行偶值雨耳，恐後人便指爲梅雨，故辯之。唐元宗幸蜀，嘗以成都爲南京云。郫筒，截大竹長二尺，以下留一節爲底，刻其外爲花紋，上有蓋，以鐵爲提梁，或朱或黑，或不漆，大率挈酒竹筒耳。華陽風俗記所載，乃刳竹傾釀，閉以藕絲蕉葉，信宿馨香達於外，然後斷取以獻，謂之郫筒酒。觀此則是蔬竹林中爲之，今無此酒法矣。

癸酉，自丈人觀西登山，五里至上清宮，在最高峯之頂，以板閣插石作堂殿，下視丈人峯，直塔墻耳，悉山數百峯，悉在欄檻下，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一軒正對大面山。一上六十里，有夷坦曰芙蓉

平，道人於彼種芎，非留旬日不可登，且涉入夷界，雖羽衣輩亦罕到。雪山三峯，爛銀琢玉，闌出大面後，雪山在西域，去此不知幾千里，而了然見之，則其峻極可知。上清之遊，眞天下偉觀哉。夜有燈出四山以千百數，謂之聖燈。聖燈所至，多有說者，不能堅決，或云古人所藏丹藥之光，或謂草木之靈者有光，或又以謂龍神山鬼所作。其深信者，則以爲仙聖之所設化也。

己卯，大雨，不可登脩覺。脩覺者，新津縣對江一小山，上有絕勝亭，一望平野，可盡西川。杜子美所謂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是日霧雨昏昏，非遠望所宜，故不復登。辰初以小舟下彭山，已未已到，與孛累船會，卽解維，午後至眉州，城外江卽坡瓌江也；冬時水色如此，方夏潦怒濤漲，皆黃流耳。江上小山名墓頤，川原平遠，似江浙閒。城中荷花特盛，處處有池塘，他郡種荷者，皆買種於眉。徧城悉是石街，最爲雅潔，前守王陽英昭祖所作也。景疎樓在子城上，甚草草，聞舊樓在其角，尤不如今，其前多草木蔽虧，無所見。

丙戌，泊嘉州，遊萬景樓，在州城傍東丘之上。漢嘉登臨山水之勝，旣豪西州，而萬景所見，又甲於一郡。其前大江之所經，健爲，戎瀘，遠山縹緲明滅，煙雲無際，右列三峩，左橫九頂，殘山剩水，閒見錯出，萬景之名，眞不濫吹，余詩蓋題爲西南第一樓也。九頂之傍，有烏尤一峰，小江水繞之，如巧畫之圖。樓前百餘步，有古安樂園，山谷常遊之，名軒曰涪翁，壁間題寄猶存，云見水繞烏尤，惟此亭耳。是時未有萬景，故山谷以安樂園爲勝，今不足道矣。下山入小巷，至廣福院，中有水洞，靜聽洞中時有金玉聲，琅然清越，不知水滴何許作此聲也。舊名東丁水寺，亦因名東丁院，山谷更名方

響洞，題詩云，古人名此東丁水，自古丁東直到今，我爲更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泊嘉州，遣近送人馬歸者十九，留家嘉州岸下，單騎入峩眉，有三山爲一列，曰大峩，中峩，小峩。中峩小峩昔傳有遊者，今不復有路，惟大峩一山，其高摩霄，爲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自郡城出門，濟燕渡，水洶湧甚險，此卽雅州江，其源自蘄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來。過渡，宿蘇稽鎮。

壬辰，早發蘇稽，午過符文鎮。兩鎮市井繁盛，類壯縣，符文出布，村婦聚觀於道，皆行而績麻，無索手者。民皆束艾蓋於門，燃之發煙，意者薰蔽穢氣以爲候迎之禮。午後，至峩眉縣宿。

癸巳，發峩眉縣，出西門，登山，過慈福普安二院，白水莊，蜀村店，十二里龍神堂。自是峩谷香淙，林樾雄深，小憩華嚴院。過青竹橋，峩眉新觀路口，梅樹埡，兩龍堂，至中峩院，院有普賢閣，回環十七峩繞之，一作十峩背倚白崖峩，右傍最高而峻挺者，曰呼應峩，下有茂真尊者菴，人迹罕至。孫思邈隱於峩眉，茂真在時，常與孫相呼相應於此云。出院，過樟木牛心二嶺及牛心院路口，至雙溪橋，亂山如屏簇，有兩山相對，各有一溪出焉，竝流至橋下。石壑深數十丈，窈然沈碧，飛湍噴雪，奔出橋外，則入岑蔚中，可數十步，兩溪合爲一，以投大壑，淵潭凝澗，一作漣散爲溪灘，灘中悉是五色及白質青章石子，水色翹塵，與石色相得，如鋪翠錦，非摹寫可具，朝日照之，則有光彩發溪上，倒射巖壑，相傳以爲大士小現也。牛心寺，三藏師繼業自西域歸過此，將開山，兩石鬪溪上，攬得其一，上有一目，端正透底，以爲寶瑞，至今藏寺中，此水遂名寶現溪。自是登危磴，過菩薩閣，當道有榜，

曰天下大義山，遂至白水普賢寺。自縣至此，步步皆峻阪，四十餘里，然始是登峯頂之山脚耳。

乙未，大霧，遂登上峯。自此至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大略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又無復踐磴，斫木作長梯，釘巖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此比者。余以健卒挾山轎強登，以山丁三十夫曳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用山中梯轎。出白水寺側門，便登點心山，言峻甚，足膝點於心胸云。過茅亭舊，石子雷，大小深坑，駱駝嶺，簾店，凡言店者，當道板屋一間，將有登山客，則寺僧先遣人煮湯於店，以俟蒸炊。又過峯門羅漢店，大小扶掖，錯喜歡，木皮里，胡孫梯，雷洞平。凡言平者，差可以託足之處也。雷洞者，路在深崖萬仞，磴道缺處，則下瞰沈黑若洞然。相傳下有澗水，神龍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旱則禱於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蟲及婦人弊履之類以振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巖上所謂兜羅綿雲，亦多出於此洞。過新店，八十四盤，娑羅平。娑羅者，其木葉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春夏開開，惟此山有之，初登山半即見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義山上，凡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昔固傳聞，今親驗之。余來以季夏，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爛斑之跡。草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大數倍，有如蓼而淺青，聞春時異花尤多，但是時山寒，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高多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鬚懸挂木上，垂至地，長數丈，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亦不能高，重重偃蹇如浮圖，至山頂尤多。又斷無鳥雀，蓋山高，飛不能上。自娑羅平過思佛亭，軟草平，洗脚溪，遂極峯頂光相寺，亦板屋數十間，無人居，中間有普賢小殿。以卯初登山，至此已申後，初衣暑裕，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

則驟寒，比及山頂，亟挾纊兩重，又加犛犛駝茸之裘，盡衣筒中所藏，繫軍巾，蹠氈鞞，猶凜凜不自持，則熾炭擁爐危坐。山頂有泉，糞米不成飯，但碎如砂粒，萬古冰雪之汁不能熟物，余前知之，自山下携水一缶來，財自足也。移頃冒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巖炷香，小殿上木皮蓋之，王瞻叔參政嘗易以瓦，爲雪霜所薄，一年輒碎，後復以木皮易之，翻可支二三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已申後，不若歸舍，明日復來。遂巡，忽雲出巖下傍谷中，卽雷洞山也。雲行勃如隊仗，旣當巖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一盃茶頃光沒，而其傍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沒，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日暮雲物皆散，四山寂然。乙夜，燈出巖下徧滿，彌望以千百計。夜寒甚，不可久立。

丙申，復登巖眺望，巖後岷山萬重，少北則瓦屋山，在雅州，少南則大瓦屋，近南詔，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此。諸山之後，卽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綿延入天竺諸蕃，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瑰奇勝絕之觀，真冠平生矣。復詣巖殿致禱，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氣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有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青黃紅綠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旣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

橫互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蒨，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極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西，左顧雷洞山上，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得得，與巖正相值，色狀俱變，遂爲金橋，大略如吳江垂虹，而兩圪各有紫雲縈之。凡自午至未，雲物浮盡，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沒。同登峯頂者，幕客簡世傑伯雋，楊光商卿，周傑德後，萬進士虞植子建，及家弟成績，今日復有同年楊憲伯勉，幕客李嘉謀良仲，自夾江來，甫至而光現。丁酉，下山。始登山時，雖躋攀艱難，有繩曳其前，猶險而不危。下山時，雖復以繩縋與後，梯斗下，輿夫難著脚，既險且危。下山漸覺暑氣，以次減去綿衲，午至白水寺，則綿綸如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元不知也。幕客范謨季申，郭明復中行，楊輔嗣勳，石泐集皆自漢嘉來會，而不及余於峯頂，食後，同遊黑水，過虎溪橋，奔流激湍，大略似雙溪而小不及。始開山僧自白水尋勝至此，溪漲不可渡，有虎蹲伏其傍，因遂跨之，亂流以濟，故以名溪。白黑二水，皆以石色得名，黑水前對月峯，棟宇稍潔，宿寺中東閣。

丁巳，水長未已，辰巳時遂決解維，十五里至瞿唐口，水平如席，獨灑灑之頂猶渦紋潏潏，舟拂其上以過，搖撼者汗手死心，皆面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傍觀者皆神驚。余已在舟中，一切付自然，不暇問，據胡牀，坐招頭處，任其盪兀，每一舟入峽數里，後舟方敢續發，水勢怒急，悉猝相遇，不可解拆也。帥司遣卒執旗，次第立山之上，下一舟平安，則簸旗以招後船。舊圖云，灑

瀕大如襍，瞿唐不可觸，灑瀕大如馬，瞿唐不可下。此俗傳灑瀕大如象，瞿唐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立石，辯之甚詳。入峽百餘步，南壁有泉，相傳行人欲飲水，則叫呼曰渴也，泉出巖罅，盡一杯而止。舟行速，且難稍泊，不暇考也。峽中兩岸，高巖峻壁，斧鑿之痕齜齜然，而黑石灘最號險惡，兩山束江驟起，水勢不及平，兩邊高而中窪下，狀如茶碾之槽，舟穢易以傾側，謂之茶槽齊，萬萬不可行。余來，水勢適平，免所謂茶槽者。又水大漲，淪沒草木，謂之青草齊，則諸灘之上，水寬少浪，可以犯之而行。余之來，水未能盡漫草木，但名草根齊，法亦不可涉，然犯難以行，不可回首也。十五里至大溪口，水稍闊，山亦差遠，夔峽之險紓矣。七十里至巫山縣，宿縣。入云，昨夕水大漲，灑瀕恰在船底，故可下。夔峽至巫峽則不然，恰須水退十丈乃可。是夕水驟退數丈，同行者皆有喜色。八月戊辰朔，發歸州，兩岸大石連延，蹲踞相望，頑很之態，不可狀名。五里入白狗峽，山特奇峭。峽左小溪入玉虛洞中，可容數百人。三十里至新灘，此灘惡名豪三峽，漢晉時山再崩塞江，所以後名新灘，石亂水洶，瞬息潑灑上下，欲脫免者，必盤搏陸行，以虛舟過之。兩岸多居民，號灘子，專以盤灘爲業。余犯漲潦時來，水漫羨不復見灘，攀楫飛度，人翻以爲快。八十里至黃牛峽，上有洛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疏川者。廟背大峰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廟門兩石馬，一馬缺一耳，東坡所書歐陽公夢記及詩甚詳，至今人以此馬爲有靈，甚嚴憚之。古語云，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其山岩巖，終日猶望見之，歐陽公詩中亦引用此語。然余順流而下，回首卽望斷，如故之語，亦好事者之言耳。自此以往，峽山尤奇，江道轉至黃牛山

背，謂之假十二峯。過假十二峯之下，兩岸悉是奇峯，不可數計，不可以圖畫摹寫，亦不可以言語形容，超妙勝絕，殆有過巫陽處。歐陽公所以沂峽來遊，正不爲黃牛廟也。黃牛峽盡，則扇子峽蝦蟆碚，在南壁半山，有石挺出如大墓，喙吻向江。泉出墓背山罅中，漫流背上，散下墓吻，垂頤頰間如水簾，以下於江。時水方漲，墓去江面纔丈餘。聞水落時，下更有小磯承之。張又新水品亦錄此泉。蜀士湛廷對，或挹取以爲硯水。過此，則峽中灘盡矣。三十里得南岸平地，曰平善埧，出峽。舟至是皆穰泊，相慶如更生，舟師篙工皆有情賜，上下矍然，將吏以刺字通賀，不待至至善亭也。舟將至平善埧，青天烈日中，忽大風急雨傾盆，食頃至埧下，風定雨止，晴色如故，若江瀆之神相送者。

壬午晚，遂集南樓，樓在州治前黃鶴山上，輪奐高寒，甲於湖外，下臨南市，邑屋鱗差，岷江自西南斜抱郡城東下，天無纖雲，月色奇甚，江面如練，空水吞吐，平生所遇中秋佳月，似此夕亦有數，況復修南樓故事，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也。向在桂林時，默數九年之間，九處見中秋，其間相去或萬里，不勝漂泊之歎，當作一賦以自廣。及徙成都，兩秋皆略見月，十二年間，十處見中秋。去年嘗題數語於大慈樓上，今年又忽至此，通計十三年間，十一處見中秋，亦可以謂之游子。然余以病骨骸骨，儻愿旨垂允，自此歸田園，帶月荷耒，得遂此生矣。坐中亦作樂府一篇，俾鄂人傳之。水調歌頭 細數十年事，十處過中秋，今年新夢忽到黃鶴舊山頭。老子个中不淺，此會天教重見，今古一南樓。星漢淡無色，玉鏡獨空浮，散楚霧，斂江流，關河離合，南北依舊照清愁。想見短檠冷眼，應笑歸來新鬢，空敝黑貂裘。醴酒問鶻兔，肯去伴滄洲。所謂十一處見中秋，今略識於此。始自酉年計之，是年直東觀，戊年櫓船松江垂虹亭下，亥年汎陽羨罨畫溪，子年守括蒼，丑年內宿玉堂，寅年使金，次睢陽，卯年自西掖出，泊吳興城外，辰年歸石湖，巳

午年帥桂林，未申年帥成都，而今酉年客武昌也。

庚寅，發三江口，辰時過赤壁，泊黃州臨臯亭下。赤壁，小赤土山也，未見所謂亂石穿空及蒙茸巖巖之境，東坡詞賦徵夸焉。郡將招集東坡雪堂。郡東山麓重複，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岡環之，東坡卜居時，是亦有取於風水之說。前守鳩材欲作設廳，已而輟作。雪堂故稍宏壯，堂東小屋，榜曰東坡，堂前橋亭曰小橋，皆後人旁緣命之。對面高坡上新作小亭曰高寒，姑取水調中語，非當時故實，然此亭正對東岸武昌數峯，亦登覽不凡處。晚過竹樓，郡治後赤壁山上方丈一間耳。轉至樓霞樓，而勢正對落日，暉景既墮，晴霞亘天末，併染川流，釀黃醞紫，照映下上，蓋日日如此，命名有旨也。樓之規製甚工，問其人則曰，故相秦申王生於臨臯舟中，黃人作慶瑞堂於其處，近年撤而作樓霞云。黃岡岸下，素號不可泊舟，行旅患之，余舟亦移泊一灣渚中，蓋江爲赤壁一磯所攔，流轉甚駛，水紋有暈，散亂開合，全如三峽。郡議欲開澳以歸宿客舟，未決。

甲午，泊江州，登庾樓，前臨大江，後對康廬，背面皆登臨奇絕，又名山大川，悉萃此樓，他處不能兼有，此獨擅之。庾元亮故事，本是武昌南樓，後人以元亮嘗刺江州，故亦以庾名此樓，然景物則有南樓不逮者。樓下思白堂，正直廬山雙劍峯，相傳此名最不利郡中，每二百年輒有兵禍，父老久願更名而無定論，余欲取東西二林所在，名之雙林。

丙申，離東林，飯太平宮前草市中，過清虛菴，在撥雲峰下。晚入城。廬山雖號九屏，然其實不甚深。山行皆繞大峯之足，遠望只一獨山也，然比他山爲最高。雲霧山頂則晴，俗云，廬山

戴帽，平地安竈，廬山繫腰，平地安橋。此語可與齧瀆如象，瞿唐莫上，齧瀆如馬，瞿唐莫下爲對。甲寅乙卯，泊建康，從留守樞密建安劉公行視新修外城，自賞心亭渡南岸，由舊二水亭登小輿，轉至伏龜樓基，徘徊四望，金陵山本止三面，至此則形勢回互，江南諸山與淮山圍藥應接，無復空關。唐人詩所謂山圍故國周遭在者，惟此處所見爲然。凡遊金陵者，若不至伏龜，則如未始遊焉。一城之勢，此地最高，如龜昂首狀。樓之外卽是坡壠綿延，無濠塹，自古爲受敵處。相傳曹彬取李煜自此入也。行城十之九，乃下登舟，至清溪閣，南朝諸人爲遊息處，比年修治爲閣及小圃，傍有空地可種植，隸漕司，不可得。自清溪汎舟，還集玉鱗。

壬戌，發鎮江，久去江浙，奔走川廣，乍入舴艋，蕭然有漁釣舊想，不知其身之自天末歸也。丙寅，發常州，平江親戚故舊來相送者陸續於道，恍然如隔世焉。

南歸日錄

選錄 春浮園別集

蕭士緯

四月初一，從維揚抵瓜步。余園結構甚巧麗，江分其支流入園內，與潮汐相盈縮，流水活活，大有幽致，假山雖匠意經營，殊寡天然之趣。夜讀僧寶傳一卷。

初二，馮中過金山，浮玉孤峙江心，風起水湧，魚龍悲嘯，登其巔，如壁上觀鉅鹿之戰，頗自雄快。焦山則窈窕冲深，巖巖巖巖，殆如閨秀，有貞靜之操。海門石蹲立如門，故不如郭璞墓一帶有雄秀之

氣。焦山有舊鼎，相傳爲周器，僧出以相示，視其銘，乃宋紹聖間物也。

初三，遊北固，從江上望諸山，負勢爭高，如張仲堅入扶餘，踞險自雄，意不肯降。一登北固，便如三千粉黛取憐一人，縱迢迢天末，亦有君恩不幸之嗟。故登涉須靜察其情勢，不獨賞其深秀而已。

初八，夜泊惠山港，雨止風收，月色甚佳，步入山中，寂無人聲，惟燈火青燐，時見於殿閣之間。造聽松，踞石撫松，盤桓久之。攜童汲新泉，試陽羨茶，水與茶宜，香色殊勝。讀林間錄一卷，遇快意處，輒以茶沃之。解衣就睡，月已沒矣。

初九，惠山一童山耳；泉味遠出中冷上，錫山高不及惠之半，然一逕媚糞，長松蔓藹，蔚然深秀，頗足延賞。愚公谷從春申君澗而入，佳木流泉，據地最勝。

十一，遊虎丘。劍池一帶，林寒澗肅，淒清異常。千人石勢甚磊砢，而神明沖密，能令人意致自適。登千頃雲遠眺，衆美都盡。尋真娘墓，竟無有知者。王珣云，四面周嶺，南是山徑，兩厓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殆真境也。

十二，開元禮石像，像與虎丘點頭石俱朴而靈，一偏體被黥，一等身是金，俗物敗乃公事如此，約以三章，固當與秀鐵面聖王晉卿墨竹并按也。宋姑蘇姚淳園亭最雅潔，東坡每過闔門，淳輒留止竟日。近時園亭頗盛，然止供要人排當，姚翁風流今頓盡矣。

十四，泊八尺，月出江心，如豹之聲時時在岸，因憶江清犬吠船之句，語良有致。

十七，宿三過堂。蘇子瞻嘗三過於此。樵李無廣山大川，惟多幽溪，高柯千雲，低枝拂舫，盤澗紆迴，

風煙出入，深窈不可測，置一精艇，挾書畫鼎彝之類，婆娑其中，真可忘老。此中貴人，作園動費萬計，踵華加麗，幽韻盡矣，乃知丘壑之美，天留以惠逸人，固非公卿所得享也。

二十，同湯山人自段橋迺孤山，山堂水殿，雲委煙接，尋馮先生快雪堂，已易主矣，悵然久之，憩西泠橋，娟娟隱秀，古木映蔭，怡然可愛。

廿一，胡蕪山招飲湖上，風雨驟至，諸山忽失，時於風煙中一辨其有無耳。

廿三，聞子將過訪，小酌橋亭，風雨忽來，樹橫竹偃，景甚淒清，思歸之念轉深矣。

廿四，飯心卿齋閣，見李長蘅題壁，有北苑抹晴，米家寫雨，春多子久，冬半倪迂，頗盡湖中之變。

廿六，子將邀飲湖上，攜抄本劍南集至，讀不忍釋，然恐失湖光，竟勉強制之。臝舟淨寺，步過小蓬萊。云宋勝景園基也，徑路甚幽，庭際橫披一石，逾數百尺，巖壑陂陀，靡不畢具，真尤物也。訪僧於南屏靜室，啜盼茶數壺別。

廿八，江邦玉相邀過澹圃，舊時益菴天目松已大十圍，兀突怒生，劉公幹所云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頗其理枉屈迂繞而不得伸，差可彷彿耳。子將曰，澹圃乃張伯雨舊宅也。

廿九，陟吳山，觀江潮，甚暢。從問道入紫陽，一壑幽窈，視聽深寂，寒威逼人，急呼酒以敵其勢。石態妖倩，意致百出，他如南屏龍井十八澗，類皆斧劈疊雪披麻諸皴，終不免與喻等爲伍，此致如越溪女初入吳宮，令人一願魂銷耳。

五月初一，尋無門洞，山環如帶，古木陰森，石壁滿身青綠，如三代鼎彝色，腐能冒骨，故鬚眉皆堆煙

霞之氣，洞湫隘不足觀。飯玉泉。觀魚，水清徹可愛。憩飛來峰，仰屬俯映，娟秀穎豔，胎氣甚靈。入其中，沖幽寂照，清肅之氣逼人，狎與之習，顧瞻遊就，俱有性情。捫蘿而上，其巔有泉，練光曳馬，就遠近間一辨江湖耳。循巔而下，頗饒奇石，林藿綿濛，碧流間之，過此卽冷泉亭矣。泉承上流，乘高趣下，水涌石折，勢難徑達，泉安而受之，鑿澗滂暴，大有深靜之致。

初二，雨中上韜光，霧樹相引，風煙披薄，足倦當地，時踞石而坐，時倚竹而息，大都山之姿得樹而妍，山之骨得石而蒼，山之營衛得水而活，惟韜光道上能全有之。初至靈隱，求所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者，竟無所有，至韜光，了了在吾目中矣。白太傅碑可讀，雨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枕上沸波，竟夜不息，視聽幽獨，喧極反寂。

初三日，曉起看雲，縷縷出山谷間，若茶煙之在齋閣耳，頃之，百道狂馳，奔騰如浪，諸山汎汎，水上行也，須臾山盡失，空水細縷，風煙一色，久之漸歇，有數點遙青，插入雲際，寺僧指余，此海門諸峰也。食罷，尋李句嘯宅，大約韜光善護，割其餘以予句嘯，而益成句嘯之幽。句嘯善借，據其勝以傲韜光，而反增韜光之妍。過包莊，溪流淙淙，湍澗而行，積石磊砢，危而相支，反而相捍，水爲石所厄，則轟而成雷，爲風所捲，則濺而成雪，爲潭所澄，則曳而成練，爲壑所留，則蒸而成雲，但苦俗人胸無丘壑，每以工巧損其自然，更數十年亭臺盡毀，位置盡失，人巧廢而天工出，欲謀老於其間矣。

初四，飯集慶，觀理宗舊像，意致寒儉，絕不類傳粉大家。飯罷，過天竺，蟻蟻四周，中忽平曠，予知

身之入而不知其繇入也。白公云，山深景候晚，四月有餘春。僧道潛詩，夕陽山氣藹蔥蔥，路轉松陰復幾重，行過石橋人未見，數聲先聽寺樓鐘，可想也。從天竺抵龍井，曲澗茂林，處處有之，一片雲，神運石，風氣適逸，俱堪下拜。泉色紺碧，味澹，遠異他泉。秦少遊記，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盤幽而宅阻，內無靡麗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也。又云，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凡經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聒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謁辦才於潮音堂。今殊不然，日未下春，客裘足不敢入，以避山君矣。稍進爲老龍井，木石蒼寒，杳邈有趣，流淙冷冷，莢屋數椽，子將讀書於此。余足方跨門，腥風吹雨，林木怒掀，客纔隔一溪耳，流潦沸騰，馬慄人寒，竟不得前，久之擁至髮際眉間，津流不斷，聽雨寒窗，深夜乃臥。

初五，武陵重兢渡，是日晝勅晷飛，遊人蟻集，因憶陳文惠公在杭州有苧蘿香徑無時到，姑射優姿在處逢之句，又仇山邨湖上詩，十載舊踪時入夢，畫船多處看傾城。余時以葉舟蕩漾其間，然越溪女已入吳宮，曹妙清不肯隨人過湖，廣陵散於今絕矣。樓船簫鼓，院落歌吹，大約如昔人所云措大於鮑魚，琵琶多於飯甌，但欠精耳。客語余云，貴鄉李公昌祺，以剪燈新話，遂妨警宗之祀，今爲女之董狐，他日不免爲法受惡。余笑語客，性性冷肉，頗不願之，萬一子孫不解人意，捉鬼求食，即可援陳仇二公例，爲他日請乞地也。鼓掌絕倒久之。

初六，飽噉桌亭楊梅。山有巫夫塚，饒果樹，而楊梅爲最。杭銀杏椅甚多而古，獨垂拱殿殿角者其實無心，楊仲弘詩，珠樹落秋霜是也。銀杏初實如豆，風味佳絕，杭人必待其落乃食之，湖頭晚歸，鴨脚早嘗，不知肯一破戒否。

初七，杭守祖無擇愛石笋峰之勝，結菴其中，左右板扇皆趙閱道，蘇子瞻，秦少游，黃魯直諸人留題，文與可寫竹數枝在壁間。高房山一日與客游西湖，見素屏雅潔，乘興畫奇石古松，趙文敏爲補叢竹，虞文靖見之，題詩其後，佛滅後百年，此味入地千尺，難云我不恨不見古人也。

初九，遊煙霞洞，林壑窈窕，意境益奇，石骨裂積如蟲蝕鳥篆，蓋太古靈風浸淫之所致也。乳垂洞若液，時一滴耳，眉額相照，面面冷綠，寒不可耐，急起避之，去洞數武，輒揮扇不輟，跬步之內，瞬息之間，令人忽驚氣候之不齊也。過新巷，泉泠泠從石澗出，稍下一團蕉，重巒蹇產，狀若鄧郭。日月光，漸與時異。

初十，余最喜襄湖，蒼寒宕野，譚友夏云，湖中復有湖，微茫寄空朗是也。意中欲割段橋一帶以付遊人，李長蘅復云，從段橋一望，魂消欲死，還謂所知，湖之激澗素微，大約如晨光之著樹，明月之入廬，蓋山水相映發，他處卽有澄波巨浸不及也，故云十里西湖意，都來在段橋。視此守素固可俱隱，邊華亦不易割矣。

十一，西冷一帶，漸入漸佳，余有詩云，鬢髮煙鬟逐處嬌，輕風著面酒初銷，月明故國三千里，人在西冷第一橋，此景殊可思也。

十二，十八澗，兩壁夾一天，一似天受其成，形漸小漸狹，漸迂漸縮，俯而就於兩壁之約束，天蓋在山中矣。山左窮，澗却避而趨於右，已山右窮，澗又忽跳而躍於左，山之左右變，而日之東西亦隨與俱變，割焉中斷，又忽然無際，足爲目誘，多方以誤之，則嘗地倍除，目爲足導，絕利以趨之，則取境甚廉。始而心與目謀，復與足謀，意所獨營，足與目尚未肯退而聽也。已而足代爲目謀，目代爲足謀，相得甚歡，遂求路忘疲，余特往而從之耳。度澗二分之半，倦而憩於禮安寺，寺側有泉，微津滴瀝，清響不斷。徑盤山盡，渡以板橋，憑石置屋，大有幽致，志僧宴坐其中，殊可語。

十九，潮鳴寺藏宋思陵寫字瞻一絕，賜統制劉漢臣，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露霜根，扁舟一棹向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僧道潛臨平湖詩，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薊花無數滿汀洲。宗婦曹夫人爲作臨平薊花圖。黃滄翁告俞清老收藏書畫法，有所欲則富者取之，有所畏則貴者奪之，雖此二病則長有之，然優曇鉢花，時乃一現，豈盡由藏者之不工邪。

廿三，孤山舊有竹樓，白太傅詩，小書樓下千竿竹，深火爐前一盞燈，此處與誰相伴宿，燒丹道士坐禪僧。後林和靖結廬於此中，尙厭其未遽，故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遺墓在山之陰，楊髡發之，僅得碧玉簪一枝，端硯一枚。吳仲圭將歿，命置短碣，題曰梅花和尙之塔，人咸怪之，曰，此有意，久當自驗。暨江南諸墳俱發，髡見碣所署，此釋流也，竟免之。逋翁已善藏舟，如此神通，又過維摩詰矣。

廿四，武陵山遊不到勝果御教場，如入泗州不謁僧伽，人未有不駭者，獨袁石公云，西湖之景愈下愈

勝，高則樹薄山瘦，草髡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楸子，北高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界稍闊，然我身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此大地方爲哉。宋景文言，莊周云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郭河陽亦云，山水聚處乃足畫，散地不足畫也。詩文妙境亦自如此，但索解者難得耳。

廿五，西溪十八里皆種梅，趾目所向，無非梅者，中有梅泉，從地涌出，作梅花瓣，若可掇拾。但鄉人以藝梅爲生，歲久不實，輒斬刈之，賤老黃壯，殆同夷貊，入其中便有老成凋謝之感。惟永與兩緣，差存典刑，惜人巧太費，而天真殊寡，亦難作耐久朋也。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力所極爲際耳。江邦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迫隘意盡。余語子將，結廬只宜在法華永興間，留橫山一帶以爲遊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已竭而歡有餘乃佳耳。

西湖記述

解脫集卷三

袁宏道

西湖一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卽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遊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

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及徧賞。次早得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西湖二、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烟，爲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石簣數爲余言，傳金吾園中梅，張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烟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子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西湖三

望湖亭接斷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美，夾道種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西湖四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泠，或曰卽蘇小結同心處也，余因作詩弔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冷，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

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陵故窈邪。

孤山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閑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孺，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于食淡齋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飛來峰

湖上諸峰當以飛來爲第一，高不餘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願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揚禿所爲，如美人面上癩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窺蓮花峰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爲陶石簣周海寧，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靈隱

靈隱寺在北高峰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峰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

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夏之日，風泠泉淅，可以蠲煩析醒，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豁，心舌之垢，不待盥漱，見輒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闊不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一二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路，達于山廚。菴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間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捃拾翳淩。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剝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峰絕頂而下。

龍井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泠泠可愛。入僧房，爽塏可棲。余嘗與石簣道元子公汲泉烹茶于此，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澀味盡出，天池殊不爾，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尙作草氣，天池作荳氣，虎丘作花氣，唯芥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芥茶葉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餘錢，余覓之數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蘿茶者，味在龍井之上，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爲風篁，峰爲獅子，石爲一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健，未免酸腐。

烟霞石屋

烟霞洞亦古亦幽，涼沁入骨，乳汁涔涔下。石屋虛朗，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

兩過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南屏

南屏峰巒秀拔，峻壁橫披，宛若屏障。淨慈在其下，永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永明入處廡巖，欲于文字中求解脫，無有是處，後來念佛修淨土，皆因解脫不出，心地未穩，所以別尋路徑，今宗鏡錄中可商者甚多，一見當知之。或曰：永明法眼嫡派，子何得橫生異議，余謂法眼舉動若此，余猶將議之，況其孫耶。夫永明智慧廣大，當時親見作家，末路尙爾如此，吾輩盆根浮器，不曾見得一箇半箇智識，可輕易談佛法哉。

蓮花洞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鬢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浪，蕭疎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山骨盡出，其奇與當何如哉。

御教場

余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峰，及一視御教場，游心頓盡。石質嘗以余不登保叔塔爲笑，余爲西湖之景，愈下愈勝，高則樹薄山瘦，草禿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杯子，北高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界稍闊，然我真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許大地方爲哉，石質無以難。飲御教場之日，風

力稍勁，石質強吞三爵，遂大醉不能行，亦是奇事。夫石質之醉，乃滄田一變海，黃河一度清也，惡得無紀哉。

吳山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可嘆哉。

雲棲

雲棲在五雲山下，藍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輿解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于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爲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急着眼。

定國公園

帝京景物略卷一

劉侗

環北湖之圍定園始，故樸莫先定園者，實則有思致文理者爲之。土垣不墜，土池不乾，堂不闕不亭，樹不花不實，不配不行，是不亦文矣乎。園在德勝橋右，入門古屋三楹，榜曰太師園，自三字外，額無扁，柱無聯，壁無詩片。西轉而北，垂柳高槐，樹不數枚，以歲久繁柯，陰遂滿院。藕花一塘，隔岸數石亂而臥，土墻生苔，如山脚到澗邊，不記在人家圃。野塘北，又一堂臨湖，蘆葦侵庭除，爲之短牆以

拒之，左右各一室，室各二楹，荒荒如山齋。西過一臺，湖於前，不可以不臺也。老柳傲湖，而不讓臺，臺遂不必盡望。蓋他園花樹故爲容，亭臺意特在湖者，不免佻達矣。園左右多新亭館，對湖乃寺，萬曆中，有築于園側者，掘得元寺額，曰石湖寺焉。

英國公新園 卷一

夫長廊曲池，假山複閣，不得志於山本者所作也，杖履彌勤，眼界則小矣。崇禎癸酉歲深冬，英國公乘冰床渡北湖，過銀錠橋之觀音菴，立地一望而大驚，急買庵地之半，園之。構一亭一軒一臺耳，但坐一方，方望周畢，其內一周，二面海子，一面湖也，一面古木古寺新園亭也。園亭對者橋也，過橋入種種，入我望中，與我分望。南海子而外，望雲氣五色長周護者，萬歲山也。左之而綠雲者，園林也。東過而春夏烟綠秋冬雲黃者，稻田也。北過烟樹，億萬家堯，烟縷上而白雲橫，西接西山，層層鬱鬱，曉青暮紫，近如可攀。

三 聖 菴 卷一

德勝門東，水田數百畝，漚溝澮川上，隄柳行植，與畦中秧稻，分露同煙，春綠到夏，夏黃到秋。都

人望有時，望綠淺深，爲春事淺深，望黃淺深，又爲秋事淺深。望際，聞歌有時，春插秧歌，聲疾以欲，夏桔槔水歌，聲哀以轉，秋合醮餐社之樂歌，聲譁以嘻，然不有秋也，歲不轉聞也。有臺而亭之，以極望，以遲所聞者。三聖菴，背水田菴焉。門前古木四，爲近水也，柯如青銅亭亭。臺菴之西，臺下畝，方廣如菴，豆有棚，瓜有架，綠且黃也，外與稻楊同候。臺上亭曰觀稻，觀不直稻也，畦隴之方方，林木之行行，梵宇之厂厂，雉堞之凸凸，皆觀之。

泡子河 卷二

京城貴水，泉而尊稱之，里也海之矣，頃也湖之矣，畝也河之矣。崇文門東城角，窪然一水，泡子河也，積潦耳，蓋不可河而河名。東西亦堤岸，岸亦園亭，堤亦林木，水亦蘆荻，蘆荻下上亦魚鳥。南岸，方家園張家園房家園，以房園最，園水多也。北之岸，張家園傅家東西園，以東園最，園水多，園月多也。路迴而石橋，橫乎橋而北面焉，中呂公堂，西楊氏泌園，東玉皇閣，水曲通，林交加，夏秋之際，塵亦罕至。歲中元鬼節，放燈亦如水關。北去貢院里許，春秋試者士，禱于呂公，公告以夢，夢隱顯不一，而委細畢應。祠後有物，白氣竟丈，夜游水面，人或見之，則倒入水，作鼓鑿聲，或曰水掛也。

白石莊

卷五

白石橋北，萬駟馬莊焉，曰白石莊，莊所取韻皆柳，柳色時變，聞者驚之，聲亦時變也，靜者省之。春黃淺而芽，綠淺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夏絲迢迢以風，陰隆隆以日，秋葉黃而落，而墜條當當，而霜柯鳴于樹。柳溪之中，門臨軒對，一松虬，一亭小，立柳中。亭後，臺三累，竹一灣，曰爽閣，柳環之。臺後，池而荷，橋荷之上，亭橋之西，柳又環之。一往竹籬內，堂三楹，松亦虬，海棠花時，朱絲亦竟丈，老槐雖孤，其齒尊，其勢出林表。後堂北，老松五，其與槐引年。松後一往爲土山，步芍藥牡丹圃良久，南登鬱岡亭，俯鑿月池，又柳也。

西堤

卷七

水從高梁橋而又西，檠檠入乎偶然之中。岸偶闊狹，而面以闊以狹，水底偶平不平，而聲以鳴不鳴，偶值數行柳垂之，傍極樂真覺諸寺臨之，前廣源園節之，上麥莊橋越之，而以態寫，以疏密致，以明暗通。過橋，水亦已深，偶得潢衍，遂湖焉。界之長堤，湖在堤南，堤則北，稻田豆塲在堤北，堤則南，曰西堤者，城西堤也。堤官堤，人無敢亭，無敢舫，無敢漁，荷年年盛一湖，無敢采采。凡荷藕蓮石及

水，半惡泥，帶惡流水，花葉惡水而樂日，故水太深以流，泥太深淺者，不能花也。西堤望湖，不花者數段耳。荷，花時卽葉時，花香其紅，葉香其綠，香皆以其粉。荷，風姿而雨韻，姿在風，羽紅搖搖，扇白翻翻，韻在雨，粉歷歷，碧瑋瑋，珠濺合，合而傾。荷，朶時筆植，而花好偃仰，花頭每重，柄每弱，蓋每傍擠之，菱砌茨鋪，簪之慈菇，鷺步鷓投，浮鷺沒鬼，則感荷而愁魚矣。堤行八九里，龍王廟，廟之傍，黑龍潭，隔湖一堤，而各爲水。又行一里，堤始尾，湖始瀕，荷香始回。右顧，村百家，上青龍橋，卽玉泉山下也。萬曆十六年，上謁陵還，幸湖，御龍舟，先期水衡于下流開水，水平堤，內侍潛繫巨魚水中，處處識之，則奏舉網，紫鱗銀刀，潑刺水面，上顏喜。

雀兒菴

卷七

雀兒菴在潭柘後山五里，在千峯萬峯中，在四時樹色四時虫鳥聲中。菴方丈耳，一燈滿光，一香滿烟，然佛容龕容供几，僧容席容榻容廚，客來容坐，菴矣。山田給粥飯，菜給湯飲，蔬果給糗餌，菴矣。菴名雀兒者，金章宗幸此彈雀，彈往雀下，發百不虛，蓋山無人，雀無機，樹有響，弦無聲也。章宗喜，卽行幄奉之，曰雀兒。後方僧來住，未悉本所名義，以臆造佛母孔雀明王佛像，又後僧曰，明王佛修行處，或又曰顯化處也。今者僧確然對客曰，孔雀菴也，雀兒名爲當更，而人呼雀兒菴如初。

遊西山諸名勝記

文飯小品卷三

王 恩 任

予讀書翠山松寺，手王辰玉游記，躍躍然起，計蠶屨裹糧，非十金不可。客僧有東明者，請前驅，諸山寺皆可主，吾能以蘇秦縱橫，第携詩韻往，無他慮矣。筮吉，拔足，邀同漏師仲容，兄大然，主僧月川，爲汗漫之游。亦復少有所醜。二園丁肩樓蓋，二童子職瓢瓢。從下莊買驢，蹄僅八，三人互爲政。遜兩僧，摩手謝，仲容曰，長老慣行脚，不須驢矣，大然笑曰，焉知不騎驢覓驢哉。仲容袖莊列，大然袖天台止觀，予袖山海水經。每五里一息，坐劉家岡上，望杏花桃李，不啻石園錦障，翠微繚緲，可據而有也。數里至雲會寺，先之以東公，繼之以月公，寺主果出，以夷通夷，言笑啾然。午餐甚設，且止之宿，謝去。日晡至玉泉，其山洞者兩，入華嚴寺苦主矣。主出抄化，驢解去，而予以百緡，謀栖止，東公之技見矣。逢一沙彌，導入大士庵，可夜。飯不供而蔬餅草草，亦不饑。明旭，下望湖亭看湖，湖名裂帛，瀑布以挂，裂帛以拖，名亦致。其水珠珠然，輪輸然，但吐泉作龍口，此則內相家風耳。泉達湖，漸廣漸澄，可照客影，若髮綠披，石斷清泚可愛。願安所得酒，有角巾遙步者，望之是巢必大，仲容目短，大然曰，是是，果巢必大也，則闕喚之。必大曰，王季重哉，何至此，入山見似人而喜也。至則共執其臂，索酒食如兵番子得賊者，必大叫曰，無稽我，有有有，耳語其僮，速速，必大予社友，十六歲戊子鄉薦，尊公先生有水田十頃，在甕山，構居積穀若眉塢，可擾。不二時酒至，酒且蕪，肉有金蹄，

有脰，有小魚鱗鱗，有鮓飴，有南笋，舊芥，撒蘭頭，豉醬，稱是。就塹作灶，折枯作火，揮拳歌舞，餅之罄矣，必大張其說曰，吾有內醞萬瓶，可淹殺公等許許，三狂二禿，何足難。邀往便往，刑一雞，摘蔬求豕，莊婦村中俏也，亟應治，又有碁局，一宵千古。明日看公德寺，木球禪師所造也，爲累朝謁陵夫子駐蹕之所，無他妙，只老松古柏，農來唱陰，蛙語郭傳而已。勒必大西借，不可，第以所爲內醞者贈兩盃別。走花村者十一，至子菴憩老者三。取次得臥佛寺，寺有佛銅臥，有西域婆羅樹，蔽牛噉雀，泉不甚潺，東公力入尋僧，勉得飽沃。月公前走香山，日云夕矣，坐其石橋，池泓文漪，朱鯉數十頭噉噉喙喙，則堂堂策策之習且信也。跡來青軒借宿，軒主授盃甚次第。明且憑檻觀之，西山爽氣，果鍾於此，來青者，肅皇帝所命也，聰明莫過，信哉。軒主賢，必欲陪碧雲走。寺澗萬仞，一橋虹亘，佛宇輝麗，僧舍潔清，雙塗追琢，已無餘巧。以山論之，香山似金，碧雲似焦。香山可游，碧雲可隱。香山可酒，碧雲可茶，兩寺長俱大奉，嬾妻肥酒，逃客自兀，其典坐僧以緒餘素客，然亦叨紫清玉闕之福矣。泉逸僧床，淨不容睡，而予酣熟其間，香山軒主實從諛之。次日覓洪光寺。十九盤，石磴也，喘極飢極，磷磷齒齒，登登羶羶，看鬼斧劈天，五丁鑿障，皆大瑤闔金錢幾百萬萬，謀其理骨受羹之麗，佛前而身後之，以僧爲子孫，以寺爲家，不講堪輿，不問孤旺，一作百作，互相詡譽，蠻強歪扭而共爲之者，可笑亦可喜也。寺之上，又有私教，亦正肯搆，有璫監督，見斯文來，肅起，邀坐甚拱，名曰擺飯，予三人勉就之，二長老守其蔘菖，俱飽適。下中峰庵，日含半規矣。劉百世向以此驕稚我，與僧話及，得盛款，醞尙餘斗。菴當兩寺中，視遠更蕭漾，盡石所砌，無一土塵，白月空行，高天如洗，兩水

洞聲清落，談至午夜方寢，夢蔡境杳，神清開滌，此西山絕勝處也。翠巖在右，亦雄踞，有桐數章，有精舍數級，惡少奪爲書室，毒僧不已，一日劓其桐，火其舍逃去，此亦吾儒之過也。從晏公祠下，他中貴祠佛十九，祠道十一，而晏長侍獨祠古帝王賢聖諸大儒，其門曰道統，孰謂此輩無須眉哉。循樵徑而西，覓清涼寺，佛已露坐。里許，得秘廬崖，是嵐師晏坐處。崖下，桑乾河故道也。師從南來，祝曰，船止則止，因止於崖。二童子曰大青小青者，龍也，願侍左右，能乘雲行雨。今洞矣礙矣，只有石面一尺柏，不瘁不凋。五台亦有秘廬崖，不知誰述作。西之，走澗磔中二里，飯于龍泉庵。陟平坡寺，寺恢闊壯偉，靈宗幸寺，見金剛面黑，笑曰，火裏金剛，一夕煖煖，異哉。上有寶珠洞，何以珠，曰夜夜有珠光照巖，惑其事耳。去之，游嘉禧寺。地阜林深，土甘水溢，朱碧一同，映隱墨翠之內，其看家樓三層，石峻。寺僧食其力，素封，向苦斬關之盜，一警則要者局樓，守其寶物，而鄰寺禱因亦然。寺主清寥，冷秀雅特，骨見衣表，向曾乞予一聯，見予到，快極，延入精舍款之。次早來省，則延入其虛白堂，看蘇黃等蹟，關荆等畫，皆吳闔門頭哄物也，仲容大然俱好好。顧明窗淨几，文魚巧鳥，竹癭媿數十竿，引山澗透戶下，苔藻芷菰，高榆深柳，架上古書亦稍備，此僧殊不俗。俄而內爨大供，烹鯉魚髓，出米汁幾種，皆行家，不知其解，蓋去皇姑寺里許，一請而至也。皇姑寺英宗所建，征也先之役，有女尼者不可，上怒其不利，叱力士交捶，乃示化。後蒙慶時，尼數見，獻其餅餌，居南宮，尼又見。復辟後，詔起保明寺祀尼，肉身跌坐。今其徒繁衍數百，玄髮褶袍，皆以色市，長安貴人，往往以爲異味染指，染指者所事齟齬，須出其胯下則無咎，價甚翔，倍于名妓，老尼更滑於鴿。奉詔宦者門之，僧

不許入，然而別有紐會，清寥則力能得之者也。仲容心語曰，賊禿，大然曰，侍立小童足矣，何必再，徘徊三日，望皇姑寺無導師，盈盈脈脈也。清寥更出青驪白馬，資我輩西游。至磨石口承恩寺，東明之士著也。主萬菴，是剃頭衛玠，代光宗捨佛者，宮梵若初利，飲食器用，不移而具。萬菴與予象戲，仲容曰，子目不及棋，敗矣，果然。戒律甚謹，酒肉不至。院中羅漢松如幕覆，鬱乎蒼蒼也。留此者二宿，思公子兮未敢言，則以帝釋故。去十三里至淨德寺，寺僧本寧，韶令妥妙，似家有長子。然其生也與予同物，周旋愛敬，使予不可堪。一樓百尺，亦用備武者，望渾河一帶渺渺。索予扁，爲題雲鏡二字。頃之村酌饒饒，有魚二尺者三頭，爲煤窰戶所登，不解食而私之，窰主卽寺僧也，人生口腹緣如此。又二宿而遊所謂壽雲菴者，詩曲僻處，櫻桃林迷綠，上有絲水谿谿，飛花歌鳥。一少僧出迓，新供甚腆，若豫待者，則寧有莊戶勅之耳。西山小菴皆附庸於大寺，隻語片字，其應如響，素所約束也。此地葉實甚秀，秋清仍當再訪。僧乞予對，予題曰，重陰亂綠不分樹，暗水流花但有聲。別之去，穿雲破石，至龍恩寺。古樹老藤，妙有泉瀑，雖不甚飛怒，而綏綏續續，亦此壑中之活流矣。寺主留供，窰公又遣使至大會，具主體。大會亦大璫卜藏之所，左於寺，其佛無殿有堂，精整過香碧，其院落廣四畝，皆玉石所方者，此石產於大石窩，惟朝中提路可得，十驛可曳一丈，不知費幾許白蠟纜構此。夜坐時，月來射石如水，其淨如拭，僧不著一帚也。予謂同行，此地只宜打滾，宜毘丸，宜拳棒，宜放炮仗，宜摸蝦兒，宜抽陀螺，宜勒空鐘，尤宜踢毬子，大然掃之曰，弟卽不言參禪作文字，予曰，正作文字參禪多一想也，仲容曰忤哉。寧公復以魚酒餉，住此愛此者凡兩日，仍過淨德別窰公，復爲資足力渡河。四

十里西南至戒壇，寺曰萬壽，松有數百年者二本。壇中榜選佛場，列戒神千許，皆戎裝獍獸恐懼相，香燈迥異，頗自內府。僧以內容，疑我爲施主也。飯竟上西徑，雲片襲衣裙，歷巖洞者甚怪，其乳石皆龍魚之貌，所說龐涓洞孫臏洞實無攷，二子同師鬼谷在扶風，何以洞此，意者有武子墓因洞之，而亦以涓涓耶；馬陵在魏地，亦不確。鵝鮑上極樂峰，是京西出城時所望蔚藍方插者乎。俯視渾河如線遠，予儻然有胡兒牧馬之思焉。弟戒壇以浴佛日盛，遊人萬萬，而葦棚蝸伎，逼山闌人，龜者執鞭驅之；棍狗醉闌，挂襟磨登，云是元俗，公主捨身，穢此勝場，司土者何不置之重典，山遊不幸，決意取徑歸。走潭柘寺，是華嚴師建。前時潭龍欲來聽法，苦不得見，山神教龍，師怒則着相，天龍鬼神可以見之。乃作踐一盂飯，師果怒，龍得見之，作禮具言，師爲說法，龍得度去，許施其宅，一夕風雨，潭平，地湧兩鴟吻出，今在殿角，云龍皆怒起，或謂是耶。柘則亭覆者一，枯而不朽。龍子化爲青蛇，恆來舐僧臂。黃蓮樹下有白色佛塵，示苦相。元妙巖公主拜經碑，膝痕猶在，遂老於此，捨身者是其姊妹耶非耶。然予所喜者，虛閣松濤，斷崖石雨，冷烟鐘滯，古洞藤纏，一宿萬空，賒遊今遂，亦可以自慰矣。寺僧言，雀兒菴幽險可卽，寺去此五里，而仲容不力矣，賦歸去矣。歸□渡渾，至石景山，有骨無膚髓，鑿已遍。元君廟道士出茶餅相勞，感逾陳蔡之困。最上金閣，北望渾河，夷界所飛至也。東望帝京，中華一界耳。神宗視河時云，此河甚狹，如此洶湧，則黃河了不得也。大哉王言，有其魚之想，而三輔臣只奏分黃導淮事，智遂不及夷夏，若有一個臣如此。回經上莊，土家數十，花事爛斑，蜂喧蝶舞，口稱王相公來，王相公來，一盂水相勞。至永年寺，則僧素菴拉入王戒騎賜莊，看貼梗海棠，如畫繡谷者。

取酒肉同游拂塵，甚歡暢。去靈福寺里許，街鼓動，而五人踏月還罕山。

松龕一士曰，天下名山寺領之，天下名寺僧領之，天下名僧勢與利領之。官曰游，士曰撞，天下僧皆勢利，而京西更甚，其相遇時，面目有迎拒焉。其相揖時，肱脅有敬肆焉，其相飯時，煩簡有器數焉。凡縉紳游，取儀部一檄，勅皂隸和尚先期往，如會同館，符發處處皆應矣。傷哉士也，飽時飽殺，餓時餓死，卽至其處，有名勝僧不語也，有精舍僧不止也，游何容易，士何可游，師行而糧食，食不給，師潰矣。予與仲容大然暢游，盡西山之敦化，資十金而猶九金返，則東明月川之力哉。

遊滿井記 卷三

京師渴處，得水便歡，安定門外五里有滿井，初春，士女雲集，予與吳友張度往觀之。一亭西井，其規五尺，四窪而中滿，故名。滿之貌，泉突突起，如珠貫貫然，如蟹眼睜睜然，又如魚沫吐吐然，藤蓀草鬚資其濕。游人自中貴外貴以下，巾者帽者，擔者負者，席草而坐者，引頸勾肩履相錯者，語言囁雜，賣飲食者，邀訶好火燒，好酒，好大飯，好果子。貴有貴供，賤有賤鬻，勢者近，弱者遠，霍家奴驅逐熊甚焰。有父子對酌，夫婦勸酬者，有高髻雲鬟，寬鞋尋耳者，又有醉晉潑怒，生事禍人，而厥天陪乞者。傳聞昔年有婦卽此坐蓐，各老嫗解襦以帷者，萬目睽睽，一握爲笑。而予所目擊，則有軟不壓驢，厥天扶掖而去者，又有脚子抽登復墮，仰天露醜者，更有喇曉恣橫，強取人衣物，或狎人妻女，又有

從旁不平，鬪毆血流，折傷至死者，一國惑狂，予與張友買酌葦蓋之下，看盡把戲乃還。

岱志

瑯嬛文集卷二

張岱

張子曰，應劭記封禪，而岱之事盡，鍾惺記岱，而記之事盡，李士登記十六字，而詩文之事盡，此外再益一字，是不知岱者也，是不知岱而並不自知者也，世豈有不知岱並不自知之人，而可與言封禪，可與言游觀，可與言詩文哉。故余之志岱，非志岱也，木華作海賦曰，胡不於海之上下四旁言之。余不能言岱，亦言岱之上下四旁已耳，一字不及岱，而岱之事亦緣是而盡。

言泰山高者曰四十里，四十里之內，有盤旋焉，有曲折焉，有上下焉，不全乎其爲四十里也。乃四十里之內，而天時爲之七變，自州城發脚而漆漆大雨，至紅門而霽，至朝陽齋而日出，至御帳崖而陰暄，至一天門而大風，至三天門而雲霧，至登封臺而雲而冰，時凡七變，而天幾不能自主，雨暘寒燠，其聽之天乎，聽之地乎，抑聽之山之高下乎。至半山而日，而日之下又有雨，日之上又有雪，雨暘變幻，寒燠錯雜，天且不自知，而況於人乎。

看泰山，意想之所至，皆山也。至汶河而遂行水道中，沙際淤大海船三四，留爲夏秋所用。而泰安州十里之外，皆坎塹起伏，洪水衝激之地，人馬走泥坂中四五十里，無非水道。泰山之下雖不見水，而凡石痕沙跡，無非水也。雷域中而雨天下，其汪洋之勢，恍然在目。

離州城數里，牙家走迎。控馬至其門，門前馬廐十數間，妓館十數間，優人寓十數間，向謂是一州之事，不知其爲一店之事也。到店，稅房有例，幕轎有例，納山稅有例。客有上中下三等，出山者送，上山者賀，到山者迎。客單數千，房百十處，葦素酒筵百十席，優僂彈唱百十羣，奔走祇應百十輩，牙家十餘姓，合計入山者日八九千人，春初日滿二萬，山稅每人一錢二分，千人百二十，萬人千二百，歲入二三十萬，牙家之大，山稅之大，總以見吾泰山之大也，嗚呼泰山。

東嶽廟大似魯靈光殿，樞星門至端禮門，闊數百畝，貨郎扇客，錯雜其間，交易者多女人穉子，其餘空地，鬥鷄蹴鞠，走解說書，相撲臺四五，戲臺四五，數千人如蜂如蟻，各占一方，鑼鼓謳唱，相隔甚遠，各不相溷也。

入儀門，仙官高三丈，頤頤欲動。丹墀下有古松八九顆，緜盤虬結，空翠逼人，下列奇石數十株，樾暗蒼冥，環行錯愕。入大殿，聖像莊嚴，羅列陰森，不敢久立。

問漢栢在東廡之外，木可兩抱，文紐橫斜，鐸鐸鏗響，六顆皆漢武手植，水經注載赤眉斫一樹，見血而止，今其斧創尙存，葉細如虬，色同翡翠。魯之喬木，如孔子楸，獨踞朽壽之外，至若子貢楮大夫松，瞻陽桐，僅存株朽，老而能壽，則輪漢栢矣。西廡唐槐一枝，別具離奇之致，金谷圍尺許珊瑚，不足挂齒。

五鼓，簷有滴瀝，余意遲之，牙家促起盥漱，山樓在戶，樓杠曲起，不長而方，用皮條負肩上，拾山磴則橫行如蟹，已射而代，則旋轉似螺，自成思理。出門天未曙，山上進香人上者下者，念阿彌陀

佛，一呼百和，節以銅鑼，燈火蟬聯四十里，如星海屈注，又如隋煬帝囊螢火數斛，放之山谷間，燃山熠谷，目眩久之。

甫上輿，牙家以錫錢數千搭樑杠，薄如榆葉，上鑄阿彌陀佛字，攜以予乞，凡錢一貫七分，而此直其半，上山牙家付香客，下山乞人付牙家，此錢只行於泰山之乞，而出入且數百餘金。出登封門，沿山皆乞丐，持竹筐乞錢，下顧人頭面，入山愈多，至朝陽洞少殺，其乞法扮法叫法，是吳道子一幅地獄變相，奇奇怪怪，真不可思議也。山中兩可恨者，乞丐其一。而又有進香姓氏，各立小碑，或刻之崖石，如萬代瞻仰萬古流芳等字，處處可厭。乞丐者求利於泰山者也，進香求名於泰山者也，泰山清淨土，無處不受此二項人作踐，則知天下名利人之作踐世界也，與此正等。

紅門望泰山，甚易之，謂高不越吾鄉秦望，過御帳崖，始壁立萬仞，陡上陡下，蓋前所謂泰山者，非泰山，微來山也。上黃峴嶺，泰山始露其頂，登玉皇閣，泰山始分其身，至快活三，泰山始坦其肩背，至朝陽洞，泰山始出其肺肝，此時微來山且在鞵靴之下，不能望泰山，敢蔽泰山耶。

大夫松一朽株耳，一天門以上，會無拱把之木，以泰山風高，木不易長，意當年大夫松，其軀幹亦不甚偉也。今人稱五大夫松，謂是五株樹，至不得其數以爲疑，黃美引史記，秦始皇上泰山封祀，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今此朽株，乞骸亦一。

御帳崖，宋真宗於此駐蹕故名。前此皆泰山之路，曲道盤旋，未始斗絕，至此緣崖而上，磴皆壁立，背插百丈崖，大小龍峪，奇石骨支，樹皆蠶瘦，如鳥枝暗塞，一氣直上，至崖頂，望三天門尚在雲際，

行之半日，泰山高仍端然未動。

朝陽洞，泰山之半矣，洞仄不可容几，泰山元氣渾厚，絕不以玲瓏小巧示人，故無洞府，無寢室，凡言崖者洞者，皆約略形似，取其意可也。上振衣亭，喜晴，見泰山日，濃雲之下，日光逗之，汝河沙條條如續麻分縷，山下見白雲一股，從半嶺墮地，州城仍漆漆大雨。

大小龍口，夾壁天穿，鳥道猿崖，止削一縫，如大簞層冰，一斧劈開，萬尋雷裂，走其下者，陰闕冷腿，時有龍氣。

自上上爲盤之始，石磴險滑，上此者尻脊兼用，肘蹠共支，一氣直上，留一步卽股慄，不能對立。至半盤，忽失三天門，爲重雲所護，迷蒙目不見掌，在輿茫茫，謂信輿不若信步，趨而下，見道旁懸鐵綆，猿引而升，入三天門，罡風射之，手足木強。

頂上，牙家有土房，延客入向火，余寒顫不能出手，燕炙移時，方出問頂，出門，白雲纏綿如敗絮，從者觀面不相見，摸索而行，手先於趾。

走里許，如入村落，左折而上爲碧霞宮門，左進右出。入門，十數人負予而前，坐其肩上，亂撲香客。導余見元君金面，鐵欄如椽，從窗櫺中見佛像不甚大，蓋天下名山，如補陀武當齊雲天竺前門諸聖像，俱不大，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火之盛，爲四大部洲所無。

應劭封禪記，漢武帝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爲帝求福。置錢之例，其來已久，然未有盛於今時，四方香客，日數百起，鑲錢滿筐，開鐵欄，向佛殿傾瀉，則以錢進。元君三

座，左司子嗣，求子得子者，以銀範一小兒酬之，大小隨其家計，則以銀小兒進。右司眼光，以眼疾祈得光明者，以銀範一眼光酬之，則以銀眼光進。座前懸一大金錢，進香者以小銀錠或以錢在柵外望金錢擲之，謂得中則得福，則以銀錢進。供佛者以法錦，以綢帛，以金珠，以寶石，以膝褲珠鞋繡靴之類者，則以錦帛金珠鞋靴進。以是堆垛殿中，高滿數尺，山下立一軍營，每夜有兵守宿，一季委一官掃殿，鼠雀之餘，歲尙數萬金，山東合省官，自巡撫以至州吏目，皆分及之。

出碧霞宮，雲仍纏裹，不能步，自念三千里來，不得一認泰山面目，此來何爲，心甚懊恨，謀宿頂，不見人，且不見路，從人飢寒，萬不可住，輿人掖之，竟登輿從南天門急下，股速如溜，疑自空墜，余意一失足則齏粉矣，第合眼據輿上作齏粉觀想，常憶夢中有此境界，從空振落，冷汗一身時也。頃刻下二十里，至朝陽洞，天霽如故，日猶在崖，山上只一片雲，弄我如許，惆悵山靈。

出紅門，牙家携酒核澆足，謂之接頂，夜戲劇開筵，酌酒相賀，謂朝山歸，求名得名，求利得利，求嗣得嗣，故先賀也。余怏怏了故事，蚤宿，謀再遊，中夜起，見天高氣肅，簷前星歷歷如杯大，私心甚喜。

黎明，叱蒼頭目山樾，牙家喃喃作怪事，謂余曰，朝山後無再上山法，犯者有祟，余佯應之，從間道走至一天門，始得山樾。山中兒童婦女昨識一面者，輒指笑曰，是昨日朝頂過者，今日又來何也，走問輿人不住口。蓋從來有一日一宿頂者，無兩日兩朝頂者，千年朝山例，予卒破之。

入山路，如逢熟友，一看而饑，再看而飽。過黃岫嶺，望三天門，纖雲不起，輿夫言今日有頂，方知

頂亦不易得事。

上新盤，皆余身到而目不到之境，昨日幸不失足，思反戰慄。以無山符，不復進見元君，由祠左禮帝宮，玉皇殿，看唐玄宗磨崖碑，蘇頌東封頌，東封頌字大如拳，蒲田林焯以忠孝廉節四大字剝蓋之，怒不欲觀。再去，則無字碑也，高丈許，石潤如玉，秦始皇欲以無字愚萬世，即泰山二字，亦思抹殺，立碑即焚書之兆矣。余入泰山，見磨巖勒字，無一字堪入眼，而林焯劉蓋蘇許公頌，亦胸中有此四字作祟，故余反以無字碑爲泰山一片石。

登封臺爲泰山絕頂，台上一方石，色青如蛋，與天無二。山後一望，千山萬山，皆馴伏趾下，如海大波濤，奔騰蹴躄，碾雪驚雷，滂薄無際，信是大觀。

日觀望海，實不見海，極目縹緲，恍惚見滄。應劭云，秦觀見長安，吳觀見會稽，周觀見濟，兗州二百里地，尙不能見其郭郭，何況寥廓。然吳門白練，出自家語，聖賢豈欺我哉。

五花岡一塊頑石，進香燒藏者日數百人，烈山而焚，其火大熾，山下人掃灰燼，淘洗鎔錫者凡十餘家，故石雖煙煤，掃剔甚潔。

回籃無雲纏，較昨更速，至石經峪，下而復上，山峽中有石五倍虎丘，傳唐三藏曝經於此，又名曝經石。石上鐫漢隸金剛經，字如斗，隨石所之，盡經而止。聞秋時有水鋪過，晶映可讀，傍有儒者刻大學聖經一章敵之，闢佛尊儒，此刻石人意也。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是未到泰山者。泰山壁立千丈，不藉尺土，櫛沐甚淨，故山無大木，無

深巖，無鳥獸虎狼，應是草昧時洪水激滌，南方卑窪，土尚粘寔，此則地勢高捲，一盪直去，靡有孑遺耳。余見兗州地土掘下數尺，便見石巖，故其葬法，雖在平洋，具有岳瀆之氣，則是江北地土，其中多有千巖萬壑，特無九年洪水爲之盪滌激刷，一出其真面目耳。

到嶽宮尋碑碣讀之，目不給，日亦不給。歸至兗，劉半舫貽予以岱史，卒讀之，自應劭封禪外，亦少快心之作。蓋入史者必大老，必當道，而卑官冷局，無力入之，如王季重泰山記，鍾伯敬岱記，俱不得入秩，況其他乎。此一史其埋沒高文典冊者不可勝計，人而有意高文典冊，岱史其不讀可也。

張子曰，山高數十仞，盡十里而沒，山高數百仞，盡百里而沒，岱至州城望之，不覺其甚高，及至黃河舟次，七百里而遙矣，然猶及見岱之螺髻焉，則其高可勝計哉。且山東地勢之高出於江南者，不知幾萬仞，而岱又高出於山東幾千萬仞，則自江南發足之地，凡從鞋輶下高一咫一尺，皆岱之高也，嗚呼岱哉。

湖心亭看雪

陶庵夢憶卷三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挈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砀，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

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金陵遊記

王士禛

廿二日，自烏衣巷出聚寶門，遂造報恩寺，寺即古長干明金陵八大寺之一也。龍象鉅麗甲諸刹，登九級塔四望，俯視金陵城闕，旭日飛臺，參差可見。西瞰大江，南望牛首，祖堂如玉笏犀株。東面蔣山，紫雲丹巘，出沒煙霧，鬱作龍蟠。近眺秦淮，青溪三十六曲，才若一線，艇子如驚蛟蝶，儼忽往來，大不盈尺。雲蓬蓬起腋下，烏俯其背。忽憶唐諸公詩，塔勢如湧出，連山若波濤，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僧言，順治戊戌，龍起塔中；塔震壞，有田姓兄弟四人，張姓者一人，不用一絛一木，數日而成，於最高欄楯上步立，遊龍飛鳥無以過，殆蒙莊所稱伯昏無人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爲能外生死至人者耶。天界寺在報恩東西，人家沿溪居，多以略約通出入，數折得寺門，松栝鍊古，篔竹幽邃。後爲鳳山，觀轉輪藏，登毘盧閣，閣前叢竹中，有姚祭靖公碑，又二碑皆記明初賜田之數。碧峯寺者，卽唐褚遂良翠靈寺，以碧峯禪師易今名，師嘗自言，坐下嘗出三虎一彪，彪蓋祭公也。洪武中師出使西洋，今十八沉香羅漢，猶是西域物。萬曆中，崇川顧氏竊其一以祈嗣，數見怪異，還之乃已。寺僧出正統十年賜藏經勅諭，墨澤如新。逶迤遶登高座寺，秋草滿庭，闕無人跡，遐想王謝庾下之風，爲之慨然。

過梅將軍廟，廟祀晉豫章內史梅頤，頤字仲真，嘗進孔傳尙書者。拜方景二公祠，方詞舊在岡上古木末亭側，喬木數百章，國初邵某者來作令，盡剪伐之，亭與祠並圯。今亭祠皆徙而北，雜松數株，殊失古意。按景公陝之真寧人，靖難時十二族竝死，事最烈，從叔壽者，以畊釣寄真州，得不絕如線，壁上陽羨朱君一詩頗奇，今記于此，慷慨誓死心不移，欲死不死將何爲，欲揮豫讓橋下劍，欲操博浪沙中椎，衣緋如火如衣衰，懷刃如雪甘如飴，疾行犯駕氣何壯，千秋萬世當如斯。誦之勃勃有生氣，可以廉頑立懦也。考革除之際，以身殉國者，自助戚大臣，下至樵夫門卒之流，凡數百人，人才之盛，古今無與爲比，雖功名如三楊。不免射鉤之恥，得與諸公朽骨壤土爭千秋萬歲之名哉。王稔者，方公之門人，負骸骨葬聚寶山，復輯公遺文爲侯城集，以傳於代，亦文氏之王鼎翁云。

登燕子磯記

金陵古都會，名山大川在封內者，以數十百計，形勝甲于天下，而燕子磯以拳石得名，殆與茅蔣衛廬相埒。磯在觀音門東北，三面臨江，削壁巖巖，石筍林立，觀音山蜿蜒數十里，東與長山相屬，至此忽突起一峰，單椒秀澤，旁無附麗，傲睨諸山，若優蹇不肯相下者，此其得名，固不偶然矣。大江從西來，吳頭楚尾，波濤浩洶中，砥柱怒流，無所附麗，西則大孤小孤，東則潤州之金焦，而磯踞金陵上游，故得名尤著。磯上有祠，祀漢壽亭侯。入山門，稍上迤西，有亭，壁上石刻天空海闊四大字，奇矯怪偉，

爲前大司馬元明湛公書，旁碑刻草書一絕句，有初飛錫杖出人間，及新秋窈窕題詩還之句。自注云，還者還鄉也。按公會爲南國子祭酒。又歷官南史禮兵三部尙書，此當是致仕時作。當正嘉時，理學昌明，士大夫競研闢濂洛之旨，而公崛起嶺南，從白沙聞學覺之宗，與陽明上下其說，天下翕然稱甘泉先生，可謂一代大儒者也。祠南亭三楹，壁間題字叢雜不可讀，獨椒山先生四絕句，與文壽承書闕祠頌，陸五臺謫祠詩，同鐫一石，瞻誦之下，忠義凜然。其一云，巖巖清光上下通，風雷只在半天中，太虛雲外依然靜，誰道陰晴便不同。讀此知先生定力匪朝夕矣。再拜退。折而東，拾級登絕頂，一亭翼然，至此則曠覽千里，江山雲物，樓堞煙火，風帆沙鳥，歷歷獻奇爭媚于眉睫之前。西北煙霧迷離中，一塔挺出，俯臨江濤者，浦口之晋王山也。山以隋煬得名，疑卽所謂桃葉山榭。東眺京江，西溯建業，自吳大帝六朝而下，憑弔興亡，不能一瞬，詠劉夢得潮打空城之語，愴然久之。時落日橫江，烏柏十餘株，葉盡著霜，丹黃相錯，北風颯然，萬葉交墜，與晚潮相響答，悽慄慘骨，殆不可留，遂題兩詩亭上而歸，舟人報瀟下二鼓矣。時康熙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也。

第

四

組

——日記一類文屬之

宜州家乘	黃庭堅(一四九)
蕭齋日記	蕭士瑋(一六〇)
復堂日記	譚獻(一七一)
鷗堂日記	周星譽(一七六)
曲園日記	俞樾(一八二)

宜州家乘

選錄

黃庭堅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元明自永州與唐次公俱來，居四日矣。是日州司理管及時當來謁元明。飲屠蘇。

二日辛未，小雨。遣永州脚夫四人回，寄糟蟹蝦胸梨蠔子大燭草豆蔻蠟。作未酉亥臘臠，元明次公會食罷，步出小南門，西過龍水縣，道過崇寧道人文慶。

三日壬申，陰，微寒。食罷，元明次公對棋，予獨步至安化門，得黃雀數十。

四日癸酉，微陰。區叔時與元明次公同飯。爲元明作花吉貝背子。與叔時棋，叔時再勝而三敗。

六日乙亥，四山起雲，而朝見日，大熱，纔袷衣。始遷書藥入新居。

七日丙子，陰，辰巳大雨，入新居，大寒。

八日丁丑，晴。發張載熙兄弟、馮當時、周惟深書。得大含笑一枝，叔時來棋，人勝一籌，叔時三勝而四敗。

九日戊寅，晴。從元明步至管時嘗莫暕亭。

十月己卯，晴。步至三角市，食罷，從元明步自小南門，繞城觀四面皆山，而無林木，歷西門，北門，東門、正南門，復由舊路而還。得曹醇老書，寄二酒、乾筍菌、生熟菜、黃甘、山積。

十一日庚辰，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西入慈恩寺，又西入香社寺，乃折而東，入植福寺，略龍水鄉而歸。

十三日壬午，立春，晴，又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訪崇寧道人文慶，臥於慶公之室，紫堂山人王漸、僧惠宗實同行。

十四日癸未，晴，又陰。夜從元明步出東門，上高寺，入天慶觀，乃至崇寧寺，僧從廣自融州迴。

十七日丙戌，晴，從元明浴於小南門石橋上民家浴室。與叔時棋，叔時三北。太醫朱激饋雙鴉。

十八日丁亥，晴，大熱，不可袂衣。

二十日己丑，陰，大寒，可重繭。得永州平安書，并得南豐無恙書，知李倩女睦家音問，云欲遣人至宜。

元明得李磁州及女嫻書、相書。報張子發。出自認齋，會蔣子人鄒得久。梳於高山寺借馬，從元明游南山及沙子嶺，要叔時同行，入集真洞，蛇行一里餘，乘燭上下，處處鐘乳蟠結，皆成物象，時有潤壑，行步差危耳。出洞，頃之，得張貴州書，傳致范德孺晁無咎書。夜中急雨，寒甚。

二十一日庚寅，陰。夜從元明過王紫堂。中夜大雨，達旦。

二十三日壬辰，曉雨乃晴。遣武陽察書、象州書、貴州書。入夜小雨，微明。

二十四日癸巳，雨不已。得曹醇老書，以元明至宜，予暫開肉，故寄一羊及子魚、鰕胸、蛤蜊、醬螺、蟹醋、蠃醬、金橘三百，并爲督到王漑進錢九十千。

二十六日乙未，晴，不見日。崇寧道人來速元明及予，同飯。

二十八日丁酉，晴。從元明游北山，由下洞升上洞，洞中嵌空多結成物狀，又有泉水，清澈勝南山也。

三十日己亥，陰，不雨，氣候差溫。叔時來棋，且勝且敗，而叔時負三局。爲元明作平氣丸成。樂善寮

黃遠送雪蘭。酉後凍雨，夜雨達旦。

二月庚子朔，雨不已，小寒。帶溪文顧到羊見餽，繼以建溪北果，又以萬錢爲壽，是張子發之媚婿也。

二日辛丑，雨甚，可復近火。

三日壬寅，要秦禹錫區叔時酌。元明與叔時棋，叔時負三局。

五日甲辰，晴，又雨。諸人置酒饒元明於崇寧，并召予，予亦宿崇寧寺。

六日乙巳，晴，天極溫，才可袂衣。與諸人飲饒元明於十八里津。

七日丙午，晴，似都下四月氣候也。象州人回，得才叔書，報松柏市之韓已達。得李仲牖書，寄建溪葉

剛四十銖，婆婁香四兩，蜀牋四軸，罌桶赤魚鱸五十，并得少伊書。

九日戊申，陰寒不雨。步到崇寧，采齋作羹。叔時來，對棋。

十日己酉，雨，不甚寒。得元明丙午柳城書，報周通叟作象州教授，要求蘇舟爲鄒至虛乞正書兩紙。唐

次公自柳州來，送菖蒲酒四器。是日午後雨止。

十一日庚戌，晴。唐次公來，共蔬飯。

十二日辛亥，雨，又霽，夜中凍雨。

十三日壬子，雨。作素包子，召次公，不至。得元明書。

十四日癸丑，晴，又雨。柳州僧禪進送才叔上元日書。遣高德修書。

十六日乙卯，晴。答禪進書。夜中月明。

十七日丙辰，晴。葉筠元禮來，約相見。

十八日丁巳，晴，又陰，而不雨，天小寒。唐叟元老寄書，並送崖香八兩。

十九日戊午，陰，不雨。得元明十二日師塘鋪書。

二十日己未，雨。崇寧道人同宗廣二僧、王紫堂來，噉素包子，累日苦心樸，合定志小丸成。

二十一日庚申，晴，初見日。發元明乙丑寄書。午雨，晚晴，夜雨。

二十二日辛酉，雨不已。崇寧慶公來，遂率至寺中，食包子。僧崇廣之全州。

二十四日癸亥，雨止，氣微溫。小許送鵬鳩六，王沙監送溪魚十五，皆班諸鄰。得鞭笞二十餘，甚美。

二十五日甲子，晴，不可挾纊。蔣侃送罨布坐薦四，絮以葦花。金鈴子、雲菌、皆一簞。三鼓，馬軍營

外火，焚十家。

二十六日乙丑，晴。得元明二月十四日丁卯書，寄詩一篇，青玉案一篇，滑石壓紙五枝。得相稅正月二十

八日平安書。得李德素泊李郎三十日本月十七日書。蔣侃送山藥，佳。莫洞送雪菌。得天民正月書，

報鄉中事種種，新知蔣陳夫，寬德二月上得戴坤父正月五日書。

二十七日丙寅，晴。發元明丙寅書。

二十八日丁卯，微雨，不寒。發相稅書。

二十九日戊辰，社，雨。得賓州王元道書，送丙椰子及來陽大箸。晝晴，驟溫，可單衣。

閏二月己巳，朔晴，中夜涼雨。

初二日庚午，曉晴，終日。夜雨達旦。

初三日辛未，雨。王侔來，求白鷗，得雌雄一雙與之，此爾雅所謂雝雝也。

初六日甲戌，數日皆夜雨晝晴，是夕星月粲然。

初七日乙亥，晴。

初八日丙子，晴，夜雨達旦。

初九日丁丑，雨止。得元明戊辰書。馮孝叔寄書，并送所買藥一箬。

初十日戊寅，雨。蔣侃、莫洞、寄買崇寧倚卓錢四千，莫并寄橄欖百枚，箬數十頭。德謹砦秦靖寄筍

山藥。食罷，過管時當西齋。

十四日壬午，晴。德謹砦秦靖餽筍，山藥，炭四籠。鑽竹改火。

十八日丙戌，陰，辰已晴。崇寧道人出諸巖作佛事。

十九日丁亥，晴。沐浴於石橋之涵室。

二十日戊子，陰，不雨。自南門步向東城，過望仙樓，復至小南門而歸。

二十一日己丑，晴。與僧惠宗了觀浴於石橋。叔時來，對棋，予敗四局。

二十二日庚寅，晴，大熱，不可挾衣。叔時來，對棋，叔時再勝而三敗。

二十三日辛卯，晴。觀書於南樓。

二十四日壬辰，晴。臥於南樓終日。叔時來，棋，三勝而再敗。

二十五日癸巳，晴，天氣似京師五月。

二十六日甲午，晴，接癸巳，夜潦雨，晨涼。辰巳開陰暄，小冷。

二十七日乙未，晴，寒。

二十八日丙申，晴。發永州書。思立寨孫彥昇子漸崇班送石膏蒲二捆，小菜桶四枚。

二十九日丁酉，晦，晴，寒，時作數點雨，不霑濕。發元明丁卯書至長沙。

三月初一日戊戌，朔，晴。

初二日己亥，丁酉、戊戌、中夜皆澍雨。德謹寨寄大簾一牀，又寄大苦筍數十頭，甚珍，與蜀中苦筍相似，江南所無也。

初三日庚子，大雷雨。

初五日壬寅，晴，入夜，星月粲然。

初六日癸卯，晴。郭戎送枇杷，甘蔗。又送麵兩石。

初十日丁未，晴。党君送含笑花雨枝，作順氣丸成。

十一日戊申，晴。暑氣欲不可堪。得元明閏月十四日己巳書，并得相稅書。

十三日庚戌，晴。普義邵革送山藥二籠。

十四日辛亥，晴，夜中大雷雨。

十五日壬子，晴。成都范蓼來相訪，好學之士也。得相稅書。

十六日癸丑，晴。長沙僧去。發元明戊辰書。

十八日乙卯，大雷雨，溝澮皆盈。得張八十外甥須城正月書。

十九日丙辰，晴。武陽莫彥照送粟米。

二十日丁巳，大雷雨，溪水溢入城濠，井泉皆達。王紫堂將諸雛入桂林。

二十一日戊午，雨。何澹范蓼同飯。

二十二日己未，得高德脩書。

二十三日庚申，晴。思立孫子漸送入參，芎。

二十四日辛酉，晴。普義邵革侍禁來。

二十五日壬戌，晴。普義送粟米二斛。

二十七日甲子，大雷雨。郡守殺鵝於城南之龍泓，於是三日矣。

二十八日乙丑，又雨，農夫以爲慶。

二十九日丙寅，晴，又雨。

四月初一日戊辰，晴。城西南再火。

初三日庚午，晴。馮孝叔送元明己巳書及相稅書。寄紙藥襪及公袞書，送紙六軸，人參十兩。朱彥

明、徐靖國、皆有書。鄒德久及稅各寄詩來，皆可觀。夜雨，震電。

初四日辛未，陰，欲雨。是日煨筍、作藕蘆、薑蘆、茄蘆。

初五日壬申，晝晴，夜雨。

初六日癸酉，晴。崇寧僧法旻置飯，與范信中同之。

初七日甲戌，晴。與時當信中剝粽子。

初八日乙亥，午風，未凍雨，少頃又晴。

十五日壬午，晴。予病暴下，不能興。

十九日丙戌，晴。普義寨寄粟米，山積。

二十日丁亥，晴。沙監王稷寄朱砂及猿皮。

二十一日戊子，晴。思立寨寄竹牀。

二十二日己丑，晴。德謹寨寄竹簾。

二十三日庚寅，晴。自丙子至庚寅，晝夜或急雨，簷溜瀉水行。輒霽，問民間，未可以立苗也。食新蓮實。

二十四日辛卯，晴。大隲始和，沐浴於城南民家。

二十五日壬辰，晴。崇寧道人來，同粥。

二十七日甲午，晴。市人始賣木等多改子，皮股紅，肉甘酸，生者微濕，核猥大而肉少。余舊聞嶺南木

等子卽藥中山茱萸也。沙監王稷寄渠酒歷來，自去年十二月未請。

二十九日丙申，四鼓欲竟，大雷雨，至寅卯止少，農民遂有酉成之慶。乙酉之夜，郡守齋宿請雨於上帝

郭全甫置酒於南樓，與者四人，予及劉君賜、管時當、范信中。思立孫子漸寄糟薑，簞，涼牀。秦禹錫送鮓。

五月初一日丁酉，雨。普義邵彥明寄木瓜及蜜。郭子仁送荷苞鮓。

初二日戊戌，雨，夏至。郭全甫、管時當、李元朴、范信中、會於南樓。

初三日己亥，雨。得元明長沙三月書，南豐三月書，轉附到睦三月書。

初四日庚子，雨，晚晴，夜見星月。

初五日辛丑，晴。郡中以令爲安化鬻置酒。

初七日癸卯，雨。自此宿南樓，范信中同之。

初八日甲辰，雨。陶君送牛脯、雀、鮓、蜜梅。

初九日乙巳，雨，夜中大雨。

初十日丙午，晴。邵彥明寄木瓜二十。

十五日辛亥，晴。歐陽襄自柳州來，邵彥明來。

十六日壬子，雨。李元朴置酒郭全甫之東軒，與者向日華，邵革、管及、王彥臣、賈琪、劉煥、高權、

范蓼、歐陽襄、其一客則予也。彥明送粟五斛。

十七日癸丑，晴。陶君送魴魚、鮓、十包。

十八日甲寅，晴。同范信中、歐陽佃夫、浴於崇寧。與崇寧道人過徐常，步至石泉，泉甚清壯甘寒，但

不濕不黏耳。邵普義送荷鮓。

三十日乙未，雨。沐浴於崇寧。

七月初一日丙申，晴。郭全甫幸子宜，晚過南樓。

初二日丁酉，晴。步出城西。袁安國送梨，亦可啖。

初三日戊戌，晴。郭全甫携酒來，與李元朴、范信中、歐陽佃夫、同飲。

初四日己亥，晴。甘祖夔來訪，問得巖西壽聖院是計監院。又云，其叔父表民第十三在巖西居。未申間

大雨。醫黃寶全送安石榴。

初五日庚子，雨。馮才叔送八桂兩壺。

初六日辛丑，同信中、佃夫、浴於崇寧。

初八日癸卯，晴。吳彥成送焦子、石栗。

初九日甲辰，晴。全甫送麥五石。

初十日乙巳，晴。佃夫聞其母夫人疾作，不俟晨飯而行。

十一日丙午，晴。與信中浴於崇寧。高允中來。臥南樓。

十二日丁未，晴。昌天河寄木瓜及蓋甌十枚。昌推賢字任之全甫、元朴、允中、信中來、會酌於南樓下，月明

中。

十三日戊申，晴。將官許子溫見過，彈履霜數章，又作霜鐘曉角而去。陶君送麵十斗。區君送梨及蕉子

紫水茄。全甫、允中、信中來，小酌月明中。

十四日己酉，晴。幸子宜家莊客還南豐，附元明己已書。

十五日庚戌，晴。子溫來，弄琴數曲。秦禹錫惠醉柯酒，殊可飲。全甫、允中、信中、月下飲醉柯酒，盡一壺。

十六日辛亥，晴。三人者又同飲醉柯酒。

十七日壬子，晴。同信中浴於崇寧。

十八日癸丑，晴。得醉柯酒一尊於劉君。同信中步至秦禹錫家。明日，劉君又送醉柯酒二壺。

十九日甲寅，晴。自壬子至今，有風。甚涼。

二十日乙卯，晴。得任德公書黃丕微仲攜來。

二十一日丙辰，晴。同允中、信中、浴於崇寧。

二十二日丁巳，晴。同允中、信中、就全甫小飲。

二十三日戊午，晴。帶溪文儀甫來，送二簞、黃梁、魚、臘。前日黃微仲送沈香數塊，殊佳，從以烏糲花、梨木界方、粉、臘。天河昌任之送蜜。

二十四日己未，晴。聞郡官請雨。崇寧道人來，受粥而不受飲。

二十五日庚申，晴。同黃微仲、范信中、浴於崇寧。崇寧道人置飲。

二十六日辛酉，晴。全甫、允中來，飲解醒酒。

二十七日壬戌，曉雨，又大晴。黃積微、文儀甫來，共蔬飯。同范信中過李元朴問疾。

二十八日癸亥，曉大風而雨。

二十九日甲子，晴。同積微、信中、浴於崇寧。

蕭齋日記

春浮園別集

蕭士璋

次公嘗語予云，莊周有言，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衽席之上，飲食之間，不戒而疾，共殺之入於畏塗而恬弗怪也。雖美疾滋毒，然節慾忍嗜猶可以免，惟文人才士筆端舌端，殺機最隱，招禍最毒。古人之訓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又曰，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次公之言如此，心知其規余，而弗能從也。余性剛決，遇事衝口便吐，如喉中絮核，咯咯難下，間爲強忍，每傷風動氣，時復發作。故錄中語或涉微刺，皆忍極而發作之候也。語云，良醫治病，先亟其標，予之取快於手口，病也。次公終日正言者，藥也。夫以梁肉理疾，亦心知其不可，若專以藥石供養，性寒胃弱，大難忍受，姑徐進之而顧其安焉可矣。時臘月二十四日也，西昌蕭士璋記。

乙亥九月廿二，移坐蕭齋。老年讀書，取適而止，過勞徒自苦，每夜止以二更爲節。

廿三，閑快雪堂日記，信筆點染，自有風範。他人多方矜慎，正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澀，終不天然。若口角稍沾吳音，便同倚門之娼耳。

廿四，俗云八月斷雷，九月斷電。今去立冬四日耳，早乃大雷電，殊可異。風雨忽來，山色空濛，益奇。晚潘昭度年伯母之虔任，泊舟於上渡，冒雨往省。

廿七，夜雨如注。蚤起思入鄉晤康隱定，溽而止。觀沈啓南所寫虞山檜，枝不暇枝，幹不暇幹，詭特異常，欲求宋元逸集於錢牧齋，并嘗就拂水一訪此檜耳。是日立冬，重九日雨，今日復雨，一冬未免淋漓矣。

廿八，同楊霽雲候康隱定於尖星岡。岡爲童山，但據地高，諸岡俯出其下，差可游目。山後石壁中斷而復合，遂爲此山之勝，乃以敗屋塞之，殊可恨。

廿九，朝旭初出，起視諸山，雲霧宿於山腰，峰頭俱顯，目之所際，平鋪如水，不同出谷之雲冉冉上升也。往返風日清美，遊曠甚暢。

三十，晚來季公捷禪喜，爲人所誘買書畫研山，子弟好書畫亦是佳況，但少年爲之則不宜。常苦兒輩不閉門讀書，而膠膠好古，馳騁於名譽之場，心蔽於此，遂若有鬼以攝之，諸喜事少年又建鼓而趨，了無一老成人以鞭其後者，可憂也。蘇公作放鶴亭記，蓋其爲物清遠開放，超然於塵垢之外，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開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此皆老於閱歷之言，子弟而才，宜深思而熟觀之，但安於作不點燈百姓，卽爲克家之子矣。

初四：西府海棠競放，桃李亦間有發者。水仙著花數朶，楚楚可憐。晚過般若寺探菊，傲霜黃一種最佳。季公所寄金雀舌堪伯仲也。

初六：簡閱馮文館書籍，擇其要者藏於蕭齋，令朝夕可披翫也。老而好學，如操燭續晝，猶愈於飽食終日耳。舊藏秦駒，久索弗獲，今日循視宣鑿諸器，得於孟下，甚快。

初七：蕭齋書籍季公能部署之，南面百城，遂可坐擁矣。余小星來，捲簾看雨中樹色，出近所著詩解讀之。

初八：先大夫同時之友，俱溘焉朝露。獨陳煥宇先生嶷然如魯之靈光，其孫今日得青其衿，以二金賀之。劉學海先生老而貧，貧而病，病而子復不肖，生人之苦趣備矣，資以藥費三兩。枯桑知風，燬獨將無號寒乎。捐銀二十兩市棉，以施窮民之無衣者。

初九：四平陸不知起於何時，近來最甚，殊可厭惡。梨園從楊蓮初來云無錫人，今日演洗沙於草堂，足洗箏笛之耳，但合管處微不按節拍，若竹聲肉聲漸近自然，益令人思張李二校書矣。

初十：晚飡傷飽，遂至委頓。燈下讀長蘅題冊數則，霍然而起。文能愈病，信有是事。

十二：人求作詩之法於坡公，公授之頌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今日不擇言十常八九，而識法者懼百無一二，詩之妙何從得哉。滅燭受月，遂妨一夜之讀。

十五：救荒之策惟增價以來商，未聞減價以遏糶也。一減其值富者封粟不發，無所更賣矣，貧者握金待斃，無所從買矣。蘇子瞻云，僭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莊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

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之利益，富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耶。曹參亦云，慎毋擾獄，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市乃不擾耳。老子云，治大國若烹小鮮，言攪之則易糜也。閉窗夜雨，清寂異常。

十六，赴龍幼玉山人招，供頓清饒，劇演繡襦，我輩消受一夜，不知山人忙卻幾盡矣。座中楊邦彥年六十餘，欲揮數百金買歌妓。自歎生死無常，爲歡苦不足。陳煥字先生年已及耄矣，每詠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淒然久之。夜月甚佳，都付之酒食地獄，惜也。

十七，人生閒適之味何可多得，小窗寒雨，燈火青熒出林樾間，有勞勞焉讀書不休者。此時此情此景，其人何如也。

十八，曲有誤，周郎顧，言音節失倫也。古人以拍節曲名爲樂句，近日梨園子弟性難記曲，任意增減，一間之內，音多不諧，遂難諧節，不得不以綽板蓋其短耳。古人燕享，升歌取鹿鳴，下管奏新宮，升歌，堂上之樂，正聲也，下管，堂下之樂，笙鏞以間，間聲也。間聲有音而亡聲。東哲補白華南陔六詩，殊乖其義。皮日休又補肆夏一詩，肆夏金奏，安所用辭，此自漢世已遺其節奏，今之合笛本領益失矣。次公處看演灌園，偶及之。

廿，劉舍人云，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授筆以卷懷，逍遙以鍼勞，談笑以藥倦，此讀書作文之妙境

也。今人類束書不觀，及落筆爲文，了無意得之日，亦無理伏之候。扞軸未經其懷，伎巧何由而出。其亦腎氣未堅，作強之官，不得其職耳，乃委罪心腎之交煩而不捨，易於壅滯，兩者未必肯爲代受過也。

廿一，赴陳興公招，歸渡夜分矣，寒山月吐，殘夜水明，素氣雲浮，往來不定，此王晉卿煙江疊嶂稿子也。

廿四，洪司理北行，往餞之。危檣夜舟，江風甚厲，公清慎，小大之獄，聽必以情，名司理也。

廿八，得潘昭度札。流寇以宿松有備，復折而西。懼江右火器，不敢近黃梅城，而遠掠其境。運鑑方隊自辰至酉，猶絡繹不絕，則賊之夥可知也。以合攻麻城爲名，鮑窳獮突，千里無人居，然一壁壘清野之謀，而卒不聞以一矢相加道者，如焚之慮，何日可紓，言之憤悵。

廿九，姑蘇班復來，一小且頗有擁髻燈前之致，然歌喉清峭，終當讓先來者居上，因想田百源家樂五十三黍最可觀，以登場不必奏曲，戴面不必修容耳。

十月初一，戴初士送劉槎翁詩集一。安成得李忠文集一。子高詩海內共推，然古廉妙境，亦非時賢所詣。正嘉以來，詩文徒工形似，全乏性情，如趙昌寫生，非不美麗，但非真者耳，蓋歟前哲爲不可及也。

初三，洪覺範馳情風雅。陳瑩中云，於道初不相妨，辟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近王元美亦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闕結，政恐萬寶生成時，更吐華萼，將如之何，此皆結習未忘，聊以自便耳。余心知其病，然復好之不已，窮年

枉智，思捨糞壤間，真淺之乎丈夫也。

初五、奮載奎基法師，尉遲敬德之子，年十八，有絕力。每出以三車自隨，一載醇酒精饌，一載女樂，一載兵器，而自與壯士錦袍花帽以騎從。遇所欲留處，縱飲至醉，擁女樂遍幸之，而後與壯士運矛挺槊，搏刺自快，率以爲常。玄奘法師自西域歸，欲立賢首宗旨而難其堪授者。一日請於文皇曰，大唐國中能荷我法嗣者尉遲子耳。帝令敬德，令依奘剃落，奘略爲指授即臻幽眇。唯識一宗，皆其披析也。然性廓落，終不知有戒律，饑則恣食，飽則齕睡而已。夜讀宗鏡，基師自撰唯識論疏序云，基風運單舛，九歲了艱，自爾志託煙霞，加每庶幾淄服，浮俗塵賞，幼絕情分，不知上來語從何而來也。

初六，龍山人醉後一肚不合時宜，發言吐氣，頗有劇孟之風。

初七，早登快閣，爲經理黃山谷先生祠。曉霧未收，遠樹依微，白氣蔽江，非煙非霧，狀如卿雲。

初九，陳大士每作製義序輒類暨英升。余作東客之，大士文如葦桂，性帶老辣，効能張肺，近人規擬大家，頗似陳年故紙，雖云強腎，服之了不見功。然爲余作起信合論跋，久不見佳，殆是用違其才耳。漢胡寬移新豐，粉社衢巷惟奮，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鳴於通塗，亦說識其家。然以之營建章千門萬戶，恐亦未免傷手矣。

初十，建安中海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節儉和洽，言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廚大吏或自挈壺塗以入官

寺。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之行，則容隱僞矣。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觀和公之言，與徐公之行，乃知行已律物，各有至當，操守欲嚴，局量欲大，識具欲遠，彼垢俗以動其概，疵物以激其清，均非所以通物方而弘世務也。

十五，食味惟淡最勝，笋尤不可雜以他物。午滄煨笋，以雞糞油蘸之，風味甚佳。葷羹稍下鹽豉，或亦不惡。小宋對歌姬云，烹羊炮膾，諸宗亦自豪華，如一味壩雪烹茶，茶凍不敢著半臂，此等清福恐亦難久受用也。

十六，閱聞子將無譽齋雜識，錄出二則以訓子弟。一爲作文之妙訣云，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離。張寶王嘗問友生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了。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須極多，中心卻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真狐精也，以質今日諸君之文，如魚飲水，冷煖應自知之。一爲閱文之妙訣。引東坡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只取鞭策皮毛槽檉錫絲，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此真閱文三昧訣也。子將之言如此，我亦常自教兒。但斲輪之妙，父不能傳之於子，直須得之濠上耳。

十七，潘宗玉過訪。前作東輿昭度云，宗玉將歸，須命過春浮，一極譚文章之事，文與可機材一派，必得其人，然後授之。過郵亭而不使人知，亦是前賢美事，然當世如有習主簿其人在此，又爲第二義矣。

十八，宗玉爲兩日留，文心逸韻，居然名勝，昭度宜有此兒也。李梅公於知交無不厚，然亦有反唇者。梅公頗不安，謂恐不諒於名流。余作字復之，君所謂名流，皆登場偶爾得意，戲罷便蕭然矣。君子務其大者遠者，但不可以千秋讓人耳。

廿一，王季重權蕪關，有游客往干之，季重殊不爲禮。客語季重，臨叩令於相如認爲恭敬，故卓王孫輩皆謹事之，今者有客而不重，亦公等之責也。季重笑而微調之，這其間相如料難是你，滿座粲然皆笑。此爲雅諺，亦可愧今之游士也。

廿二，齋前西府海棠無月不花，豈爲主人憐惜之意而然，蓋亦花之智巧便佞者也。清夏堂春蘭已開數朶幽香逼人。

廿三，天欲釀雪，與馬季房圍爐聽松風。季房因咏姚少師雲封蘿屋常疑雨，泉響松巖半是風，句亦自警。又云，元人詩大有妙境，如滕王閣，秋水魚龍非故物，春風蛺蝶是何王。又，當年傑閣棲龍子，此日空梁落燕泥。今人千回百轉，總不出王子安一記耳。

廿四，半月苦雨，今辰始開霽。積陰放晴，心神爲愜，況沍寒之餘耶。

廿六，楊文貞評解春兩書，行草亦佳，小楷精絕。余家正固先生傳，是其楷書，精妙絕倫。他如與先長史往來手札，雖復奇逸，不失程度。楊升庵乃詆爲鎮宅之符，蓋但知市肆所蓄，弄筆纏繞，未曾一見其碧落本耳。論次古人，不可不慎。

廿七，性懶作書，殆積至數寸，始一裁答。寫罷必投筆而起，自喜又過一劫矣。

廿八，余作書，意懶寒暄，語多微實，次公每箴余，他人書終日言而未嘗言，如弄珠鈴之者，上不住空下不墮地，中不著手，乃爲妙耳。兄書乃棒打石人頭，朴朴論實事，將動而血指耳。余笑語之，凡巧生於熟，性不習此，何從得巧來也。昔人愛從西書，筆短意長，今人終日言而未嘗言，得無繁多而意不足觀耳。

廿九，同調公各山訪梅，尙無信也。遣勝處輒負膺而坐，舟掠兩山澗，澤雉從澗中飛出，林深木茂，想有以來之耳。花紅墮地，鮮美可愛。調公爲拾數顆而去。

三十，李卓老學道未能，卻是宇內一血性男子。近日僞書流傳，如龍湖閒話，柞林紀譚諸刻，真可恨也。外道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莫於無智人面前稱尊。梅衡湘云，此老何可謗，但當棒之蓮花座上，朝夕禮拜，以消折其福耳。若盡如世人之見推，福固不容如此其消，罪亦不應如此其重也。

初二，次公清夏堂賞臘梅。昨日同馬季房看季公懷素千文卷子，書法俱從絕交書中出。藏公云，馳驟驟墨若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此可想其榮耳。

初三，往晤黃水簾，與調公同舟行，晚泊蜀江，夜睡甚甘。

初四，嚴霜被岸，重霧，禺中始開。俗云，霜爲霧所食，輒雨，此日乃晴。

初五，暗水簾，譚都下近事，娓娓可聽。出文衡山手書萬首唐詩，繩頭細楷，精妙絕倫。先生少游長安客某侯，遇以上賓，遂成知己，此冊得之於其孫也。冊分爲春夏秋冬。仇實父爲寫先生小像冠之，氣韻生動，從前所見但工細者都可疑也。

初七，淅風苦雨，竟日不休。推篷看山，略無醒態，神思殊憤憤，晚乃抵家。

初九，偶寄數行與何非鳴。昨晤黃水簾，言都下近事，娓娓可聽，且有同生之機。某云，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吳興顧而樂之，後有富翁爲築重閣以蔽其前，吳興復至，夷猶不憚，手署一扁曰且看，近日生機，亦且看耳。

十一，張伯雨贈龍門恩公詩。恩公昔任天平日，林下相迎褰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偏袒喚櫻桃。

倪雲林爲作龍門老僧圖，高逸之氣，動魂傷魄，殆二妙也。

十六，擬薄暮入郡，有客闕之不休，二鼓發舟，霜月皎然。

十七，錢牧齋寄來楊忠烈誌，隨取讀之，沉痛綸至，覺李獻吉于肅愍廟碑猶多矜驕之意。近來詩文能別裁僞體，直追正始，惟此老耳。邇日讀歸太僕集，亦不愧古人，乃是古非今之輩，妄云唐以下文須禁入目，此種論議，皆於文章源流未夢見耳。

十九，俗云，冬水過陂，人民受饑。郡歸，見道上水澤腹，果殆饑徵耶。賦役繁重，小民得纒須臾，恃有歲耳，若更困以災眚，民其有幸乎。所恃邑令吳公爲蓋憲之長，勤恤民隱，庶幾可免一死，而得一生矣。

廿一，孝廉如劉晉卿江右籍以張楚者，聞考居第二，雖云魯多君子，未免愧在盧前耳。午購得宋金粟唐抄藏一卷，書弘明集數十册，紙墨精良，書法酷似徐季海，亦佳物也。

廿二，余外祖世胤餘，今漸陵遲，羣從子弟至有不能舉火者。余爲遺租三百石，歲以周郵之，繼太宜人

之志也。先妻黃孺人慈惠恭順，嶽翁松原先生奇愛之。嶽母蕭孺人嚴毅英敏，余少慷慨負大志，嶽奇靡落，舉體可笑，乃孺人偏憐愛余而過於其女。今稍有成立而母弗及見，心痛之而弗能忘也。託余員爲買租百石，歲供其祭，而以其姊附之。繼娶羅孺人爲太僕虞臣先生孫女，弇州所謂嘉隆名臣也。著有豐南集。公爲封君置租五十石，籍其租入以供糗盛，其後子弟之率不謹，嶽翁先去之，以杜其端，余茲復贖取以不沒其意。然汶陽之田，來歸自我，彼亦烏得而鬻之也。

廿三，虔南地廣而力作者衆，賦稅俯仰之資皆取給於田，不令之灌輸，則粟腐於廩，遂坐而自困。吉州土懶而指繁，終歲饑溺之需，皆仰賴於虔，一禁其貿易，則金死於境，將立而待斃，故邊疆之令一嚴不惟病吉，而且以病虔也。夫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糶，猶與國也，仁暴曲直之數已見前事矣。今一堂之上，酒沉肉凝，然必欲驅之向隅以導歡，亦何忍也。余嘗欲作一書痛折其利害，而復中止者以余亦有饑溺之資在虔南也。邾之故法爲甲裝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向使余先不蓄組，則必能利於邾矣。第用組者當察其組之於家便與不便，不當以公息忌之爲組不爲組相疑也。

廿四，寒土可念，隨耳目所及者，輸數十金周急之。

廿六，修齋齋水廊。築基不堅，遂至於此。亦信立德之貴恒兩也。山梅花盡放，雨中益復嬌然。

廿八，余家爲大儒之後，世食舊德，維予曾祖末堪家多難。余祖少集於蓼，匪居匪康，蓄租卒瘞而始有此翹翹之室也。嗣先大夫而益光大之。辟彼力田，我祖播之，而以耘以耔，惟我父是依，辟彼考室，我祖肯之，而是丹是臚，惟我父之籍。思祖父析薪之艱難而歿世不忘也，故有終身之喪焉。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愧惕之心，如將或見焉。故予於先王父同戴太宜人置租三百石，歲供其祭。忌日率子弟拜於堂下，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餽餘其租入以分授從堂之子弟。禮曰，凡饒之道，每變以衆，待於下流者知惠之必將至也。先大夫同先太宜人歲以千石，余兄弟三人司年以會其出，內自享祀豐潔而外恤孤急病，量力所能行者爲之先人之志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子之道也。烈祖之頌曰，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後世子孫毋忘之。

廿九，最喜立春晴一日，今辰風物清美，殊可喜。作東招寒雲。梅爲風雨所刑，色韻微減，遲此一日，遂蹉跎一年矣。

復堂日記 選錄

譚 獻

同治二年五月以前日記，淪失不可記憶，今自癸亥五月始刪節十之二，大都循誦載籍，譚載之言爲多，餘事略附，不能詮次首尾矣。

偶閱齊梁人詩，在予詩錄外者，亦必義密語堅，多可觸類，詩至此已足盡變化之用矣。

購得漁洋山人帶經堂全集，曠代逸才，豈悠悠之口所能嚙點，論本朝詩，終當以漁洋爲一。

閱漁洋文，游記之工，不減酈柳，小品均修潔，南宋元人之能者。蜀道集中山水詩，非杜非蘇自有一境界。予服漁洋中和敦厚，可觀世運，所謂詩可以觀化者在此。

於書客故紙中，搜得章實齋先生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殘本，狂喜，與得晉略同。章氏之識冠絕古今，予服膺最深。往在京師借葉潤臣丈藏本，在廈門借孫夢九家鈔本讀之，不啻口沫手胼矣。不意中得之，良足快也。

杜門兼旬，以婦病也。乃于其閒治杜詩陸詩，兩家真際，小有悟入，廿年妄論，十刻六七，意有淺深，匪云遂異。

讀絕妙好詞箋，南宋樂府，清詞妙句，略盡於此，高于唐人選唐詩矣。四水潛夫，填詞名家，善別擇，非花間草堂之繁猥。南宋人詞，情語不如景語，而融法使才高者亦有合於柔厚之旨。

湖上小步，故鄉風景倦游，心目一清。少年豪宕，頗以湖山冶秀不足震盪懷抱，南羈嶺海，北攬河嶽，勞筋漸老，壯志日非，乃覺煙水窟中，足以怡魂瀟慮。

聞水經注落水篇，中記洛城浮圖寺觀，與楊參軍伽藍記相出入，松翰秀秀，各極其勝。或以柳子厚爲勝。鄙道元者，一孔之論，應聲之蟲。

西青散記致語幽清，有唐人說部風，所采諸詩，玄想微言，瀟然可誦。以示眉叔，歡躍歡賞，固性之所

近。施均父略繕五六紙，擲之去矣。記中詩稿類似鍾讀一流而區竟派派爲有生氣也補注

閱閱微草堂筆記，河間紀氏以記誦博辨爲長，殆難語于學術。而所撰小說，事理通達，文字有自得之趣。吳少宰師深嗜之，恆教後生熟習其書，有以也。

閱陶庵夢憶八卷，春間在娛園見王見大所刻，甚工雅，伍氏學雅堂叢書，猶有闕失。

閱太平廣記，所采六朝以上，雋雅可味，唐人說部漸充。

閱揚州畫舫錄，李氏頗留意一時文獻，不當以說部輕之。

閱盧刻顏氏家訓，南人入北，顏氏之文樸而饒，庾氏之詩深而秀，足以抗手。家訓義法可觀，折衷經教，尤當日所難。

閱鄭方坤詩鈔小傳，雋拔可誦，小品文字不易到，持論亦不苟。

閱樂府詩集，南朝兵爭奢亂，嘗於吳歌西曲識其憂生念亂之微言。故於小樂府論其直接十五國風，中白而外，未必盡信予言。

閱洛陽伽藍記，搞文振金玉之聲，懷歎極黍禾之感，體狹鄙元，事簡常環，而秀絕人寰，文外有意，毋乃反復勝邪。

閱駢體文，忽悟士衡連珠，文小而曲盡事理，學駢文者以此爲法，自無浮靡之失，乃不爲談古文者鄙夷。

閱文心雕龍，童年習熟，四十後始識其本末，可謂獨照之匠，自成一家。章實齋推究六藝之原，未始不

由此而悟。蔣若生論儻體，言是書當全讀，固辭人之圭臬，作者之上駟矣。章氏云戰國文體最備，此言亦開于彥和。

閱酉陽雜俎，柯古才性懸邃，文章過于高彥休闕史，第菁英已具太平廣記中，久欲校治廣記，或即以段

高二書發端，二書同紀滄洲釣詔事，敘次各殊，周涑人嘗言，可識文徑。

王逸楚辭注，簡質有條例，文采隱然。洪氏補注，徒多事，徒好事。

舟過六合，閱揚州畫舫錄，可謂觸類旁通，志繁行芳者矣。

閱劉敞齋載樂七卷，樸至深遠，得未曾有。

陶元亮云，稱心而言，人亦易足。詩品云，情性所至，妙不自尋。

閱轡軒語，不必窮高極深，要爲千金一字。

曉陰有雨，俄而晴日喧麗，楊花滿庭，春光老矣，哀樂中年。盆蕙作花，香繞几研，閱有正味齋日記，

往往作偶儷數聯，名雋可喜。

閱金樓子六卷，鄂刻出于鮑氏叢書，鮑本傳之永樂大典，脫誤不完，世無足本矣。梁元所述，蓋鄉里之原人，文章之中駟，閭位餘分，不幸而爲帝王，存此書與李後主之填詞，宋徽宗之繪事，同一可哀，自謂切齒于不韋淮南之倩人，而雜采子史，取淮南者尤多，又與文心雕龍世說新語相出入，未免於稗販也。中多文語，婉約可誦，卽所謂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者已。金樓子紀孔翁歸語曰，翁歸不畏死，但願仲秋之時，猶觀美月，季春之日，得玩垂楊，附記于此。

閱顏氏家訓，南人入北，顏生可謂學者，持論最正，宅心最平，家訓二十篇，造次儒者，不必以歸心爲累也。聲音訓詁，尤所慎言，經生家法，關後來之牘。抱經叢書刻趙氏校注號善本，予借讀于路山甫又四年矣。

閱酉陽雜俎正續二十卷，柯古博聞，習于道書釋藏，故所錄出子史外者，多二氏之傳，諸臆無深言棘句說部中懸麗者與。

閱世說新語六卷，少喜世說，匪惟談助，亦采春華。所見爲明何良俊刻，刪補不完，近歲沈敷成告予云：紛紛閱本最善。

閱老學庵筆記十卷，放翁題跋家訓之屬，往往樸摯有遠識，秦與吳少宰尤重筆記，予觀其隱顯激射，往往言外有意，吳先生精鑿不虛也。荆公爲陸氏家學，淵源所自，故嘗放翁時，燭火雖燼，尙津津樂道耳。

春郊物色，村娃挑齊，新水浮浮，麥隨蘆葦，叱犢翻犁，吳西林所謂捫腹起飽意者也。

閱楚辭集注八卷，改易面目，摧拉舊說，以求平易樸實。竊以爲楚辭文章之盛，若泥集注爲定論，則隱顯激射，意內言外之趣殆盡矣。辨證二卷，不信淮南，已屬乖刺，遂疑山海經爲因天問而作，不得不謂之僥越。又閱錢杲之離騷集傳，分章析段，便于講解。藝景瀚離騷箋二卷，家塾課誦之書，采掇羣言，空論尙少。閩人多喜讀離騷，如海峯者較長于黃少章林西仲李安溪諸人。

閱離騷草木疏，斗南老人，博物殷憂，著書見志，折衷于爾雅山經，誠在新安之上。一物攷證，序次多成

小文，非苟作者，雜采後世屬辭之語，推助波瀾，非汎濫也。

閱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趙立之去取有意，似勝曾慥，與四水潛夫絕妙好詞比肩，鼎足者其鳳林書院乎。

道中讀楚辭，爲方展卿屈子正音本，所定音協，不爲稿論，詆正異文，亦不盡一。又讀六朝文聚，所取亦當，惟無一大篇，頗似明季人習氣。許氏原槩精美，傳本甚稀，翻刻小曲幾不可識。

爆竹聲中，客子已海隅五載矣。干戈擾擾，日月昭昭，不知明年當在何所。

明日立夏，春事已非，浩浩白日，悠悠我心，寄愁埋愛，何天何地。偶得二語曰，薄醉易醒春盡雨，所歡初嫁客中貧。又得二句云，亂後妻孥遲對泣，近時文字畏知音。

鷗堂日記

選錄

周星譽

咸豐五年乙卯，正月戊寅，初一日丙寅，晴，午後出門閒行，重拈人字韻示寄公詩云，廟場鼙鼓賽新晴，市柳搖門綠未勻，押券舊遺多酒債，到門賀東半詩人，自書小勝禳除俗，預檢清遊報答春，笑憶西清早朝侶，馬蹄紅驟六街塵。

初三日丁卯，陰，微雨，晨起與寄公閒話，寄公誦其友也顛和尚絕句，甚有致，爲錄於此，亦無使其無聞焉。詩云，我昔山中居，結屋雲深處，喜得腳根牢，不共雲來去。

二月初十日癸卯，是日爲余三十生辰，設飲款客，爲竟日快叙。子九、寶慧、慕容、琴子、春臺、半厓至夜分始去，藍叔孟調仍留宿齋中。

十一日甲辰，陰，子肅季貺招作柯山之遊，同藍叔孟調泛舟赴之。先至七星巖，新築一亭一船室，頗宜遊憩。登八卦臺望湖，南山雨後，濕翠潑面。桃花千餘樹，高下掩映，如霞城錦障，湖光返照，遠近皆紅，洵奇觀矣。迴舟詣青蓮院，是祁忠惠公寓院故址，公子爽喜捨之爲寺者。寺枕高山之麓，引湖水帶其中，屋皆跨水而起，公園記中所云半以山勝，半以水勝者，猶彷彿見之。惟三十六勝都無一存，舊尙存四負堂，奉公遺像，今寺僧靜馥移寔寺門，而以堂爲奉佛之所，堂額遂毀，諸君嘆恨不寔。借寺僧方丈奠酒，飲至日入乃歸。

十三日丙午，晴，晏起連日，疲于談讌，午窗寂坐，殊少清氣，繙書作字，意都不愜，獨行階砌閒看春草，不覺蹂躪盡釋。

十六日己酉，方曙雨止，舟抵窟盛，登岸至水口菴小憩，覓肩輿入山，宿雨初霽，山翠如滴，溪流衝激，殊爽入聽。山谷間雜花爛漫，深紅香白，多不知名。至摩釐陁，拜曾王父墓。墓前松徑里許，徑仄僅容一人與行其間，巾袖皆碧。雨後香氣極清，尤爲此山最勝處。下山至下亦蓬，拜王父墓，復至唐城五鳥灣拜太恭人及庶母韓孺人殯宮。天已嫩晴，輕雲薄日，春意暄美，遠近諸峰，掃空而出，重青沓翠，直至目力無可追處而止。寄公謂此間山水幽省不及雲門，而秀過之，信然。回船風起，頗寒，薄暮抵家。季貺移山中小松稚柏，皆可三四寸，植之盆中，殊饒幽致。

十八日辛亥，晴，晨起至庭前看花，忽憶今朝是寒食，拉季脫出門閒遊，風日暄美，田中棠花盛開矣。

二十六日己未，陰，夜間琴子來，招余渡江會鐵老之喪，因附舟同行。寄上人附載爲西湖之游。

二十七日庚申，雨，午刻抵西興，冒雨渡江，東北風甚，駛不炊許，已達螺獅步矣。入城寓洋市街。

二十九日壬戌，陰，午晴，偕紆仁寄公登吳山，過解神廟茶肆茗話，坐處正面西陵，風帆煙樹，歷歷可辨。窗前碧桃二樹，經雨盛開，吟賞久之。琴子述去春花時，曾與季脫同飲于此，今日之遊，頗恨少

季脫也。正劇談間，忽平子蹤跡而至，拉之出門，遍遊諸祠宇，由紫陽山取徑而歸。

初二日甲子，陰，偕琴子聯騎至南庫房，已刻抵靈隱寺，寺門正對飛來峰，翠鏡玉削，巖刻萬狀，卓立拱衛，如列屏然。冷泉出石竇中，注爲大溪，時積雨乍晴，山水四下，泉勢怒若奔馬，離寺數百武已聞泉聲。夾道皆松篁槐檉，交柯接葉，翳不見日。馬行樹陰中，尾鬣俱作淺碧色。偕蓮舟琴子先入僧舍，索茗小啜，已卽出。過冷泉亭觀瀑，奔雲濺雪，若欲裂山而下者，相與據磐石上攬襟冥澁，蹀妄爲之一洗，寂坐約半時許始起。過一線天巖洞，大若九楹之屋，呀摩崖巖，狀類覆釜，鍾乳下滴，衣袂皆漬，陰晦至不能步。尋所謂一線天者，絕頂壁上小穴如錢，日光下漏，纔可一線。俗傳光中有佛象，鬚眉可辨云。擬一游天竺，蓮舟謂遠不逮此處之佳，遂迴轡赴聖因寺。雨後遊人不至，寺門闐然入至攬勝齋小坐，遲子仁寄公，以寄公約至此相待也。少選俱至，乃遣輿騎歸，偕四君至詒經精舍看牡丹，已半殘矣。竟日未飯，飢甚，遍叩酒肆皆不開，乃買擔頭餛飩白酒，坐陸宣公祠階石上飽啖。天色向暮，至平湖秋月覓舟不得，步行過段橋，遇二瓜皮船，分買之，抵湧金門，足力甚憊，獨雇肩

輿歸寓。

初六日戊辰，辰刻大雨，午後偕寄公琴子東歸。雨後江水極溜，風稍逆，未刻抵西興，至驛前買船，赴縣城中馬埠訪藍叔、平子、嘯篁，二鼓解纜。

初九日辛未，雨，竟日靜坐壽潛室作畫，甚適。聞素人日記，說理數則極有神悟，天資高妙，我不如也。此君見地，都在最上一步，倘不爲人事錮蔽，他日入道，必較我精進。

十五日丁未，晴，素人兄歸，以今年日記示余，古文益精進矣。夜與素人季貺談，各出別後工夫見解得際處相質，玄情與理，納釋靡盡。夜愈靜，談愈妙。偶回首見窗紙微白，猶疑爲月，旣而晨光入戶，始知達曉矣。是夜竟不聞雞鳴。

十六日戊申，陰，天甫明僧素兄季貺出門，至野田中行散，望郡東諸山，清潤可攝，遙林曠坂，蕭瑟無人。素人因論人早起得清氣多，每少病。此語殊有理。歸舍，季貺歸寢，余復與素人談，每至佳處，輒恨平子不在側，無與賞也。

二十日壬子，晴，放舟往柯山，遍遊七星巖諸勝。諸人中惟予與蓴客已屢至，素人雪甌皆初涉。搜奇剔幽，遊興甚勇。地主沈生，設茶款客，讀蓴客題壁詩，咸嘆其工。憩息半時許，放舟至駕山青澗院午飲，風日甚炎，就丈室後徑竹深處納涼。擬一遊舟山九峰寺，恐日暮，長年又憚子操舟，乃改議往柯亭。漁養以事先歸。四君與予同棹，過修塘禪院，令寺僧導遊柯亭。亭枕官河，予輩終歲往來其下，未嘗一登也。亭屋可三楹，狹直如土街，更無曲折處，殊不耐之，遽行至中梅，與諸君別，歸賞邨。

今日溯青電湖、道湖、雙巖、礮諸邨，皆南湖最勝處，山水平遠秀潤，一改雄傑之氣，明媚若美人，偃蹇如高士，一邱一壑，一邨一壑，無不幽勝。晉賢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非身至其地固不知此語之工也。

五月二十五日丙戌，小暑，晴，申刻北風甚大，遼雨，有雷，傍晚霽，同寄公季貺出門看荷花，行田埂上，雨後泥濘，失足落水田中，雙蹀皆沒，不覺自笑。從種花人周姓乞花三枝，蓮蓬一枝。歸洗足，早睡。鄉人種藕，以不花爲豐年，蓋藕力盡洩於花，花愈多則藕愈瘦。今田中彌望如雪，爲我曹吟賞計甚得矣，鄉人得無怨乎。重藕之家，藕爲上利，葉次之，蓮子則不賣，實亦不得價也。凡田上腴者可兩年種藕，下此可一年，多則土瘠而收不豐，但可種葦齊耳。立田坂上看雲，甚奇。素人因言夏爲天地極絢爛之境，冬爲天地極枯淡之境。東坡謂文章絢爛之極，歸于平淡，殆天地自然之理，不可勉強也。

六月初一日壬辰，晴，趁曉涼出門，草露未歇，荷風自香，初陽在山，煙翠如洗，與三子散行野塍中，吟眺甚樂，不知較賢良門外早朝人何如也。午後陰，有風甚微，燥熱愈甚，同季貺出野田上眺遠，西南一角，山影俱沒，白氣黯黯，如水在空中，惟聞雷聲落落，隱濕霧中，鄉人指謂是處雨矣。

初七日戊戌，晴，酷熱，就廳事布席，欹枕看石湖放翁詩集，令鷓鴣揮扇，虛堂晝寂，惟聞新蟬，疏簾漾風，荷氣時至，恍置身深山中矣。傍晚出門看荷花，小奴摘蓮蓬三枝，與季貺分嘗之，極甘美。得

春臺書，以西瓜見餉，瓜大如斗，南中不多見也。晚後出門追涼，看小奴捉螢火。

九月初九日，己巳，晴，與寄公季貺登假山最高處，藉草飲酒，聊當登高，醉後酣睡，夢中得無田差免吏催租句，醒後足成七律一首。

十一日辛未，瑤圃自杭來訪，越日作隸書禮帖見贈，予以行書報之，均書獨將傲骨支憂患，各有雄心托混茫二語，是庚戌贈瑤圃詩中語也。

十三日癸酉，晴，送瑤圃至柯橋，訪春臺昆季。

十四日甲戌，侵曉送瑤圃解維，予返賞村。早霧極重，十步以外，幾不可辨，曉光曳空，遠近一白，遙山三數，如侵大海中，僅露其髻，疑竄身瀟湘洞庭之間矣。

二十一日辛巳，陰，昨日服散止癢，今早神思尙健，步履亦苦不健，然意極適，雖鳥之脫圈，囚之蓬蔽，無此樂也。余嘗謂人生百物可喫，特不可喫土步魚，百病可生，特不可病癢。越人嗜土步，春時遊南鎮，則是物價尤昂，謂之菜花土步。遊人無貴賤，競買以佐酒，一食可盡數十尾。言其肥美，殆不減車螯江瑤柱也。實則兩肋肉不盈匙，枯碎不可食，而俗所重之土步肝，尤少味。越人善病癢，夏秋之交，在在而有。病者居止如常人，惟癢作時少倦臥，餘則飲酒食肉歌笑，似甚無所苦者。余生平極畏癢，又不好食土步，殆客籍與地著原不相類歟。里語謂鹽汁曰鹵齏，齏字俗訛作勁音，遂不解其義。鹵與齏實是二物，凡服鹵者可救，服齏者不可救。有所謂滴齏者，蓋鹵之至濃者也。今俗比爲一物，是亦不格物之過。孫錦濶會行鹽，爲予言之，其說頗有理，記于此。

十一月初十日己巳，晴，赴郡，過節之家晚飯，談至二鼓，月極皎，因別子九節之。同雪甌、蕤客、平子、寄公、季覲，步月至清風里。平子告歸。徑由烏龍庵出寶珠橋，市燈已稀，街橋互起，沉沉萬戶都浸霜氣中。登倉橋，望龍山，宵藹一白，峰巒小亭，高寒如畫，恨不得携酒腰笛，與諸子作終夜之賞也。進司衙，樹陰交露，不逢一人，月影下地，幽慘非復人境。蕤客謂如此佳處，惜無一鬼點綴其間，爲之絕倒。至朝京衙，雪甌別去，乃解纜出城。蕤客至橫河登岸。抵村丙夜矣。

曲園日記

壬辰春，自蘇而滬，而杭，而復歸於蘇，首尾五十日。

俞

樾

二月初十日，率兩兒婦及孫兒陸雲，外孫許引之，曾孫女璫寶，同登南灣子船，假牙釐局小輪船曳之而行。無錫秦石君孝廉，陸雲同年也，乘一葉小舟而至，亦附余舟同行。輪舟甚小，又曳兩舟，遇逆風行不甚速，午初展輪，酉初泊周莊。舟人畜一小犬，璫寶欲觀之，命人捉至倉中，犬不盈尺，然亦不甚佳，不及吾家小獬狻也。去冬聞汪耕餘觀窳言，畜此等犬，貴五短三長。所謂五短者，嘴短，耳短身短，脚短，尾短。所謂三長者，毛長，舌長，爪長。吾家小獬狻，五短皆具，三長稍欠，然舌爪兩長，余不知其何所取也。是日甚冷，皆披重裘，與隆冬無異。舟中携兩寒暑表，一表三十九分，一表四十三分，同在舟倉，而高低迥異，乃知天時寒暑，不可以儀器測，凡自鳴鐘表亦無一準者，皆可以推也。案頭有梅花二瓶，紅綠白皆具，又有水仙花一盆，皆自曲園携來者。

十一日卯初展輪，至酉正而泊，距閩行鎮七里小地名沙港。是日滿望至滬，而風不順，輪船力小，行不能速，枯坐舟中，戲作小詩示兩兒婦，竟日狂風遇石尤，今宵野渡暫勾留，聲聲波浪船頭撞，似爲吾孫報狀頭。

十二日，未刻至上海，遣輪船回，致書謝余澹湖太守，並附去家書示孫婦。船泊觀音閣碼頭，余登岸乘輪拜客，於招商局見沈子梅觀察，又於申報見何桂笙，餘客皆未見也。孫婿子戴來，晚飯而去。是日又由信局寄孫婦書。蔡蓉卿交來蘇信一函，內有篤臣書，陳子宣書，李少介書。又花農自粵發電報，告知二十二日出棚。

十三日，乘轎入城拜聶仲芳觀察及王竹侯方伯，皆見，餘皆未見。出城，又至招商局見沈子梅觀察，與陸雲等訂定海晏輪船，還船午飯，復乘馬車至機器局見劉康侯觀察。已而劉觀察及上海袁海觀大令，暨蔡蓉卿表弟，皆來船相見，餘客來不見，不備書。會孫女璫寶欲試坐馬車，因挈之同至機器局，歸途欲游張家花園，而余以拜客出，未易衣冠，故不果往。是日朱伯華觀察自蘇至滬，同泊觀音閣碼頭。十四日，晨起至伯華船小坐，聶仲芳觀察來，伯華來船，午飯而去。是日陸雲等發行李至海晏，而海晏入滬，不能容，乃仍發行李回，議改坐他船。

十五日，陸雲至天后宮拈香。蔡二源太守來，伯華來，午飯而去。宗載之暨子戴來，沈子梅觀察來，與訂定新裕輪船。與孫婦書，附去茶葉餅餌之類。

十六日，伯華來，蔡蓉卿來，招商局使人來，言新裕已進吳淞口，到碼頭矣，即命余德陳壽押行李至船。

陸雲及子戴亦卽至船相度。是歲因閏六月，立春較遲，北洋開凍晚於往年，而會試諸君廣集於上海，以至招商局輪船應接不暇。余及伯華與局中再四相商，乃始得官船一輪，艙中四鋪，陸雲引之子戴秦石君共之，亦甚適仄矣。是日沈子梅觀察以廣東康祖詒所著新學僞經考見贈，其書力攻古文之僞，故凡後出之毛詩左傳皆以爲僞，並因說文有稽古，亦排摺之，其所論似正，然亦一家之說，且以諸僞經皆劉歆所造，故目之曰新學，以歆固新莽國師也，然此究誰見其執筆而書乎。又凡古書中有以己意不合者，皆以爲劉歆竄入，亦未免武斷矣。是日伯華先辭赴輪船。

十七日，子戴來，午飯而去。酉刻陸雲引之均至招商局晚飯，飯後登舟，訂以寅刻展輪，想不爽也。伯華言新裕輪船駛行最速，行六十點鐘而自滬達津，止歷時三十耳，海宴六十二點鐘，海定七十點鐘，皆招商局著名之船。是日與孫婦書二，一交信局，一交鄉裁縫帶回。余自十二日至滬，至今六日，始得送陸雲等登船北上。每日所用之轎及馬車，皆蔡二源所供給，二源時爲英界會審之員，俗稱新衙門者是也，甚感其意。然余雖有車轎，止因拜客登岸兩次，洋場風景，不一觀覽。子戴至虹口大花園，見獅子一，虎二，豹一，豺一，猩猩二，狗熊二，或勸余往觀之，余笑曰，余力惜不能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耳，何以觀爲。子戴言一虎熟睡，積肉滿前，一小鼠竊食之。嗟乎，鼠以嗜肉之故，前有虎而不知，虎以貪睡之故，旁有鼠而不覺，是皆可爲世鑒矣。陳壽自輪船回，言伯華在船臥疾，復使陳壽往饋藥。

十八日，卯刻發上海，假製造局劉康侯觀察小輪船曳之而行，過招商局碼頭，使人登艙而望，則新裕已

開矣。是日微雨，過嘉善而泊，不知地名，距嘉興三十里，或云十八里。

十九日，丑正卽展輪而行，過嘉興，天未明也。午正至唐西鎮，二兒婦登岸，至其母家姚氏，申初回船。姚氏自前明卽居於是，所居致和堂額猶董香光筆也。其先世得丸方，能治痧，世世製以施人，至國初猶然，其後力不能繼，乃始取值，自取值而唐西姚致和堂痧丸名聞天下，南至閩廣，北至燕趙，無不售其藥者，其業益盛，姚氏舉族豪利，乃設立章程，姚氏一族之人，婚嫁者，死喪者，孤寡之失養者，皆有助，子弟能讀書，自入學至成舉人進士皆有贈，祖宗施藥不取值。而子孫食其利，逾百年而未已。天之報之，亦云優矣。庚辛之亂，店業中衰，二兒婦父西豪孝廉早卒，其母張，賢而才，復振興之，悉如其舊。然唐西一鎮，冒其名以牟利者，不可勝數，入市而問之，致和堂相望也，僞藥盛行，真藥爲其所奪，姚氏之業亦少衰矣，然今歲二兒婦之姪女歸於衛氏，例贈之資，減而又減，猶可得二百四十千，其全盛之時可想也。二兒婦亦賢明有鑒識，有母風，余維舟待其歸，感姚氏先世之高誼，與致和堂之法良意美，竊謂姚氏此店，卽范文正之義莊也，然范氏義莊，踵而行者世多有之，姚氏義店，自古及今未見有二也。因泐筆記之，爲世之力能創業者勸。二兒婦歸，又自唐西開至德清，泊小虹橋畔，輪船皆迷不得路，賃一小船導焉。

二十日，坐小舟經由烏山廟下，過丁家橋，緣前港行，展先曾祖天因府君之墓，其地名西南角，以在南埭舊廬之西南，故相沿有是名矣。又移舟北埭，過四仙橋，展先祖南莊府君之墓，其地名牛舌地，以形似名焉。展拜既畢，至南埭，招族姪福昌至舟與同坐船，而松泉姪婦戴，桐園姪孫婦蔡已在舟相

候因與叙談數語，略進小食點心，復坐小舟進東門，出西門，至汪家兜，展先大夫之墓。自傷衰老，未知能幾度瞻拜松楸，因於三處各賦一詩示兒婦輩，庶子孫傳誦此詩，不致迷其所在焉。其一云，舟過烏山又向東，丁家橋外去匆匆，棹前一曲移舟入，早已松楸在望中。右先曾祖之墓。其二云，小艇還從北隸搖，檣枝搖過四仙橋，過橋泊岸先塋見，只隔塗泥路一條。右先祖之墓。其三曰，西門城外路夷猶，認取汪家小小兜，親向榜人遙指點，渡船一葉在前頭。右先大夫之墓。是時因墳樹小有損傷，作書致本縣程康侯大令，求其出示禁人盜斫，已而康侯大令來舟相見，久談而去。余卽解維赴杭州，天大雨雪，幸風水俱順，輪舟迅利，至酉初卽至杭州，泊黑橋頭，俞樓守者五十來見，轎夫阿王亦來，伊等皆在碼頭守候數日矣。

二十一日，以小舟載行李渡西湖，至昭慶寺前，復以湖船載至俞樓，而余與兒婦曾孫女皆坐轎先行，至俞樓十一點鐘矣。劉吉園總戎派健兒數輩來司扞振之役，其管帶者李把總來見。未幾，宋澄之來，劉吉園亦來，余以花農所寄李勳堂別業修葺之資洋缺六十有四交付吉園，俾以時修葺。是日余腰腿酸楚於拜起行坐皆不便，蓋昨日掃墓坐小舟，僵僕出入，又著釘屐行泥淖用力之故。然余春秋祭掃，歲以爲常，遇雨亦時有之，初不覺其勞，而今歲乃爾，殊有甚矣吾衰之嘆。俞樓客多，自有客籍書之，余不能悉記。

二十二日，孫女侍其姑宗夫人來，孫女留任湖樓，宗夫人去，大兒婦與俱入城如賀氏省其姊。姚少泉表弟來。是日來者甚衆，略記之，許子頌，許子社，陳諤士，楊古醜，何培生，三六橋，毛葆園與其子

子雲，客來，以便衣見之，並豫告以腰腿酸楚不能行禮，手書一聯懸於客座曰，止談風月，不具衣冠，其上句爲秦譏楚諶者告也。

二十三日，陳子宣來，以所製鏡重圓傳奇見示。得津電，知陸雲等已於二十一日抵津矣。得孫婦及從孫爲臣十七日書，附來花農正月二十七及二十九兩書，並附有陶心雲朱蓉生書。蓉生並以康君祖詒所著新學僞經考見贈，則余已見之矣。又花農寄有葦苡仁及貝多葉與所揚新得石刻數種，則在蘇寓未寄也。酉刻，大兒婦自城中回，得蘇寓二十日篤臣書，內有子原婿正月望日書。是日靜慈寺僧雪舟，白雲菴僧仁果皆來，並昨日來之廣化寺僧悅觀，蘆舍庵僧林泉，所見四僧矣，高冠廣袖，頗稱草堂座上之客，惜其人皆止以莊嚴佛地爲事，無一語契合禪機也。雪舟能書畫，在西湖緇流中尙爲不俗，然亦惟乞書札，謁達官而已。是日又雨。

二十四日，雨，來者惟一客一僧，客乃柳質卿大令，從前蘇州紫陽書院肄業門生也，僧失名。得津電，知陸雲等於今日由陸路入都。與孫婦書，附去食物。是日閱周子雲詩一卷，略爲點竄。雨窗無事，走筆作文二篇，一卽陳子宣鏡重圓傳奇序，一爲菱湖鎮志序。

二十五日，與孫鏡澄書，附去龍湖書院三月朔望課題。與子原書，言及近日病狀云，以此日論之，不過氣機之阻滯，以將來論之，實爲癱瘓之根株。吾兄福甯君及親家彭剛直皆忽然得此病，病而旋愈，愈而又病，竟以此終。余生平用筋骨過勞，久知必有此患，今果然矣，踵福甯之故轍而步剛直之後塵乎。得孫婦二十二日書，附有葉志錯書，咸潤如書，朱修庭書。修庭轉述黃幼農觀祭之意，求譔彭楊兩公

詞碑記。是日王夢薇以其先德贍生君所撰紡織譜，及其同里老輩翁海琛所撰杵臼經，與史西村集中所載詞鸞說合爲一篇，而乞余序，余惟農商者天下之本務，不可以末務參之，古人於此二事，至纖至細，事有一定之程，器有一定之制，而便宜苟且一切之謀，皆所不用。自泰西之學盛行中國，而農事織事皆欲以機器行之，大槩散，大僞興，何所底止乎。讀此編猶見先民樸茂之美意，爲之三嘆，因卽以此意沁筆書其卷端。聖因寺僧滿舟來。燈下與二兒婦孫女鬪三才中和牌，余贏錢五十六。

二十六日，得蘇寓篤臣二十三日書，穀孫書，桐自寶應來書。與孫婦書。宗湘文來，宋澄之繼至，俱留午飯而去。王同伯來。大兒婦入城如賀氏。余撰北固山彭楊兩公詞碑記一篇。

二十七日，二兒婦入城，酉正而還。余撰唐藝農廉訪七十歲壽序一篇，余與藝農交二十年矣，藝農升貴州按察使而去，自惟衰老，再見無期，爲此文贈之以爲壽，卽以爲別。

二十八日，二兒婦入城卽回。得孫婦二十五日書。又得胡小樓書。與孫婦書，附去德清方餅，豆腐乾。族姪元昌正三來，言烏山廟神像剝落，屋瓦漏穿，略須修葺，余助以洋錢拾圓，并書大略告里中諸君云，出邑東門里許有烏山古社焉，俗有堯皇之稱，其說不經，然吾郡長興有堯市山，一統志云，堯時洪水，民避居於此。則茗馨之間有陶唐古蹟，亦不足怪矣。數百年古社頗著靈爽，而屋瓦穿漏，神像剝落，非所以嚴祠事而報神庥也。願同社諸君子，各盡其心，各竭其力，集腋成裘，以助修葺，庶足消災疾而迓和甘乎。元昌等又言，牛舌地墳樹已釘鐵條護之，每株各三，以防人盜斫，因以洋錢三元償其所費。嗟乎，自兵亂以後，土地荒蕪，各處咨民，藉開墾之名，源源而來，搭立棚廠，不能不取

材竹木，民間竹園及墳上蔭木，任意盜斫，民不能爭，官不能禁，積久而土客不安，致搆大覺者，往往有之，是亦東南一隱患也。潘祝年太守來，丁松生來，久談而去。滿洲三六橋以紫雲膏見贈，云治風疾及一切酸疼。余自來湖上，以食物餽者甚多，然不可書，書之則爲酒肉帳簿矣，惟湧金門外三雅園豆腐乾及岳墳燒餅，則皆西湖美品也，不可不書。

二十九日，陰雨竟日。得孫婦二十七日書，附有子原二月望日書，馮已亭書，蔡滋齋書。滋齋將遣其眷屬歸杭，求暫假俞樓，然余適居此，不能假也，卽以書覆之。與孫婦書，又與陸雲書，附與劍孫書。監院許子頌來，請期行望課，定於三月初四日，卽以課題付之。尤篋孫營來，詒經肄業士也，欲爲余全書作目錄。近來士子喜於博覽，而又苦緝閱之難，故如困學紀聞及學海堂經解諸書，皆爲編排目錄，雖襲鄭康成三禮目錄之名，實參用溫公通鑑目錄之體者也。余書三百餘卷，緝閱不易，能爲編目錄固佳，然醬瓶上物，何足比通鑑，乃亦費爾許心力乎。爲誦香山詩曰，妝奩徒費騰，磨礪不成璋，其慕湘文觀察送來京電，知陸雲等已到京，劍孫亦到矣。

三月初一日，與孫婦書，與劍孫姪婦書，陳子宣來，俞石林來。
初二日，乘轎入城拜客，見者崧鏡青中丞，惠荅舫都轉，王心齋觀察，余扶杖僂偻，不能行禮，龍鐘老態，知爲羣公所笑矣。又見劉海臣太守，此君以翰林得京察未記名，遵新章分發來浙，奉派充書局提調。近來玉堂金馬士多於卿，心齋觀察自言留館後，跬步不出京城，十八年而後開坊，然則在其後者可知矣。部定新章，亦爲疏通起見，此後待詔金門臣期饑欲死者，當無不以此爲出路矣。又見樊介軒

自廣東學使報滿而歸，花農之前任也。又見談仲修，余初受話經聘幣，此君尙充監院，今則蒼顏皓首矣。薄暮出城，遇石林於湧金門，招與同船而歸。石林小坐卽去，命舟送之至昭慶寺。

初三日，乘舟至三潭印月，率二兒婦姚，孫女慶會，曾孫女璉寶，拜彭剛直公祠，時公之妻譚刻成於吳下，因以一冊交守祠者藏拜公神龕中。去歲湖南彭氏以剛直公畫像二幀寄蘇，余並以寄唐藝農廉訪奉安祠中，其一公服者，在一寄樓下，又一野服者，在樓上，儀容酷肖，對之凄然，其在樓上者，余倦於登陟，未見也。歸而樊介軒宋澄之相待於湖樓，甫坐定，而王心齋觀察至，觀察言戊子年典試粵西，與沈仲復中丞徧遊山洞，最奇者還珠洞，洞中有水，可乘舟而入，有石柱，自上而下，離水面纔數寸，馬伏波以劍斷之，謂之伏波試劍石，此故老流傳之說。又云，廣西省每出一狀元，則石長一寸，此亦無可驗，惟石上刻范石湖七律詩一首，歷年廣西狀元姓名，皆隱寓其中，至己丑狀元張建勳，廣西人，而其名果見於第七句中，是可異也，惜不知爲何年何人所刻，並其詩句心齋亦不記矣。徐漢澄大令來，漢澄名士盦，天津人，丙子副榜，花農分棧京兆試所取膺錄門生也，執門下門生之禮，且言其先德字竹士，往年余寓天津著羣經平議，會向借書，事誠有之，然相隔三十年，非此君言及，幾忘津門有此舊雨矣。王夢薇來，馮夢香來，夢香言杭人姜子仁茂才，自購機器設石印書局，余問其印值，云連史紙半張，適如其石之大小廣狹，每印一千張，不論字之多少，行之疏密，印值洋錢七圓，紙價卽在其內，但不知寫樣之資亦在其內否。如子仁來見，當一問之。是日得陸雲二月二十二日津門來書，知平安到津，然津京所發兩次電報已早到矣。

初四日，補二月詒經望課。監院許子頌許子社兩君皆至。曾孫女璣寶入城如賀氏。與孫婦書，附去食物。與青浦廣文願地山書，附去課題。趙縉侯來，名承恩，諸暨廩膳生也，自蘇來杭，將還紹興應科試充廩保，云諸暨有冊局一區，在紹興府城，甚寬大，凡廩保諸生皆寓於是，但有舖暖之費，而無賃屋之需，至團榜發，則一日兩頓皆新進童生供應矣。新進填方冊，每人納錢十六千，皆取之冊局公費，而正副兩學師坐受其利，無口舌之勞。余每見學師於新進填冊時，斷斷爭論，較量多寡，殊失師道之尊而首宿漿中，舍此又別無潤色，不得不然。諸暨此法，洵法良而意美矣，記之於此，安得以此法推行於各處乎。毛葆園來，以漢玉一枚贈，受之。徐漢澄以肴十六品餽，不受。余生平無口福，十餘年來不赴嘉招，不受盛饌，朋舊諸君，皆所諒也。又以都下所市服佩之物數事相餽，自惟布素之衣，不稱此華美之物，亦謝不受。

初五日，大風，晨起登樓，焚香於亡婦姚夫人之位。余到此十四日矣，始一登樓，甚矣吾衰也。與花農書，附去與朱蓉生書。得孫婦初二日書。劉景韓方伯來，余扶杖送之登舟，歸而走湖隄，見路旁殘甍有文，使人挾而出之，則永平二字也。永平爲漢明帝晉惠帝年號，此殆西晉古觀乎。因手搦其文，永字殘泐，不甚可辨矣。石林書來，以小照乞題，詩不存稿，姑錄於此，吾家烏巾山，湖源自元代，提舉希賢公，姓字見記載，家世守耕讀，源長流不大，譜牒旣無徵，世系更難繪，惟自高祖來，松楸尙可拜，其餘各散居，無從考支派。吳興有俞氏，厥族多秀艾，石林吾所識，材略素稱最，移家住仙潭，一水隔衣帶，時時從我游，依依共情話，示我以此圖，一室儼相對。膝下雙風雛，面澤

桃花嶺，攤書親課之，昕宵不少懈，有志事竟成，科名等拾芥，行且大吾宗，卓犖超流輩。吾言固不妄，書此代著蔡。

初六日，得孫婦初四日書，又得二十九日書，以附有物件，夜班船不能帶，故遲也。孫女入城，曾孫女自城中歸。陳子宣來，余因其好製傳奇，詢以曲律，子宣言九宮譜納書禮譜皆無一定準繩，余曰，古人名作皆自然合律，此天籟也，魏族亭畫壁事，則唐人絕句皆可歌矣，推之宋詞元曲皆然。後人欲效爲之，乃即其字句合之工尺，此以人籟求合天籟也。先有詞曲，後有工尺，故古人詞曲初無一定準繩耳。凡事皆有天而後有人，如天地間本有五音，故古人以宮商角徵羽配之，非先有宮商角徵羽而後有五音也。天地間本有四聲，故後人以平上去入配之，非先有平上去入而後有四聲也。子宣以爲然。何石蘭來，青裙都轉之孫也。賀夫人來，答二兒婦之拜。是日璣寶自賀氏携來時辰表一枚，表面有二人相對打鐵，適與機器軋軋之聲相應，頗有別致。

初七日，崑鎮青中丞來，小飲三杯而去。陳紫元來，舊會爲吾邑宰，其封翁年已八十六，欽賜舉人進士至今猶康強如故，真人瑞也。王同伯來，言從前曾見一異人，爲嘉善徐詠花，精於數學，所占無不中者，生平惟致力於易經一書，云易之爲書，無一字虛設，自漢唐至今，凡言易者，皆無一是，屏棄注說，體玩經文，則天下之數皆出其其中，相墓地者貴卦盡之，相住宅者豐卦盡之，卽江湖邪說如所謂鐵算盤者，亦出於易，不外用九用六而已，且亦非邪術也，聖人用之，皆正道也。又如遁跡隱形，亦是易理陰錯陽差，卽遁而隱矣，譬如人置一物於某處，已而大索不獲，此其所置之時適置陰錯陽差也，未幾

不求而得之，則其時已過也。所言頗似有理。又云論語亦是言數之書，凡子貢子張等類，皆是寓名，植某數則云子貢，植某數則云子張，其餘皆類此。說頗詭異，同伯亦不能備舉之矣。是日客來甚衆，不盡載。得花農二月十九日書，其出棚前三日也，并以翻刻茶香室經說見示，雖云翻刻，較原刻精矣。又以新得石墨數種相贈，并附以粵東金石略，俾資考訂，而余在俞樓，賓朋雜沓，筆墨紛繁，竟未及披覽，惟見其中多翁覃溪先生墨蹟，覃溪視學廣東，植辛卯歲，而花農亦以辛卯視學廣東，覃溪連三任，花農亦將連三任乎。他日書報花農，以此告之。是日以婢瑞香嫁新市人沈阿長，阿長在西湖爲余操舟有年矣，人頗勤謹，因以婢妻之，并擬爲製一小舟，使操以爲業，賦詩遣嫁云，浮家莫笑似浮萍，爲製烟波一小舸，他日我來湖上住，漁童前導後樵青。吾家近有二婢，一嫁蔣金田，一嫁韓浦臣，皆長江水師營中實缺武員也，今此婢所嫁，似稍遜之，然雲水光中浮家泛宅，亦是神仙眷屬，數十年後吾此詩流播人間，好事者來游西湖，以此兩人及事曲闕，爭求一見，則兩笠煙鬟，青裙白髮，亦西湖志中人物矣。瑞香，貴州人，故苗種也，孫婦彭聖之來，遂成此因緣，亦頗非偶然矣。

初八日，景韓方伯使人會試總裁同考銜名來告。與孫婦書，附去甘蔗三十株，又與篤臣書。鎮青中丞餽着四器，皆柔輿可喜。吳清卿河帥，彭岱霖觀察同來，留之小飲，買樓外樓醋溜魚佐酒。清鄉去年會作匡廬之游，繪圖四幅，賦詩十二首，作游記千餘言，共爲一長卷，索題，余爲題詩云，明望湖邊酒一杯，波光山色足徘徊，卻嫌平衍無奇勢，携得廬山真面來。廬山真面太玲瓏，西爪東鱗迥不同，借問何緣能畫出，知君五嶽在胸中。黃澤臣廉訪來，久談而去，浙中大吏，自衛靜濶中丞後，同衙門人

頗覺寥寥，廉訪與心齋觀察，皆同館後輩也。

初九日，自俞樓遷右台仙館，舟過高莊，登岸一游，又添四面廳一區，較去年更勝矣。與孫婦書，封交毛葆圃，託其買物，一并寄蘇。得孫婦初六日書，附有龔方伯書。是日閱話經二月望課卷，有臬陶謨九德洪範三德解題，臬陶謨孔疏以九德卽三德，此孔穎達之說，非鄭康成之說，後人讀書鹵莽，因上文適引鄭論語注說剛強兩德，遂誤以此說亦爲鄭義。本廟如王西莊，孫淵如，皆沿此謬。有一卷能力破其邪，正深欣賞，未幾又得一卷，其說相同，話經諸君，每得一佳意，輒衍爲數卷，遂使珍珠船爲之減色，鄙意深惜之。是日丁卯，晴，宜蠶，記此待驗。

初十日，雨，旋霽。樽生觀海來，以其伯父詩稿見示，詩凡三千餘首，可云多矣，屬余刪定，余辭焉。隨手繙閱，有詠貂蟬一首，語之云，此詩卽宜刪。因爲寫野花草堂詩稿六字付之去。清卿繪俞樓圖一小幅見贈，蕭疏之致在筆墨之外，卽託湘文親家於城中標飾之。有錢塘縣吏持串票來徵俞樓錢糧，余以經手者不在，使姑去，幸其時不作詩，不然詩興敗矣。是日採野蕨試嘗之，尙嫺可食，然亦不甚佳。

十一日，囑定話經望課卷。法相寺僧醒機來，年八十一矣，西湖諸蘭若無老於此僧者也。談仲修高白叔來，白叔卽高莊主人也。大兒婦及孫女均自城中還。是日以酒肉犒諸健兒，其管帶李把總來謝，余告以山中多鳥獸，勿發火鎗驚擾衆生，又告以夜靜有鳴聲呱呱者，乃狐也，是有靈性，尤不可傷之。因憶余初成山館時，有老麀止三足，孑孑而行，時聞其鳴，今久不聞矣，不知其已物故歟，抑匿跡深山歟。此呱呱者則十三年來不少異，不知其爲一爲二，殆老麀已得道而去，而此猶拜月練形歟。余此時

爲右台山人，不得見之，異時爲右台山鬼，當可與之見矣。花農在肇慶發電報來，甚感其在遠不忘之意，以無要語，故不覆。

十二日，劉景韓方伯使人以會試首題來告，其實以昨暮至俞樓，今日由俞樓守者五十送來也。得陸雲二十八日書，有子原女婿書，及外孫引之書。余乘轎至法相寺，見老僧醒機，茶話而別，時新茶未茁，庭中牡丹亦未開，今歲春寒，此兩者須待穀雨後也，因與老僧約，十日後再來看花。旋至曲園墓上省視松楸，午刻行春祭禮，右台仙館前後各三楹，於後三楹設龕奉高祖以下之位，春秋兩至必致祭焉。祭畢，命兩兒婦展姚夫人之墓，余亦親往行禮於本山土地之神，兩兒婦又至鬼兒山展亡女繡孫之墓，余不偕往。已而姚少泉表弟來，乃乘輿與俱至瓦山省視亡女松楸，並觀少泉所自營生墳。錢耕伯自蘇州來見。是夜月色甚佳，余倦甚，不能一看，意頗惜之，然吾不久歸骨右台，脫去此皮囊，既不苦筋骨之疲，又不憂風露之冷，坐墳前石礎上，終夜觀玩，行且生厭矣，又何惜焉，書此一笑。

十三日，胡詒孫鏗來，子繼，廣文之子也，余問以子繼遺書，曰皆未寫成，粗可編纂者二種，一爲儀禮宮室提綱，一爲大戴禮校義。續溪胡氏以經學世其家，詒孫能紹承家學，保守父書，甚可嘉也。與孫婦書，附去與黃幼農觀察書，以彭楊兩公祠記寄付之。又與朱修庭觀察書，俾季文書，篤臣書。余於墳鄰湯氏之門見樹根株數具，命與丁荷以歸，擇其一斲而小之，置之案頭，儼似小山，亦頗可玩。

十四日，樊介軒馮夢香來。有武弁蕭君來，劉吉園總戎麾下官也，言於水仙閣火藥局四面開築築垣，以備火患，往往於土中得古中得古瓶古盃，如得之，當以相贈。毛葆圃來，以俞樓應納錢糧付之，俾代

納之於縣。俞樓在孤山之麓，向來畧微地糧，並請改徵山糧。胡詒孫來，有錢選青與俱來，執贄而見余辭焉，詒孫以論束脩之義固請受之，余笑曰，孔門諸子，大是便宜，以一束脯脩博千秋俎豆，若諸君來見，則一無所得，雖徒手而來猶未免虛此一見，余方深愧之敢受其贄乎。卒謝不受。得姚毅孫無錫舟次書。

十五日，雨，大風。與陸雲書，附去子戴書，劍孫書。又與孫婦書，附去與劍孫姪婦書。崧鎮青中丞以余姪孫箴璽充書局分校，月給洋錢十二，此中丞之美意也。然自戊辰歲前撫馬端敏公，必欲延余主講經講席，因詰經脩薄，以書局裨益之，自是以來，余尸素局中爲日久矣，今又以孫輩濫南郭之等，殊覺內疚寸心，外慙公論也，卽作書致謝中丞，並陳此意。

十六日，大兒婦入城。得合肥相國書，及李伯行星使書。前年有日本門下士井上陳子德爲余徵七十壽言，去年由伯行星使寄蘇，得詩文數十篇，余刻爲東海投桃集，以一本寄相國。東人喜以余與合肥並論，山垓河漈，深愧不倫。今相國來書，則言此論本之曾文正，因引近人鄧遜齋語門下一文一武，武謂廣庭文謂簡齋，以相比例，然鄧公何足望文正，阿公勳業亦不及合肥，卽以鄙人比隨園，亦未敢退居其後，相國來書有令人勝古人之語，或言大而非常乎。得孫婦書，卽復之書。又與周子雲書，及伯英甥女書。馮夢香以便面求書近作，走筆賦一詩贈之云，吾黨有馮子，其人信足師，名場拋席帽，講舍擁桌比，大義微能闡，名言雋可思，異時月離畢，恐我轉無辭。夢香時主甬上辨志書院，久不赴禮部試，故三四句云然，其詩不存於集，姑記於此。丁松生以上海新建應敏齋廉訪祠求撰柱聯，亦走筆

成一聯云，溯當初練軍治餉，力保瀝城，竭境中以籌兵食，聯化外以壯軍威，大局攸關，尤在迎師一舉。迨其後陳臬開藩，功成吳會，課積貯而備民災，講疏淪而興民利，成規共守，允宜崇祀千秋。皆據合肥相國疏語也，此聯不載入集中，亦記於此。滿舟和尚來，欲以余姓名刻所鑄鐘上，笑謝之曰，余不出錢，何敢列名，吾誰欺，欺佛乎。

十七日，乘輪聖璣寶至靜慈寺白雲庵一游，靜慈寺依山爲屋，白雲庵面水開軒，皆西湖勝處也。陳子宜來，以吾所著老圓曲託其友葉君填注工尺，然則老圓一曲將亦可傳唱旗亭乎。得陞雲初五日書，附有子戴書。得孫婦十四日書。又得湯伯述書。其書數百言。詞采頗麗，惜鄙人不能爲作曹邱生，深愧其意。自來山中，每日爲人書楹聯，二兒婦以余腕力弱，苦勸少作，勉從其請，日以五六聯爲率，回憶平時一掃數十幅，今不復能然矣，投筆三嘆。是夜月色甚佳，愛月遲眠，遂至丙夜。

十八日，得陞雲初十日書，知於是日午刻出場，錄寄場作一篇。宋澄之來，少泉表弟婦來。山中出細竹，可爲箸，余詩所謂箸料收來千个竹也，親串知之，爭來索取。是日託李把總命健兒入山斬伐，得之甚多。薄暮又大風，回憶昨宵月色，殊嘆清景之不可多得也。

十九日，得孫婦十六十七日書，附來篤臣及少侯書。與陞雲書，附去子原子戴書。崔懷瑾沈省吾來。孫女入城。宋澄之餽着核，其製甚奇，蒸熟鷄子，穴一小孔，去其黃，而實以肉，其所出之黃，另製爲餅，云溧陽人食品也。凡饋着核不書，異常饒故書。薄暮扶杖至曲園墓上，二兒婦及璣寶皆從，夕陽滿嶺，宰樹蕭蕭，遙望雷峯寶石兩浮屠，分列左右，坐橙上吸淡巴菰，飲茗，頗有蕭疏之致。璣寶

採蕨，盈把而歸。

二十日，乘轎携磁寶至六通寺，小坐，遂至法相看牡丹，纔開五六朵耳，老僧醒機欲剪一以贈，余謝之曰，方長不折，且俟盛開後，再求剪贈可也。三六橋來，以詩求序，飯而去。吳季英來。與周少雲昆仲書。傍暮仍至曲園墳上，時寂無人聲，但聞野兔呱呱，野鷄一响而已。

二十一日，乘小轎至港觀魚，坐舟至湧金門，易輿入城，送鎮青中丞之行，賀劉景韓護院，黃澤臣署藩王心齋署藩，及湘文親家署首道之喜，惟見景韓護院一人，餘均未見。又至賀寓，弔同年賀雲甫尙書之喪。又至少泉表弟處，其夫婦均見，少泉又發老病矣。天雨，不多拜客，仍出湧金門由原路還山，纔申正耳。張小雲來山，未得見。周少雲甥自臨平來，飯於山中，及余歸，其去未久，不能一見，甚悵悵也。得童米生書。得陸雲初七日書，附有子原婿，引之外孫書。是日於護院劉公坐上喫旱煙，因言及喫煙事，亦余生平小小一故實，不可不詳誌之。余五十歲以前，初不喫煙也，庚午之歲，余年正五十，至福建省太夫人起居，太夫人年八十五，年高善忘，余將還，太夫人命人買橄欖核煙筒一枝。閩俗，以橄欖核磨光，削去兩頭，以細銅管貫串爲煙筒，滑笏可愛。余初不知買此何用也，既買得，則以賜余，余笑曰，母不知兒不喫煙乎。太夫人愕然久之，曰，喫煙何害，可以消閒，可以辟穢，汝姑持去。乃謹受之歸，從此能喫煙矣。然其具在臥室，書房無此也，見客更無此也。及至杭州，湖樓山館，皆甚逼仄，臥室卽書室，煙具在側，取携既便，時復喫之，然出外拜客，固未嘗携之以行也。前日劉公見我在湖樓喫煙，因問今日何不喫，告以故，公命從者進煙筒，余笑曰，姑爲公破例。因憶同

年勤少仲河帥，在吳中陳臬開藩，時相過從，每見必喫水煙，偶與同舟至金陵，乃數日不喫，余問故，少仲曰，吾水煙筒付奴輩司之，在花廳見客，彼必以進，即出門謁客，亦必以進，吾因而喫之耳；在內室固無此物也。余以語會文正公，文正笑曰，然則少仲竟以喫水煙爲見客之禮耶。余之於旱煙，少仲之於水煙，兩事適相反，可謂無獨必有偶。文正與少仲久作古人，因余喫煙而牽連書之，追惟師友之誼，可爲作思舊賦矣。

二十二日，法相寺僧依盟來，折牡丹花四朶相贈，卽供之几上，適有蘭花一盆，亦並陳焉，而中間又以小瓶插映山紅一枝。牡丹，花王，蘭亦稱王者香，以此伍之，頗似不稱，然躑躅其間，大有笑傲王侯之意。陳子宣與秦散之來，連日食毛筍，大佳，散之問君齒牙尙能喫筍乎。余曰，吾能喫筍，不能喫蕪菜。問何故，余曰，吾殘牙零落，僅存者八，而上下不相當，蕪絲柔滑，入口不能捉摸，不如此鈍根猶可咀嚼也。君小吾數歲，未親歷其境，固不知耳。因口占一詩云，尙堪大嚼貓頭筍，無可如何雉尾葦，吾齒居然伸山甫，剛柔茹吐不同人。因憶數日前與鎮青中丞在湖樓進小食，中丞用剔牙籤，問余無此乎，余曰，老境自有等級，昔人詩云，食肉先尋剔齒籤，此一老境也。推詩有云，齒疏久廢剔牙杖，又一老境也。因與散之語，並紀之。得蔡二源書。得劍孫姪婦書。復蔡二源書，又與周子雲書。是日躑躅入城，留宗氏未歸。燈下爲三六橋作詩序一篇。六橋，蒙古人，名三多，六橋其號也，年十七，襲三等輕車都尉，喜爲詩，有可園詩鈔，人以其名上一字配號，而稱之曰三六橋。余戲以橋字韻成小詩調之曰，襄外湖隄兩六橋，相傳一十二條橋，詩人別有六橋在，三六居然十八橋。

二十三日，與陸雲書，附去與劍孫書，與孫婦書，附去與劍孫姪婦書。又與聶仲芳觀察書。璉寶自城中歸。倪儒粟，許子祥來。得周子雲書，以沈烈婦生卒年月日來告，時余爲請旌也。烈婦馬氏，仁和人，國子監生馬斯斌之女，光緒十年十二月八日歸德清縣副榜貢生沈寅禾，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寅禾卒，婦爲治喪葬，悉如禮。又自處置身後事，並木主亦豫書之，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殉夫而死。死之前一夕，與媳婦閒談，剝瓜子食之，陽陽如平常，其夜將就寢，爲人覺，遂不果，明日吞金簪寸許，又和生鴉片食之，乃死。余爲作傳，并爲詩，均存集中，又記其崖略於此。

二十四日，擬游雲樓，因雨不果。午後稍霽，乘轎携璉寶至壑雷亭小坐，其對面巖石小竅，使輿人以口吹之，嗚嗚有聲，云卽呼猿洞也，余疑古所謂呼猿洞，殆非卽此也。又至冷泉亭，冷泉止水，壑雷流水，人愛壑雷甚於冷泉，亦人情喜動不喜靜之一端乎。興盡欲還，而靈隱寺僧苦勸入寺飲茶，因至田字殿，周視羅漢像而出，還度大麥嶺，觀東坡題名字，皆右行，殆後人摹刻，非其真矣。過于忠肅祠墓，因入觀焉，甫經修葺，丹堊一新，然亦荒涼無可觀覽。及暮又雨。

二十五日，雨，旋霽。毛葆圃來，議於右台仙館垣外蓋小屋二間，俾守者居之，然亦未定也。湘文親家使人來，言鎮青中丞將於明日訪我湖樓，而余在山中，未能倒屣，以書辭之。是日閱話經精舍三月望課卷。

二十六日，閱卷畢，乘轎挈璉寶至法相寺看牡丹，二兒婦繼至，老僧言牡丹以甯國所出爲佳，山東者次之，若上海來者，其價甚廉，然皆苟藥根株所接，今歲有花，明歲則無矣，至能掘土深種，使牡丹能

自生根，則亦可活，十株中無一二也，又言種牡丹須以白歛和入土中。余曲園中牡丹久枯死矣，適有儲君崇伯以牡丹四盆餽，擬携歸，如其言種之。

二十七日，乘轎至雲棲，二兒婦携璣寶從焉，出四眼井，過徐村，循錢唐江，傍崖而行，巖巖峭壁，時起時伏，卽所謂九龍頭也。幸江干無水，可免山行，遙望過江山色，濃青淺黛，風帆一二出沒煙靄中，風景殊勝。將至雲棲，夾路修篁，亦頗可愛。既至，則香客如雲，轉覺少味，但一瞻蓮池遺像及其骨塔而已。飯於客堂而返，行烈日中，頗苦炎熱，路旁有蘭若，題曰小天竺，因入休息，寺僧淪老以待小坐，如入清涼世界，乃知境以適意爲佳，固不論地之勝否也。又至虎跑泉，四山環抱，萬樹參差，紅躑躅花徧滿崖谷，望之如繡，其勝似更在雲棲竹徑之上矣。是日往返行五十里，輿中口占一詩未必可存，姑錄於此。尙有名山一飯緣，籃輿侵曉走江邊，臨流崖壁龍頭九，隔浦峯巒螺髻千，鷓鴣船輕沿岸穩，杜鵑花好映山妍；更欣曲徑穿修竹，萬个蕭森綠到天。又擬題小天竺壁云，小天竺寺太荒涼，略具香花獻梵王，何必隨人走三竺，一般菩薩一般香。

二十八日，自山館遊湖樓，舟出定香橋，繞至白雲庵一游，及至湖樓，戶外屢滿矣，悉見之，有賀仲愚太守，蔡心梅司馬，王夢薇，周子雲諸君，不備書。子雲並具祭品，致祭於亡婦姚夫人之墓，余已出山矣。夢薇以錢唐施可齋鴻保所著左傳注疏四案見示，四案者，一曰文字案，則校正經傳中衍脫謬誤及重文錯簡之類。二曰訓釋案，則考定經傳中人名及國邑器物之類。三曰義案，分經義傳義爲二，補正先儒詮釋之義。四曰論案，則論經傳事實，褒貶當否。其書凡五千七百餘條，成與同治三年，自序

稱錢唐子遺兒施鴻保識於福建仙游縣署齋，蓋杭人而幕游於閩者也。今其人久已物故，而其子抱其遺書欲求余一言以張之，故託夢徵爲介。余讀其書，用意甚勤，而見書不多，然其窮老著書，一生心血所在，不可任其泯沒也。張乳伯自揚州寄贈劉貢父漢官儀一冊，乳伯書其後曰，漢官儀雖存，而世莫能行，以有訛字也。此戲以兩體角采，故自二至十二，二者重玄，十二者重六也，而所列諸采，乃有兩玄一六，有兩玄一五，則以三體矣，何以上言重四重六乎，此由寫者誤也。余按其說良然，然即如乳伯說訂正其誤，而余亦仍不能行，止可與李易安之打馬賦並存，爲宋人雅戲而已。得陸雲十七日書，有頭場第二藝一篇，附外孫女許氏，三多書，並錄寄詩數篇。又得孫婦二十二日書。宗湘文親家以孫婿子戴場作寄閱。

二十九日，二兒婦入城，以宗湘文夫人招飲也，薄暮而還。是日雨竟日，無一客，亦湖樓僅有之一日也。得花農初十日書，在肇慶考糊發，以試題寄示，考試經古題目甚多，並有兵法醫學諸題，他省所無也。兩窗爲人書楹聯，因將還蘇，來者輒應之，不復以五六聯爲限。又爲施可齋作左傳四案序一篇。三十日，雨，客來甚衆。劉吉園總戎來，長談而去。嵇幼蕓表弟自湖墅船局來，爲余履定大南濠子船一艘，送至蘇州。又以京江李丹叔著讀騷閣賦眉州室試帖詩求序，率筆書付之。與徐花農書。得孫婦廿四，廿六，廿八日三書，附有金友筠書。得許子衡正月十六日雲南恩安縣書。

四月初一日，吳季英請爲其兄仲耆題主，遂拜客，見宗湘文親家，與同至泉園，觀其新建之涵虛亭，清水淪漣，有朱藤一株，老幹盤屈如龍，著花甚盛，園中牡丹未謝，繡毬花正開，爲流連久之。又見劉吉

園，其新營屋宇甚宏敞，有方塘，寬廣數畝，亦可喜也。又見唐藝農時藝農將赴黔臬之任，追惟二十
年交誼，頗爲黯然。又見陳六笙，新從處州移守杭州，猶未受事也。又見賀仲愚。遂出城，與大兒婦
及孫女同返俞樓，馮夢香來，惜未之見。毛子雲來。滿舟和尚乞致瑞菴侯方伯書，卽書付之。與許子
衡書，與周子雲書。

初二日，登舟回蘇州，從上海聶仲芳劉康侯兩觀察借得小火輪名萬和者曳帶而行，午正開船，過唐西，
二兒婦使人如姚氏，不及登岸。勞道生來，卽開至陡門而泊，時已亥初矣。

初三日，未正還蘇寓。憶青溪金友筠會勸余勿借輪船，謂此乃熱鬧排場，非江湖散人行徑也，余深聽
之，乃此行往返皆以小輪船曳帶，不免爲高人所笑矣。

第

五

組

——書信尺牘一類文屬之

與吳質書……………魏文帝(二〇五)
 又與吳質書……………(二〇五)
 雜帖……………王羲之(二〇六)
 答新渝侯和詩書……………梁簡文帝(二〇八)
 答張縉謝示集書……………(二〇八)
 與湘東王書……………(二〇九)
 誠當陽公大心書……………(二一〇)
 與江總書悼陸瑜……………陳後主(二一〇)
 答馮子華處士書……………王績(二一一)
 山中與婁迺秀才書……………王維(二一三)
 與劉貢父……………蘇軾(二一四)
 與滕達道……………(二一四)
 與李公擇……………(二一五)
 與黃魯直……………(二一五)
 又……………(二一六)
 與秦少游……………(二一六)
 與參寥子……………(二一七)
 與泉老……………(二一七)
 與言上人……………(二一八)
 與洪甥駒父……………黃庭堅(二一八)

又……………(二一九)
 與秦少章……………(二一九)
 與徐甥師川……………(二一九)
 與俞涪老……………(二二〇)
 與王立之……………(二二〇)
 答檀敷禮……………(二二一)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李贄(二二一)
 又與焦弱侯……………(二二三)
 復楊生定見……………(二二四)
 與焦弱侯……………(二二五)
 與友人……………(二二七)
 復梅客生……………(二二七)
 諫子……………諸葛亮(二二八)
 諫外生……………(二二八)
 與子儼等疏……………陶淵明(二二九)
 爲書戒子愨……………徐勉(三三〇)
 寄三弟……………袁宗道(三三〇)
 板橋家書……………鄭燮(三三五)
 淮安舟中寄弟墨……………(三三五)
 范縣署中寄弟墨第二書……………(三三六)
 范縣署中寄弟墨第四書……………(三三七)

與吳質書

全三國文卷七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明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飈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願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誠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蕪寶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鶴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于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又與吳質書

卷七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

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閒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于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大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不白。

雜帖

全晉文卷二十四至二十七選錄

王羲之

甲夜，羲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至家乃解，尋憶乖離，其爲歎恨，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復何云，惟願足下保愛爲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王羲之頓首。

初月二日，羲之頓首。忽然此年，感遠兼傷，情痛切心，奈何奈何。念君哀窮，奄經新故，仰慕崩絕，豈可堪忍。比各何似，相憂不忘，當深消息，以全勉爲大。僕衰老殆是日不如日，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初月一日，羲之報。忽然改年，感思兼傷，不能自勝，奈何奈何。異更寒，諸疾此復何似，不得問，多日懸心，不可言，吾猶小差甚尙劣，力遣不知，羲之報。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暇，而猶有勞務，甚劣劣。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歎，信反，得去月七日書，知足下故羸疾間，觸暑遠涉，憂卿不可言。吾故羸乏力，不具，王羲之白。

頃還，少暇肺，又時暇剽，亦不以爲佳，亦自勞弊。散係轉久，此亦難以求泰，不去人間，而欲求分外，此或速弊，皆如君言。

不得執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愛，數惠告，臨書悵然。

不審復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當晴不耳。

去夏得足下致叩竹杖皆至。此土人多有尊老者，皆卽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荷華想已殘，處此過四夏，到彼亦屢而獨不見其盛時，是亦可訝，豈亦有緣耶。弊宇今歲植得千葉者數盆，亦便發花，相繼不絕，今已開二十餘枚矣，頗有可觀，恨不與長者同賞，相望雖不遠，披對邈未可期，伏口可勝悵惘耶。

答新渝侯和詩書

全梁文卷十一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電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趨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由，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答張纘謝示集書

卷十一

網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尙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

漱。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豳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與湘東王書

卷十一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闕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闌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滢滢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綺摠，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普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盜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尤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徹金鏡，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弊絕而

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嘆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其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防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竿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誠當陽公大心書

卷十一

汝年時尙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如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與江總書悼陸瑜

全陳文卷四

陳後主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情，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違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

入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于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談笑情，娛琴檠作閒，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漾，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雁，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閒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泣，絕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叙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無功集卷下

王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跣脚北窗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洛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洲之隰乎。家兄鑿裁通照，知吾縱姿散誕，不閑拜揖，褻靴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俗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麕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書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葉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並廚廡總十餘

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庶養，黍稷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饋，兼多養鵝雁，廣牧鷄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繫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渺然盡披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俯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悠閭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加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妙，力省功倍，不能暇脩渾沌，并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睢陽孤桐也，近携以相過，安軫立柱，韻聲風翻，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氣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耿。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蕭蕭，可無俗氣，携酒對飲，尙有典型。先生又作處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課，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谿賦，韻趣高奇，詞義晦遠，鏗鏘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逸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府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力

何有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上，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姦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詠以爲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於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王君白。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右丞集卷十八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憇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朝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緜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馭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與劉貢父

蘇東坡尺牘卷一

蘇軾

某啓，久不奉書，直是懶惰耳，更無可藉口，蒙問所以然，但有愧悚，厚薄之說既無有，公榮之比亦不然，老兄吾所畏者，公榮何足道哉。人心真不可放縱，閑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欲寫此書久矣，可笑可笑。兄被命還史局，甚慰物論，然此事當專以相付，乃爲當耳。示諭三宿戀戀，人情之常，誰能免者，爲吏民之去公尤難耳。何日遂行，惟萬萬以時自重。謹奉啓。

與滕達道

卷一

某啓，專使至，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忻喜。比來起居康勝，不足云也。某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教，益務閉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肯與公共之，不可廣也。畫本亦可摹，爲省事故亦納去耳，今却付來使，不罪。吳畫謾附去。冬至後齋居四十九日，亦無所行運，聊自反照而已。願公深自愛養，區區難盡言，想識此意也。

與李公擇

卷一

某頓首，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俗，且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濶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尤宜此策也。一笑下笑。

某啓，近領手教，極慰想念。比日起居何如，秋色佳哉，想有以樂。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虛擲，四時之美，無如此節者。寄示妙藥刀圭，並已領。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所用，狀如羊脂而頗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爲問習南海物者。料公亦不久有別命，如未，冬間又得一見，孤旅之幸。乍冷，萬萬自攝。

與黃魯直 卷二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途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如，土風何似。或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聞行囊無一錢，塗中

頗有知義者能相濟否。某雖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須預慮。數日來苦痔疾，百藥不效，遂斷肉菜五味，日食瀟麪兩碗，胡麻茯苓麩數粒，某戒又嚴於魯直，雖未能作自誓文，且日戒一日，庶幾能修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味於枯槁也。文潛在宣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父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爲之流涕，病劇久矣，想非由遠謫也。隔絕，書問難繼，惟倍祝保愛，不宣。

又 卷二

某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志，故爲作書。然舊聞其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人有程邊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來黃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

與秦少游 卷二

某昨夜偶與客飲酒數盃，燈下作李端叔書，又作太虛書，便睡。今日取二書覆視，端叔書猶粗整齊，

而太虛書乃爾雜亂，信昨夜之醉甚也。本欲別寫，又念欲使太虛於千里之外一見我醉態而笑也。無事時寄一字，甚感寂寥。不宣。

與參寥子

卷八

某啓，專人來，辱手書，並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慰喜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鑿中椀糙米飯，便吃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又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千萬爲道自愛。

與泉老

卷八

某啓，今日忽有老人來訪，姓徐名中，鬚髮如雪，云七十六歲矣。示兩頰，雖非奇特，亦有可觀。子然一身，寄食江湖間，自傷身世，澹然出涕，不知當死誰手。老夫自是白首流落之人，何暇哀生，然亦爲之出涕也。和尚慈悲普救，何妨輟葦林一席之地，日與破一分粥飯，養此天窮之士，盡其天年，使不僵仆道路，豈非教法之本意乎。請相度一報如何，卽令人製衣物去。此人雖不審其性行，然決是讀書應

舉之人，垂死窮途之士，百念灰冷，必無爲惡之理，幸望慈悲攝受，不罪，不罪。

與言上人 卷八

某啓，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蓋，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竹殊深。此日法體佳勝，札翰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雲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獨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遠天真，與武林舊游，未易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不宣。

與洪甥駒父 山谷刀筆卷一

黃庭堅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並寄近詩，句甚秀而氣有餘，慰喜不可言。甥風骨清潤，似吾家尊行中有文者，忽見句法如此，殆欲不孤老舅此意。君子之事親，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文章直是太倉之穠米耳。此真實語，決不相欺。又聞頗以詩酒廢王事，此雖小疵，亦不可不勉除之。牛羊會計，古人以養其祿，老舅昔嘗亦有此過，三折肱而成醫，其說痛可信也。鄧翁亦甚相愛，論亦及此。切希加愛，不具。九舅書上。

又

駒父，別後惘然者累日，雖道途悠遠，鴻雁相依，頗不索淡。黃州人來，得平安之音，甚慰也。卽日想安勝，太守書頗相知，更希善事之。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爲棋酒，公私皆辦矣。玉父若且留黃，亦自佳，不知能如此否。外婆比來意思殊勝，比去冬十分減六七，望夏秋間得佳也。

與秦少章 卷一

前辱示教，並新文累紙，又屢屈車馬，公私忽忽，不辨眼前，盛意未報，然欽愛之誠則勤，足下當亮此。天氣日夜涼，漸宜燈火，想於文字皆有功。凡可以養生事親者用心焉，事無道俗，一以貫之，獨願勿載得失於心術耳。爾後稍暇，當約過酈池閑談。

與徐甥師川 卷一

師川外甥奉議，前日直夫行，寄書當已達。即日春氣暄煥，不審何如，想侍奉八姊郡君進學不懈，小大同福。前呂新婦臨摹免身得男乎，因來願報。直夫以公事牽挽入城，意甚莫落，幸善館待之。親舅唯此一人，雖耆艾而有少年之過，貴老謂其近於親，豈可責備耶。紙筆謾送亦未佳，但可供學爾，他日有佳紙當寄，洪姊夫過省高殊可喜，文意超邁，雖中巍科可也。非久當面，故書草草。

與俞清老 卷二

得手教，承行李到淮陽安穩，甚慰。俗間酒中，亦得益落人知此道者否。不肖沉埋塵土中，已成流俗人，時時夢想，猶有曩時江湖雲月爾，思欲弄舟風煙之外，嬰縛似未有脫期，永懷方外之人，自是宿債輕，不可更作繭自纏縛也。相望千里，無緣奉面，惟強飯自愛。

與王立之 卷二

每思足下有日新時邁之氣，頗欲以文字相從，所居既南北相望，又公私忽忽，初無暇日，但馳仰耳。辱教，審體力勝健，爲慰。承尊府往懷州，幾時當歸也。復少游書，詞意自相了，佳作也。若讀經史貫穿，使詞氣皆遒，便爲不愧古人矣。劉錫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此兩書曾讀否，所論雖不高，然譏彈

古人文病不可不知也。高麗紙，得暇卽寫。多事，草草。

又

辱教，惠蠟梅，並得佳句，甚感懷仰。數日天氣驟暖，固宜木根有春意動者，遂爲詩人所覺，極嘆足下韻勝也。比來自覺才盡，吟詩亦不成句，無以報佳貺，但覺後生可畏爾。

答檀敦禮

卷十八

奉手誦，喜承晨起侍奉安勝。惠古器，荷佳意，愧無古人之風，空受來賜耳。石刻已頽，諸絹及藤紙軸，似頃付之秋涼天氣，如此又多病瘦齋，頗能哀此老子，使蘇氣續喘否。所謂老翁懶惰久，覺兒行行步奔也。昨日二軸，各題數處去。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李氏焚書卷二

李贊

昨聞大教，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誠然哉，誠然哉。夫婦人不出閭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

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但所謂短見者，謂所見不出閨閣之間，而遠見者則深察乎昭曠之原也，短見者只見得百年之內，或近而子孫，又近而一身而已，遠見則超於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極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算數譬喻之域是已，短見者祇聽得街談巷議，市井小兒之語，而遠見則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於聖言，更不惑於流俗憎愛之口也。余竊謂欲論見之長短者當如此，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爲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此蓋孔聖人所以周流天下，欲庶幾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視之爲短見之人，不亦冤乎。冤不冤，與此人何與，但恐傍觀者醜耳。自今觀之，邑姜以一婦人而足九人之數，不妨其與周召太公之流並列爲十亂。文母以一聖女而正二南之風，不嫌其與散宜生太顛之輩並稱爲四友。彼區區者，特世間法，一時太平之業耳，猶然不敢以男女分別短長異視，而況學出世道，欲爲釋迦老佛孔聖人朝聞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閭巷小人聞之，盡當責以闕觀之見，索以利女之貞，而以女母邑姜爲罪人矣，豈不冤甚也哉。故凡自負遠見之士，須不爲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可也。若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則亦市井小兒而已矣，其爲遠見乎短見乎，當自辨也。予謂此等遠見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數百年積德，未易生也。夫薛濤蜀產也，元微之聞之，故求出使西川與之相見，濤因走筆作四友贊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貞元傑匠也，豈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濤者，猶能使人傾千里慕之，況持黃面老子之道，以行遊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服服者乎，未之有

也。不聞龐公之事乎，龐公爾楚之衡陽人也，與其婦龐婆女靈照同師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後化去，作出世人，爲今古快事。願公師其遠見可也。若曰待吾與市井小兒輩商之，則吾不能知矣。

又與焦弱侯

卷二

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恥，不肯講學，亦可喜，故喜之。蓋彼全不會親見顏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以爲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故恥而不肯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恥而不講，以爲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爲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嘵嘵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爲過矣。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一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衝風冒寒，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見我言曰，我欲遊嵩少，彼顯者亦欲遊嵩少，拉我同行，是以此，然顯者俟我於城中，勢不能一宿，同日當復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卒卒誠難割捨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實爲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然林汝寧向者三任，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尙未厭足，如餓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爲遊嵩少，夫以遊嵩少，藏林汝寧之抽豐來賺我，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爲再尋己也，復以舍不得李卓老，

當再來訪李卓老以嘸林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寧皆在黃生術中而不悟，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由此觀之，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辭卻聖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覆，以欺世獲利，名爲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豐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講道德性命者，皆遊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於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爲子孫蔭者，皆其託名於林汝寧，以爲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其不足怪矣。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於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爲商賈則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爲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雖然，我寧無有是乎。然安知我無商賈之之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有則幸爲我加誅，我不護痛。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決知免矣。

復楊生定見

李氏遺書

文章若未到家，須到家乃已，既到家又須看命安命，命苟未通，雖楊雄東方生且無之奈何，況吾儕乎。平生未嘗有十年二十年工夫，縱得之，亦當以僥倖論，不得，則其常，未可遽以怨天尤人爲也。在

今日只宜自信自修，益堅益厲，務求到家而後已，必得前進而後快，斯爲男兒志氣耳。且既讀書爲弟子員，若不終身守業，則又何所事以度日乎。如種田相似，年年不斂，時時不改，有秋之獲如此，無成之歲亦如此，安可以一耕不獲，而遂棄前事耶，念之念之。劉公於國家爲大有益人，於朋友爲大可喜人，渠見朋友，形骸俱遺，益真實下問，欲以求益，非借此以要名，如世人之爲也。

與焦弱侯

僕初夏到此，中伏卽臥病，至今日乃可。馬大同，接翰示，謂數日可得相見，不意兄之難動移也。此間可謂絕學，真得黃帝老君宗旨，而自謂則曰孔孟，吾蓋不識所謂矣。獨坐窮山，足音不聞，欲無病得乎。兄幸撥冗一來，尙有許多商訂也。傲寓後首，稍膏補一書館，庶有見客會友之處，然半步不許出門，出卽坑塹，倘掩鼻閉口塞耳浸爾經行數步，雖竟日亦無歇脚處，欲歇脚，須之城隍廟冷地定氣也，但恐小腸氣復上，苦無醫工，則又不如堅臥閉戶之爲愈，此等妙勝，僕敢自享，願與老兄共之，望乞決行，以慰渴饑。行時乞拉許君與僮，并約定林隨從，至望。蓋定林初與僕會于此，時僕未有止息之所，故不敢留，今僕寂寥如此，定林能忍然乎。且僕無事人也，或行或止，皆可與同，非昔日白下之比，有渠書甚詳，可爲勸之僮來，望也。

又

耿子健歸，承教言足矣，乃有許多物，不大爲寒士費乎。中間教以勿談世事，此弟所素不知談者，不知兄何所聞而云爾也。弟自弱冠糊口四方，靡日不逐時事奔走，方在事中，猶如蠶噬，全不省視之矣。乃以今日入山之深，而故喜談樂道之哉，實無有是語也。所謂立言云者，不過一時憤激之詞，非弟事也，弟志也。待木之人，望兄速了業緣，以闡揚光大此學，爲不朽事業，不敢專以有盡有漏之圖期兄，故輒及之。文章鳴世，與道德垂芳等，然泉生盡時，則此名盡，大丈夫不願寢處其中也。其齋出京嘗已久，仲鶴乾齋諸兄入覲，并一二會試同志，載得相聚，草野之人懶散，不欲馳書京國，然此懷則常在左右也。山中寂寞無侶，時時取史冊披閱，得與其人會觀，亦自快樂，非謂有志于博學宏詞科也。嘗謂載籍所稱，不但赫然可紀述于後者，是大聖人，縱遺臭萬年絕無足錄，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羨，況真正聖賢，不免被人細摘，或以浮名傳頌，而其實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誰與辨雪，故讀史時，真如與千萬人作對敵，一經對壘，自然獻俘授首，殊有絕致，未易告語。近有讀史數十篇，頗多發明。入九以後，雪深數尺，不復親近冊子，偶一閱子由老子解，乃知此君，非深老子者，此老蓋真未易知也。阿凍作解老一卷，七日而成帙，自謂莫踰，今亦未暇錄去，待春暖凍解，抄出呈上，取證何如，附去狂狷論一篇，請批剝下示。甚欠湖白紬細絨，得意後，買以寄我，可。聞有王世科筆，近甚有名，此但聞

名，須親試乃得。茹真兄尙未見到，到卽有白面扇可書字奉相知一笑矣，今無有，不欲於白東授受也，更望笑置。

與友人

凡人作文，皆從外邊攻進裏去，我爲文章，只就裏面攻打出來。就他城池，食他糧草，統率他兵馬，直衝橫撞，攪得他粉碎，故不費一毫氣力，而自然有餘也。凡事皆然，寧獨爲文章哉。只如各人自有各人之事，各人題目不同，各人只就題目裏滾出去，無不妙者。如該終養者，只宜就終養作題目，便是切題，便就是得意好文字者。若捨却正經題目不做，却去別尋題目做，人便理會不得，有識者却反生厭矣，此數語比易說是何如。

復梅客生

陶公乞食詩云，扣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王摩詰請之云，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蓋譏其不忍彭澤之小屈，而屢受屈于扣門耳。袁二若能終身此道，笑傲湖山，如今之爲，則後來未必無扣門日子。若以次入京，旋來補缺，終不免作進學解以曉諸生，則此刻恐成大言矣。願公勿羨之。得行志時，

且行若志。士民仰蓋公之臥治，戎夷賴李牧之在邊，積功累勤，亦佛菩薩所願爲者。若計此時有具眼人，能被格欲求千里駿骨，難矣。上元燈火無論多寡，于襄陽二千石不爲少，雲中君油三斤不爲多，總不如窮釋子，昏昏黑黑，坐而假寐也。一笑。

誠子

諸葛丞相集卷一

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誠外生

卷一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惘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于美趣，何患于不濟。若志不疆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于俗，默默京于情，永竄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與子儼等疏

靖節先生集卷七

陶淵明

告儼俛俛。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外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耳。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儼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爲書誠子崧

全梁文卷五十

徐

勉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竅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遺子黃金滿廡，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軸輶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人，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管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閒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爵，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陞陌交談，渠敗相屬，華樓迴謝，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蕙，不無糾紛之興，瀆

中並饒菴蔣，湖裏殊富菱荷，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宏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局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癡丘，聊可鬻鬻，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贖，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閒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實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以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閒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棄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寄三弟

白蘇齋類集卷十六

袁宗道

女竟不祿，可傷悼甚，居官數年，喪却兩子一女，一身蕭然，此懷何堪。尤憶往年夏中，每夜坐大槐樹下，池上星河，晶晶池底，聽兩兒屬對，應答如響，以爲笑樂，至今思之，便是一夢。爾時麥粥，亦何可厭也。功德天，黑暗女，步步相隨，將奈之何，然我之爲功德天者無幾，而爲黑暗女則甚酷矣。自弟出京後，此女能通竺典，誦金剛經，時有問答，皆出意外，我謬比之靈照，不意其遂至天折。昔白樂天無子，止有一女金蟾，慧甚，後復不育，竟以無子，吾此苦真同樂天。然樂天是世間第一有福人，吾那得比之。樂天趣高才大，文價遠至鷄林，吾才思蹇澀，無所成名，一不同也。樂天罷守，卽有粟千斛，有太湖石，華亭鶴，折腰菱等物，吾官十年，債負山積，室如懸磬，二不同也。樂天所居履道里宅，據東都之勝，花鳥魚池，彷彿蓬瀛，吾家石浦之陽，濱於大江，卽此鳩巢蠅廬，且幕作鮫人窟，安望花草池臺之樂，三不同也。樂天有妓樊素小蠻，能舞霓裳，吾輩兢兢守官，那及此事，且吾鄉固陋，真所謂經歲不聞音樂聲者，四不同也。樂天官至三品，不爲不貴，吾賦性骯髒，轉喉觸諱，早晚且歸，終嘗老一校書郎，五不同也。樂天有元劉互相酬唱，晚年與牛奇章諸公共爲賞適，想故鄉一片地，惟有杜門下鍵而已，六不同也。樂天素健，年至八十，得風痺疾復愈，尙能留樊素及駝馬，吾少年病後，骨體脆薄，多肉少筋，非壽者相，七不同也。吾與樂天不同者如此，惟無子一事則酷似之耳。獨樂天學

禪，吾亦學禪，樂天太好快活，晚年歲月，多付之詩文歌舞中，此事恐未得七穿八穴。吾以冷澹無所事，只得苦參，將來或不作生彌勒院中行徑，差強之耳。若果於此一大事了却，蕪草堆頭捨得無價寶，世間苦樂，何足道哉。吾比來亦切此事，但參話頭，工夫難得純一。又念世間浮解，恐無益於將來，更作小小功德，所分大官鑿錢，即買魚蝦鱉蟻，放入金水池中，每入罇，內侍都不問，但云此袁家放生人也。黃慎軒蕭玄圃諸公亦相做效，每月朔望，放生不可勝紀。吾非欲作此有爲功德也，自念以口腹傷殘物命，欲用此少贖罪愆，且令好生一念常時萌動，將來或至憫念有情，不復食噉。然比來晨晝夜鯉，多取備屠門，至鱉刀則久已戒之矣。聞大人日殺牲供具，弟能默默引之不殺何如，此即非常功德也。邸中惟我一人食肉，眷屬俱長素念佛，精勤之甚，辰昏梵唄，宛同蘭若，吾意甚樂之。每與若嫂及兩姪言，爾輩不必憂無子，吾朝暮且解官，長安村中舊舍便可作一庵，偕汝輩六時行道其中他年同生青蓮池中，永爲法眷，此爲嗣續，豈不更大。卽我百年之後，汝輩便作淨尼，有田可供伊蒲，又有人護持，以此卒餘生，有何不可。昔王珣王維俱舍宅爲寺，趙中令無子，兩女俱爲浮屠，范龍圖女孫爲妙總大士，若能若是，又何羨乎封登一品，兒孫滿前，汝嫂亦欣然頷之。然我亦是實語如語，非專爲引誘兒女輩也。我甚欲歸田，但爲大人年未六十，歸計太早，恐親心不悅，且補春宮講讀未久，亦欲少有所需，屈指算之，決不出三年。沙市太遠不可住，城中已殘廢，惟長安村中舊居，真可栖隱。且所以難鄉居者爲盜耳，我貧如此，卽開門延之，尙恐其厭薄不來，何足憂慮。我意欲將荷葉山荷葉張，俱作短牆圍之，從烏柏樹中開門，以小舟往來，其中純種白蓮，山內松栗十圍處作一佛堂，萬松嶺上作一大士閣。記往時

每夕陽行此處，則平湖萬頃，晶晶晃耀，如爛銀海，且可以東望黃山，極爲勝處。可令阿書將我田租項市木植，杉木便好，不必楠柏木也。但聞其中樹木頗遭斫伐，又隣家多取以代薪，甚爲慮之。此處以林樹爲命，寧乞吾頂上毛，莫伐吾樹也。頭上籍毛，除之何害，惟此樹係吾晚年生計，已勸阿書守護，弟幸溫語懇諸人，謂此樹乞命，諸人未必不聽。我又勸阿書種樹，山中可多種松，塘上可多種桃柳，桃柳易成易待，弟入村可自閱視，其行位亦自有方略，太整卽俗，弟自能辦，不須囑也。已向董思白黃慎軒諸公乞堂額庵名矣。又中郎有書來，云已解官，初謂其不耐煩苦，不知其一病六月，幾不起也。前訊之吳中人云，此令近年未有，惟飲吳中一口水耳。又聞其發摘如神，衙門宿蠹爲之一清。其人非習爲諛者，且衆口一詞，方爲之喜，而乃病耶，豈劇縣多事，爲民勞心至於病耶，亦其心和而骨傲，不堪折腰之苦遂發病耶，既病矣，自宜解官，豈容以七尺殉一官也。其去以養廢姑爲辭，聞吳民千百人皆聚神廟中，願各損十年之壽延廢姑一日，以留仁父母，醮事懺儀，所在佛宮道院無不然者，吾聞之又爲之喜，功名升沈何足論，若真能有益於百姓，卽是大功德大行願也。然中郎年少，豈容歸隱，將來到京，補一廣文，積三四年，可至部屬。其清望甚重，與他量移者異，弟可將此意達之大人，莫令其憂也。雲中老子念吾弟甚，每書來未常不及弟，卓吾亦有書來，訊弟動定。又邑中人云，弟日來常携酒人數十輩大醉江上，所到市肆鼎沸，以弟之才，久不得意，其磊塊不平之氣，固宜有此，然吾弟終必達，尙當靜養以待時，不可便謂一發不中遂息機也。信陵知終不可用，故以酒色送其餘年，陳思王絕自試之路，始作平樂之游耳。弟事業無涯，其路未塞，爲朱紫陽亦大破碎，卽陳同甫亦太粗豪。陳同甫度橋馬次，且卽下

馬拔劍斬其首，辛稼軒見而奇之，奇則奇矣，馬有何知，而遂殘其命，此視王藍田之蹂鷄子更甚矣，少年遭禍，晚得一第，數月遂至不享，此亦可以戒矣。然吾弟愷悌仁厚，寧復有此，聞邑中少年多惡習，不可不誘引之也。昨又聞弟作敦仁會，率諸友講學，甚善甚善。場事將近，且作時義，吾歸隱之志已切，得弟中雋，即拂衣之行決矣。聞侄子甚清令，白家阿龜，當從汝乞之。前兩三月游上方諸山，往與弟坐杜莊竹園閱名山記，有所謂石經洞者，悉得於杖履之下。弟今秋來，當一一奉似，且同弟覓再游也。所寄大人書甚略，大人如不厭煩，弟可將此書從頭讀一遍，即可以悉吾近況與後日行徑也。紙盡不更作。有便勤寄八行，望之。

板橋家書

鄭板橋集

鄭燮

板橋詩文最不求人作序，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序爲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盜而已，何以序爲。

淮安舟中寄弟墨

第五組

三三五

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囊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至于缺陋欲危之處，亦往往得人之方。好罵人，尤好罵秀才，細細想來，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秀才了。且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個是推廓得開的。年老身孤，管慎口過，愛人是好處，罵人不是好處，東坡以此受病，況板橋乎。

范縣署中寄弟墨第二書

吾弟所賣宅，嚴緊密築，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千，便可賣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壺茶具，其中爲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尙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煙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爲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窺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

便拿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猷之青氈亦可携去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爲狂兄嫗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范縣署中寄弟墨第四書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獲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羅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揄揉簸之事，便是一種菜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翁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頭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于世，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產田，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嘗。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聞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

人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欲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體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也。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願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綢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線，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見詞，鬪葉爲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佔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貧求無厭，窮民將何措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遼王，風俗儉，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哥哥字。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 發行

大學國文	上下二冊	編者	沈啓元	定價	五元	印刷者	北京阜成門外北證士路 新民印書館	發行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證士路 新民印書館
------	------	----	-----	----	----	-----	---------------------	-----	---------------------

